



READERS

读者®

微笑老姐 黑吃“四寸膘” 谁的孩子上北大 皇家的堂会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读者》

2015·22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03期 十一月下

脸

脸，不会说谎。脸是最诚实的公告栏。我们每天往来奔波，都需要扛着这张脸，想有所隐瞒，并不容易。掩盖，只会欲盖弥彰；粉饰，只能显示出你粉饰的高明。把所有的伪装都一一摘掉，最本色的，也是最美丽的。脸微妙地传达了你的内心，包括性情、人格、生活、精神境界的高低、情理智慧的晦明，这一切，在你的脸上，毫无遮拦。

有这样的传说：阎王殿前，悬挂着一面明镜，这面明镜能清楚地照出人心的善恶美丑。不过，何必劳烦这面宝镜呢？人世间一张张的脸，不就像一面面镜子，清楚明白地把每个人的所思所想都真实地映照了出来吗？乍一看好似很简单的道理，若你稍加琢磨，则不得不感叹这其中的奥妙。一个人，看似飘然有仙风道骨，实则内心庸俗，终究会有张看似飘然有仙人风貌，实则庸俗的脸；一个人，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却又颇知人间冷暖而感怀天

◎〔日〕高村光太郎

◎胡伟静译

下，终究会有张贪得无厌又知冷知热、感怀天下的脸；一个人，为人热忱正直，感情却不外露，终究会有张正直又略显内敛的脸。高贵终归高贵，猥琐只能猥琐，不容置疑。

所以可以想象，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耶稣基督，他们的脸是何等美丽！美丽的脸，不简单等同于美丽的五官。诚然容颜精致美丽，也会让人赏心悦目，但是这种美丽，终究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还是五官恰当地组合造成的，这一切会在你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既有毫无美感可言近于丑陋的脸，也有像神明那样谦卑又悲悯天下的脸，一万个人，就有一万张不同的脸。

说到底，脸，还是“思无邪”最难得。如果你试着画一张自画像，或许会领略这其中的奥妙。细细想来，脸，真是令人恐惧战栗，好像我们站在造物主面前，必须毫不做作、不加掩饰，才会获得内心的坦然和宁静。 ❀



《沉思》罗丹作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贾 真

编辑 李 霞 孙烈举

蔡 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铺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颌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5年第22期

文苑

- 【卷首语】 1 / 脸 高村光太郎
- 【文苑】 4 / 微笑老妞 甘耀明
8 / 书祸 严歌苓
9 / 你的那双眼睛 三 毛
11 / 浇浇那冷雨 刘荒田
40 / 母亲的大碗 铁 扬
68 / 桃酱人偶 山中恒 叶荣鼎

人物

- 【人 物】 12 / 大器心成 境界新生 洪 鹤
44 / 当幸福来敲门 艾 可
- 【名人轶事】 23 / 天下之至好 东方小四
27 / 稀奇古怪 蔡 澜

- 【回 忆】 24 / 黑吃“四寸膘” 薛 冰

社会

- 【杂谈随感】 10 / 人生第一桩事 朱光潜
25 / 荆杖与烹鹤 刘凌林
26 / 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 王小波
37 / 整你的人，大多不如你 朱仲南
65 / 经济学家趣说“股市” 蒋晓飞

- 【话 题】 34 / 谁的孩子上北大 陈 斌

- 【社会之窗】 56 / 是教养让你跟别人不一样 刘主编

人生

- 【人世间】 20 / 这世界，他来过 闫 红
62 / 普通人家的生死 杨 扬

- 【人生之旅】 7 / 这个字写得好 毕飞宇
16 / 菊妹的故事 简 媪
17 / 围垦深处的妇女 高卓娅
47 / 牛排的滋味 侯文咏

- 【两代之间】 18 / 夏小绿的爱情课 林特特
29 / 心底藏着艺术家 奚 淞
70 / 母亲 张 烨

- 【青年一代】 54 / 枕草子 七董年
64 / 让我请您吃顿饭 青 黎



首届
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603期) 十一月(下)

生活

- 【心理人生】 48 / 深山咖啡店 绿骑士
53 / 一次 陈绮贞
65 / 后现代购物模式 肖遥

- 【乐活】 28 / 文玩 罗强
58 / 一个人的餐酒 詹宏志

- 【生活之友】 66 / 美剧编剧指南 罗根·希尔

文明

- 【在海外】 59 / 30厘米的尊严 焕晨

- 【人与自然】 42 / 獾鼻 巴乌斯托夫斯基
55 / 那是人类才犯的错误 夫林

- 【文化茶座】 30 / 皇家的堂会 崔济哲
50 / 说说郑和下西洋 押沙龙

悦读

- 【幽默小品】 67 / 财主的笨儿子 杨佩昌

- 【言论】 15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话与画】 32 / 心思 庞彦

- 【影像】 60 / 最美丽的自驾路

点滴

- 【意林】 43 / 巧说 范崇义
43 / 谈闲 胡竹峰
43 / 雪隐 周婴戈

- 【点滴】 6 / 见得思议 高路
19 / 无关痛痒的角色 格格巫
46 / 雅好 李显坤
49 / 我亦无争,天亦美 刘楠
57 / 畏惧也是一种美德 王蒙

互动

- 【互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31)

艺术

- 【封面】 晨岚(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1

那天，在村子十公里外，我们遇见爸爸，似乎老远就感到他不负众望，买回了一头强壮的公牛，脚步声穿透浓雾。我与弟弟兴奋地跑去，却惊愕不已。

原来，隔着浓雾看是猛牛，近看却令人不忍直视——是头老母牛，睫毛掉了，眼带浊光，尤其是几乎垂到地上的乳房，吓死人！它是“老阿婆牛”，爸爸怎么了，买废物回来干吗？我们一路上对爸爸又是数落又是挖苦，心情坏极了。

“这头牛的主人，是比你们年纪还小的小孩。我看，他真的需要钱，或许是家人生重病，才出来卖牛。”爸爸说。“你没问，怎么知道他家人生病？”我埋怨。“我是没有问，但闻出来了。”爸爸摊开手，要我们闻牛绳。我闻到一股中药味，淡淡的，还闻到盐味，是海水的味道。这证明了牛来自沿海地区，而且它的主人经常煎中药。

“那也用不着买这么老的牛啊！”我又抱怨。“它不老呀！而且，它还救了我。我买了这头牛后，身上没钱了，只好走路回家。山路曲折，又起大雾，还好，这头牛像‘火金姑’一样能看透浓雾，找到回家的路。我和它连续走了八个小时，爬过好多山，这证明它很强壮。”爸爸说。

“对了，它还有个特点。”爸爸又补充。“它会扛木头，还是下厨煮饭？”我冷冷地说。“它会笑。”爸爸拍了拍老牛，说，“笑一个。”老牛笑了，露出焦黄的牙齿，我却只能苦笑。会微笑的老牛能干活？

我们牵着牛走在碎石路上，



微笑老妞

◎甘耀明

牛蹄踩过，发出轻微声响。这时，雾气淡了，夜空无云，星星好浓密。我仰望天际，想起牛郎织女的传说，还有牛郎骑着的老笨牛，此刻想起这故事实在是无奈呢！

2

回到家，老牛休息了两天才上工。老牛像是木灰捏的，走路抖，下田晃，拉起牛犁干脆跌在烂泥上。这下好了，我们当它是老太爷，牵到田埂休息。我们仍用老方法耕田，几个人拉绳，绳子后头拖犁。这个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大家都跑来看“人耕田，牛休息”的奇观，还给老牛取了个“老妞”的绰号。

全村唯一喜欢老妞的是我阿婆。她说：“这头牛怎么看，都蛮像我的模样，又老又不中用。”然后，她笑呵呵地抚摸它。

就在这时，爸爸宣布了好消息，他要把老妞卖了，卖给屠宰场杀了。这是农村的惯例，一头牛，不管多么劳苦功高，等到它受伤了、老了，即使爱它，也不会养到终老，得趁它还有呼吸时，卖给屠宰场。老妞的命运成了定局，我们毫不惋惜，想尽快把它送走。

可是，送宰老妞的前两天，我阿婆走失了。阿婆有摘草药的习惯——给自己治痛风。她那天出门，到了晚上还没回家。夜雨下得凶，家人很担心，于是爸爸



向村人求救。

村民们穿雨衣拿手电筒到山里找，夜黑雨大，大家的呼喊声发挥不了作用。眼看情况越来越糟，我想起老妞——它的左眼青瞑，右眼却明亮得像萤火虫，它能在夜里穿透浓雾，引领爸爸回家，应该也能够带领大家找到阿婆。

爸爸照我的意思，从牛棚牵出老妞，解开系在鼻环上的绳索，在它的两只角上各挂一盏磺灯，说：“去吧！找到我阿姆，你就自由了。”然后，拍它的屁股驱赶它上路。

我们远远地跟在后头，它走入雨中，大雨落在它身上，形成雾气。要不是有响亮的牛铃与磺灯指引，这场雨可能让老妞也失去踪影。过了好久，老妞走上阿婆惯常走的山道。老妞的身影越来越模糊不清，我们听不到铃声，只看到磺灯在林间明明灭灭。

老妞在山路上兜了一会儿，忽然间，传来哀号——老妞掉落山谷。我们跑到老妞失足的地方往下看，山谷又黑又深，越看越吓人。我们发现，老牛头上的两盏灯相距有十余米，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往下探，下行了数十米，首先看到一截断裂的牛角卡在粗壮的树枝间，灯挂在牛角上，雨水在烧烫的灯壳上蒸出雾气。老妞受伤了，再也无法担任搜寻阿婆的任务。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溪谷，却看见动人的一幕。老妞断角的伤口冒着血，雨水使它的头如烂番茄般。老妞另一只牛角上还挂着灯，明晃晃的。那圈小小的灯光照亮我们寻找的人——没错，阿

婆躲在横倒的大树下发抖，老妞将硕大的身躯靠向阿婆。

我们带阿婆回家，给她姜汤与干衣服。她说，她跌落山谷后，再也没体力爬上陡坡，眼前暴涨的溪水断了来路。她没辙，躲在树干下，以为熬不过这晚，再睁开眼时却看到一圈灯光，那是老妞。

原来，老妞不是失足跌落山谷，它是为了赶快找回阿婆！当然，它也得到了报偿。爸爸不卖它了，还视老妞为家中一分子，由我负责照顾。

3

老妞救了阿婆，在家中的地位提高了，在外头也是。老妞有哪些优点，让我来说说吧。

第一，老妞是村里唯一的母牛，公牛都对它痴。每当那些公牛经过家门前，总会对老妞激动地狂叫。第二，老妞虽老，却还有奶。第三，老妞一天拉七坨牛粪，牛粪除了能当肥料外，还能当土墙的“黏着剂”。

最重要的是，老妞让我出尽风头。老妞是水牛，下午天气热时，我要带它到河里泡澡降温。一次它落入深潭，当大家都以为它淹死了时，老妞却在潭中游起来，姿态从容优雅。从此，老妞独享了深潭。我有时也会下水，游上它的背，拿起木板当船桨划。围观的人多时，我会站上牛背，往老妞脊骨踩去，它便翻身游起仰式。老妞这招能撑足五秒，够我爬上它的肚子表演诸如躺沙发、跷二郎腿之类的动作。那条河前后三公里的牧童都看过老妞表演，并赞叹不已。

你要是有一头不会耕田，但其他都行的牛，也会遭人嫉妒。

在牧童之中，常向我挑衅的就数村口的阿舍牯。他那头牛，脾气大，个性刁钻，被封为“战神”，向来是斗牛赛的大赢家。

有一次，我与阿舍牯在小径相遇，各自牵着牛。阿舍牯故意令“战神”推挤，我却没辙，白白受辱。离开时，我气得对阿舍牯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来斗牛吧！你要是输了，就乖乖吃完老妞的大便。”阿舍牯大笑，接下“战帖”。我对老妞没有信心，摘了土人参给它强身，就怕它战斗时在三招内便输了。

决斗的日子定在两天后。比赛当天，附近的小孩都来观看，还下赌注，没有人赌老妞赢。

比赛进入倒计时了。老妞与“战神”相距五米，等一声令下，便以头冲撞。斗牛的诀窍是“上发条”——主人猛转牛尾巴，牛吃疼，脾气大，斗起来才精彩。“战神”那边三人一组，两人抓牛角，阿舍牯在后头“上发条”。他把“发条”绞到底，牛尾快滴出血了，抓住牛角的两人倾斜身体，用脚抵地，阻挡“战神”往前冲。

老妞这边，不用人抓牛角，我独自作战“上发条”。可是牛尾快被我绞断了，老妞仍没气力，一副“反战派”的气度。有的观众不耐久候，拿石头扔老妞。老妞不叫也不怒，微笑不已。

我急了，忙着找激怒老妞的方法。急中生智，我拿起石头往老妞断角的伤口处戳去。这招有效，老妞惨叫了，一旁的裁判逮到机会大喊：“开始！”两方人马赶紧闪到一边。观众的情绪瞬间达到高潮，却没有人发出声音，大家都在静观一场战斗。



见得思义

◎高 路

春秋时期，晋国旁边有个国家叫仇繇（在今山西孟县）。晋国执政大夫智伯瑤想攻打它，然而道路险阻，战车无法通行，他便铸造了一口钟送给仇繇国君主。这口钟非常大，要用两辆车并在一起才装得下。仇繇国必须削平高地、填平深沟，修筑一条道路，大钟方可抵达。

一个名叫赤章曼枝的大臣劝

国君不要接受这件礼物，道：“只有遵循常理才能安定国家。我们凭什么能够从晋国获得这么贵重的东西？智伯瑤为人贪婪而不讲信誉，一定是他想吞并我们，但碍于山川险阻无法进军，所以铸造了大钟送给您，使您不得不修桥铺路来迎接大钟，这样他的大军就可以尾随而至。”国君不听。过了一会儿，赤章曼枝再次提醒他。国君烦了，说：“大国主动跟你交好，而你却拒绝人家，这太不吉祥了，你不要再说了。”

赤章曼枝认为自己已经尽职，可以走了，便逃往卫国。没多久，仇繇国就被智伯瑤灭了。

见得思义就是把利益放进道义这个价值向度中检视，看自己是否有理由得到，并由此做出选择，合理的利益就是好利益，是正价值，应该获取；反之就是坏利益，是负价值，必须离弃。利益对于人的意义，要由道义来判明。

（枫林一叶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价值观》一书）

“战神”一如它的封号，五个发旋的头下压，眼睛上吊，逞出牛角，四条强壮的腿把它像箭一样射出去。可是，老妞站在原地，甩动尾巴，扇动耳朵，露出微笑。“砰”的一声，“战神”撞上老妞。老妞往后飞了几米，趴在地上。它挣扎着要起来，可是，停不了的“战神”直冲上去，踩瞎了它的双眼。老妞嘶鸣，从地上撑起身子，往前冲去。我第一次看到老妞跑得这么快，碰到障碍，瞎眼的它猛撞几下，便绕过去。它离开大家视线时，头上的伤口也流出了鲜血。

4

观众陆续散去了，世界恢复安静。我独自坐在河边，心情糟透了，根本不想追回老妞。或许，我无法面对受伤极重的老妞，是我害了它。四周暗下来，我起身离开，真正难的是我得回家面对问题。

爸爸给了我一个耳光，那耳光打得好扎实，连耳背的阿婆都从房里走出来瞧。很快地，阿婆阻止我被打，揉着大家，提灯去

找老妞。

我们回到河边，顺着地上的血迹寻去，在几座山外的老茄苳树下找到老妞。它靠着树干喘息，气息快喘光了。

我们这么快找到它不是偶然，而是因为老妞在发光，变得好巨大，从远处便能看见。那光不是老妞身上发出的，是萤火虫飘在四周，静静地围在老妞身旁。

“菩萨保佑，它还活着。”阿婆大喊。“可是，它全身是血呀！”爸爸说。我喊它：“老妞，来，我们回家去。”

它听到我的呼唤后，发出悲鸣，绕着树干走，满是伤口的身躯不断冒血，树干被蹭得鲜红。它绕着树打转而没离开那儿，脚步蹒跚，萤火虫也盘桓在四周，像是在保护它似的。我知道了，它恨我，恨我推它去打斗，听到我的声音便发怒。我一个劲儿地流泪，但再多的懊恼与悔恨也换不回老妞了。

“火金姑，停下来！”阿婆喊着。在阿婆的呼唤下，老妞停止绕树，倚在树干上喘气。

阿婆轻巧地走过去，萤火虫形成的光团被推出一道弧度，直到阿婆挤入光里。阿婆脱下手腕上的佛珠，挂在牛角上。之后，她脱下外衣，盖在老妞身上，再脱下另一件上衣，覆盖在老妞下身。

阿婆没有衣服遮蔽的上半身，露出皱褶的皮肤与松弛的乳房——这是养活家族的伟大功臣——阿婆这样做，是将这辈子修来的功德与老妞分享，把它视为家人。

最后，阿婆解下牛鼻环，告诉它：“火金姑，投胎去吧，下辈子你就成了好人家的孩子。”

老妞微笑了，合上眼睡去，整团光也飘起来。其实，它不算飞起，是流动在它四周的萤火虫忽然飘起来，往茄苳树冠飞去，宁静、圣洁又光亮无比。我抬头看，光点往天空散去，仿佛回到满天星斗的所在。那一夜，星星们又亮又白，连银河也有了嘴角微笑的弧度。

（林冬冬摘自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丧礼上的故事》一书，李晓林图）

这个字写得好

●毕飞宇

1987年年底，我当教师刚刚半年。就在临近寒假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学生家长的邀请，他让我到他们家过年。这其实是客套，我哪能不知道呢，我就随口说：“好的。”

没想到学生家长来真的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学生家长的来信。这位退休的乡村中学语文教师用繁体字给我写来一封正式的邀请函，这封信感人至深，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人心，老人家写道：“毕老师，我要为你杀一只羊！”

“杀一只羊”突然使事情变得重大，我就不能不去了。为什么不能不去呢？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来。总之，为了老人家的这句“杀一只羊”，我必须去。腊月二十九，经过一整天漫长的颠簸，我终于站在了退休教师的家门口。

晚宴有些迟了，却很热烈。老人家叫来了一大堆客人。老实说，这顿晚饭我吃得十分别扭，我的学生喝了些酒，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亲切地叫

我“飞字兄”。退休教师当然是讲究师道尊严的，他站了起来，很不高兴，大声呵斥了他最小的儿子，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紧张。

我只好挪出一只胳膊，搂着我学生的脖子，说：“我让他这么叫的，我们平时都这么叫。”

老人家显然是将信将疑的，他突然一拍桌子，高声说：“好！”大伙儿都站了起来，为天下皆兄弟的美好场景干杯。

高潮在晚宴之后正式到来。收拾完桌子，老人家把早就预备好的纸、墨、笔端了出来，他要我写春联。这可怎么办呢？春联需要对仗，我一下子哪里想得到那么多工整的句子？不过还好，陈词滥调我还记得一些，真正要命的是写毛笔字。我从来没有练过毛笔字，我的毛笔字其实就是放大的钢笔字，这叫我如何拿得出手？我想我必须说老实话，就对老人家说：“我真的不行。”我把毛笔递到退休语文教师的手上，恭恭敬敬地说：“还是您来。”

老人家也喝了酒，热情高涨，只是推说：“我怎么敢在你面前献丑——你是我儿子的老师！”这句话里是有逻辑的，他的小儿子是他的骄傲，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村子的骄傲。我能给他的儿子当老师，我不动手，谁敢动手？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推让，我妥协了。我知道推不掉的，只有硬着头皮，一路纵横。

一口气写了十来副，每写完一副都有人给我鼓掌，这一回，激情四溢的退休教师却没有随大流。他始终在沉默，一定是对我的字大失所望。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居然把毛笔字写成那样，太不成体统了。我哪里是在低头写字，我是在低头惭愧。我的父亲从小读的是私塾，长期在乡村担任语文教师，所以我知道，永远也不能小瞧了乡村里的老秀才，他们的手上是有绝活的。

我终于又想起两句陈词滥调来，是和“飞雪”有关的。里头有一个“飞”字，“飞字兄”的“飞”。这个字我是擅长的，写得也格外有心得。我特地选用了繁体字。在我一笔一画把繁体的“飞”字写完之后，退休的语文教师终于说话了，他激动万分地说：“这个字写得好！”

（若子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写满字的空间》一书，戴晓明图）





书祸

●严歌苓

我在乘车时读的书是专门挑选出来的，如《读者文摘》《纽约客》都是我乘车时的最佳读物。它们便于携带，内容又多，读起来使人立刻很投入。还有一点，这些杂志重点文章的长度一般与我的旅途相仿，这样我可以在下车时将它“遗忘”在座椅上，它或许可以缓解另一位乘客旅途的沉闷。从阅读中获得的充实感使路途在无形中缩短了，主观感觉上一定会比自己驾车短许多。尤其是在交通不顺畅的情形下，满腹的怒气无处发泄，那时的一分钟可能长得像半辈子。

不过我也因为乘车读书闯过祸。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爸爸约了几位客人共进晚餐，家里人手不够，便打发我去北京的西单菜市场买两条鱼和半只火腿。我当时正在读卡夫卡的《城堡》，那是一本需把自己囚于其

中方能读出所以然的书。从西单菜市场回家的电车上，我已在《城堡》深处。只听售票员吆喝：“北太平庄！”脚先于我的意识迈出车门，而脑子里仍是《城堡》的种种迷津。我木木呆呆走到家，爸爸开门便问：“东西呢？”我反问：“什么东西？”爸爸眼睛瞪了起来：“咦，等你买的鱼和火腿呀！”我的嘴一下子张开——东西全忘在车上了。我爸爸一副揍也揍不得、骂也骂不出的样子——毕竟女儿成人了，如今回家也算半个客。他几乎捶胸顿足：“你让客人吃什么？！”他顶好客又顶怕亏待客人。我赶忙认错：“我读书读糊涂了。要不，我再跑一趟？”当然是来不及再跑一趟的，那时菜市场来了鲜鱼，排队至少也要个把钟头。

到了美国，正和我先生在恋爱阶段。一天，一个女友得了感

冒，临时请我代她打一天工。所谓的“工”是照料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每小时五美元。小女孩的母亲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当时正在赶写一篇舞蹈评论文章。她匆匆教我换尿布、喂饭、放卡通片等技术要领，就潜入地下室写作去了。我先生（那时还是交往不久的男朋友）打电话来，说他下班会很晚，可能商店已关门了。我自告奋勇，说打完工我立刻就去买酒。我知道这瓶酒对他的重要性。他的父母一年只在圣诞前夜喝一瓶轩尼诗（一种酒），而他们住在以摩门教为主的盐湖城，那里的酒比别处贵很多，因此这瓶酒总是由他们的儿子当作礼物送给他们，这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的传统。我结束了八小时换尿布和放卡通片的工作，拿到四十美元现款，买了酒并请店员给它做了最豪华的节日包装。天擦黑时，我已挤在下班人群里走进了地铁。一找到光线较好的位置，我马上打开随身带的一本英汉字典。那时我在准备考





1982年冬天，我经过北极，转飞温哥华，又经温哥华，最终抵达墨西哥城。

初抵大都会，可以讲西班牙语，不用讲英语了，我心里欢喜得发狂。

对某些女人来说，墨西哥风格的服饰可能完全不适合她们。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好似是为我定做的一样。

抵达墨西哥，不过是长途旅行的首站。而我，身为一个女人，完全忘记了长途旅行的禁忌就是买东西。

当我走在墨西哥城内所谓的“玫瑰区”时，被那些披风、衬衫、裙子、毡子弄得发狂，一心只想尽可能地买个够，至于能不能带着走，谁管它呢！

于是，我在挂着布料的小摊

你的那双眼睛

◎三毛

子之间穿梭，好似梦游一般东摸摸、西探探，迷失在全然的幸福里。好在买的衣物不是棉的就是麻的，它们可以被折得很小，也耐得住皱。买了一大包东西，不死心，再跑到帘子后面去试一件衬衫。当我穿好衣服，拉开布幔，跑去照镜子的时候，一双幽深含悲的大眼睛，从镜子里注视着我。

我转身，看见了那个专卖铜器的摊位。在那摊位边，坐着一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年。我盯住他看，彼此眼神交会了一下，笑了笑。即使微笑着，那个少年的黑眼睛里，还是藏着悲伤。

他的摊前，没有一个人驻足。

我看了看那堆铜器，衡量了一下它们的体积，估算了一下行李的空间，就狠心不去看他了。再怎么美，也不能买，太占地地方了，除非我把刚刚买的衣服全丢掉。

少年的眼神，在我那半年艰苦的中南美之旅中，没有放过我。只因没有买下他摊子上的铜器，我便背负着沉重的歉疚一站一站地走下去。

半年之后，旅行已到尾声，我回到墨西哥城去转机回台。我觉得，如果咬一咬牙，手提箱里还可以再加一两样东西，于是欢天喜地往“玫瑰区”奔去。半年了，那个摊子还在，而少年的那双眼睛，依然满含悲伤。

我挑了两只紫铜的壶，没有讲价，急急地把钱交给少年。那时，我的心终于得到了些微自由。临走时，我忍不住回过头去，再看他一次。他的眼中仍然藏着悲伤，于是我想，他的哀愁，和买卖一点关系也没有。就因为这一回头，我反而更加难过了。

（清荷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的宝贝》一书）

GRE，想出个背字典的愚蠢办法来提高单词量。于是就背得十分忘情，直到发现自己已坐过了两站。下了车，我总感到步伐飘飘然得有点可疑，直走到家门口，才发现两手是空的，猛然省悟到换了八小时尿布挣来的钱，已丢了一半，只好赶去一家超市，把剩的一半工钱拿出来，再买一瓶轩尼诗。从那以后，我每次因乘车读书而误事时，我先生总要提

起那两瓶轩尼诗。他为我感到痛惜：换了一天的尿布，几乎一文钱也没落下。他对我苦笑：“唉，你丢这丢那，不是乘错车，就是下错站，怎么就从来没丢过书呢？”这倒真是的，我这人吝惜两样东西——书和稿纸，像个观念很老、生活方式也古旧的穷酸书生。

一次在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我读完了《洛丽塔》，一

时间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一车厢的人都旁观我的抽泣，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年轻女士戳戳她的男友，问他可知缘由，那男友耸耸肩，眼珠翻上去望望上苍，表示只有天晓得。那次损失最小，只把一张从加拿大买的牛皮书签丢了。

（极品咖啡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波西米亚楼》一书，〔俄罗斯〕瓦特臣科图）



人生第一桩事

● 朱光潜



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零件。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我把生活看作人生第一桩要事，所以不赞成早谈专门；早谈专门便是早走狭路，而早走狭路的人对于生活常不能见得面面俱到。前天G君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颇有趣，很能说明我的道理。他说，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美国人游历，走到一个大瀑布前面，三人都看得发呆。中国人说：“自然真是美丽！”印度人说：“在这种地方才见到神的力量呢！”美国人说：“可惜偌大的水力都空费

了！”这三句话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缺陷。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在瀑布中应能同时见到自然的美丽、神力的广大和水力的实用。许多人因为站在狭路上，只能见到诸方面的某一面，便说他人所见到的都不如他的真确。前几年大家曾煞有介事地争辩哲学和科学，争辩美术和宗教，不都是坐井观天而诬天渺小吗？

我最怕和谈专门的书呆子在一起，你同他谈话，他三句话就不离本行。谈到本行以外，旁人所以为兴味盎然的事物，他听之则麻木不能感觉，像这样的人是因为做学问而忘记生活了。我特地提出这一点来说，因为我想现在许多人大谈职业教育，而不知单讲职业教育也颇危险。我并非反对职业教育，却深深地感觉到职业教育应该有宽大自由教育做根底。倘若先没有多方面的宽大自由教育做根底，则职业教育的

流弊，在个人方面，常使生活单调乏味；在社会方面，常使文化肤浅偏狭。

许多人一开口就谈专门，谈研究。他们说，欧美学问进步之所以迅速，是由于治学尚专门。原来不专则不精，固是自然之理，可“专”也并非任何人所能说的。倘若基础树得不宽广，你就是“专”，也绝不能专到多远。自然和学问都是有机的系统，其中各部分常息息相通，牵此则动彼。倘若你对其他各部分都茫无所知，而专门研究某一部分，实在是不可能的。哲学和历史，须有一切学问做根底；文学与哲学、历史也密切相关。科学是比较可以专习的，而实亦不尽然，比方生物学，要研究到精深的地步，不能不通化学，不能不通物理学，不能不通地质学，不能不通数学和统计学，不能不通心理学。许多人连动物学和植物学的基础也没有，便谈专门研究



《听听那冷雨》是余光中早期的经典之作。冬末春初时节，对着一窗飘忽的雨丝，不期然想到它。

今天下午，上班前，又下起雨来，遂想，冷雨止于听，尽管是类似写《虞美人·听雨》这一不朽辞章的蒋捷那般，身在客舟，水汽氤氲，雨丝扑面般真切地听，也毕竟隔着什么。今天，干脆去浇吧！于是，穿上晴雨两用夹克，提一把结实的伞，走进雨中。

伞没打开，故意的，却很快后悔起来。全身被好几层厚衣服裹住，却挡不住自内而外的冷意。站在巴士站前，腿打哆嗦，雨刮到脸上，针刺似的。血液光顾着对付内外交困的肉体，完全疏忽了内心，文思僵滞，一个字也想不出。好在，在夹克布满雨珠之前，巴士开到。我上了车，坐对空蒙的天

地，伞搁在身边，仍旧无所感。

晚间下班，雨时大时小。我坚持不打伞，尽管雨狡猾地钻进稀疏的头发时，很向往伞下的世界。一把伞，就是自己的天空。不过，马上被遗憾取代：为什么余光中“听”出如许诗情，我身体力行却毫无成果？拖着大半截湿漉漉的裤腿，走到车站时，我恍然大悟：我的“浇”，致命的

浇浇那冷雨

◎刘荒田



欠缺是没有情人在旁。余光中文内的华彩乐章，恰在这里：“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

马上，街上的情侣们对此做了印证——一对对的，要么共撑一把伞，要么同披一件雨衣，要么依偎着躲进候车亭只有一英尺宽的檐下。设若你和恋人牵手，彼此都不把感冒当回事，那么，浇一身冷雨，何其浪漫！男子因此理直气壮地贴近她那刘海紧粘的光洁额头，吻去珍珠般的雨点；女子因此更加娇气地以他的手和胸膛取暖。爱情一路开着最美的花，因为雨的灌溉。

（陈海蓉摘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刘荒田美国小品》一书，王燕桥图）

生物学，是无异于未学爬而先学跑的。我时常想，做学问这件事，先要能博大而后能精深。“博学守约”，真是至理名言。亚里士多德是种种学问的祖宗；康德在大学里几乎能担任一切功课的教授；歌德是一代文豪而于科学上也很有建树；亚当·斯密是英国经济学的始祖，而他在大学是教授文学的；近如罗素，他对于数学、哲学、政治学样样都能登峰造极。这是我信笔写来的几个确例。西方大学者（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大半都能同时擅长几种学问。

我从前预备再做学生时，也曾痴心妄想过专门研究某科中的某某问题。来欧以后，看看旁人做学问所走的路径，终觉悟像我这样浅薄，就谈专门研究，真可谓“颜之厚矣”。我此时才知道从前在国内听大家所谈的“专门”是怎么一回事。中国一般学者的通病就在不重根基而侈谈高远。比方“讲东西文化”的人，可以不通哲学，可以不通文学和美术，可以不通历史，可以不通科学，可以不懂宗教，而信口开河，凭空立说。历史学者闻之窃笑，科学家闻之窃笑，文艺批评

学者闻之窃笑，只是发议论者自己在那里扬扬得意。再比方著世界文学史的人，法国文学可以不懂，英国文学可以不懂，德国文学可以不懂，希腊文学可以不懂，中国文学可以不懂，而东抄西袭，堆砌成篇，使法国文学学者见之窃笑，英国文学学者见之窃笑，中国文学学者见之窃笑，只是著书人在那里大吹喇叭。这真所谓：“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汪 汉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朱光潜谈读书》一书，黎青图）

吴宇森先生一直想拍爱情题材的影片。他一生最中意的电影有两部：一部是法国导演梅尔维尔的《独行杀手》。《英雄本色》中，周润发风衣墨镜，时而翩翩起舞，时而杀气腾腾，那扔下报纸而无表情走过天桥的一幕，正是吴宇森向梅尔维尔镜头里的阿兰·德龙致敬。另一部是《日瓦戈医生》，由苏联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讲十月革命前后，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相爱，最终仍不免分手的故事。对吴宇森而言，这样的爱情是终极浪漫。

在结婚将近40年的时候，吴宇森想拍一封写给太太的情书，因此有了《太平轮》。

—

2011年，太太牛春龙最早发现吴宇森脖子右边肿起来一块。其时《太平轮》刚刚开始筹备，剧组搭好了景，吴宇森正要带队前往台湾看外景、挑演员。直到10月，吴宇森觉得耳朵不舒服，才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是淋巴癌第三期。牛春龙觉得，一开始吴宇森精神上根本不愿意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实。吴宇森也说：“那个时候我唯一紧张的事情就是我还不能继续拍戏。”

肉体先于精神开始面对痛苦是在两次化疗后。2012年1月去美国手术的时候，吴宇森已经虚弱到只能坐轮椅离境。

切除癌细胞的手术需要在吴宇森鼻腔里插根管子，第一次没插对，一直插进了胃里，照X光时，医生发现吴宇森的脾脏和周围脏器太近，管子根本

不能插，插进去人就不行了。最后还是用最传统的方式开刀，然后再把管子插进去，前前后后一共动了4次手术。

回忆病中的丈夫，牛春龙说：“他整个口腔都溃烂了，医生让我用棉花棒蘸着药往他嘴里抹，结果他的嘴一张开，我都不知道要抹哪里……”

2012年手术后，吴宇森又进行了6次化疗。期

间让他心情最恶劣的一次是，一起合作多年的制片人张家振带着副导演来看他，告诉他《太平轮》项目暂停。

这是漫长的一年，而《太平轮》成了某种类似于求生意志的东西：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敢去想象有限的未来。化疗与手术结束后，他重回剧组，从开机到结束一共拍了260多天。

《太平轮》投资超过4亿人民币，是小马奔腾乃至华语电影在2014年的最大手笔。2014年12月2日《太平轮（上）》上映，当天，吴宇森带队在台北做宣传。晚上吃饭时，他问出品方负责宣传统筹的孙雪，票房怎么样。孙雪正在吃饺子，犹豫了一下，答，2700万。

—

这并不是吴宇森第一次遭遇挫败。

1973年，吴宇森进入张彻的片场，从场记做起。张彻很喜欢吴宇森，他勤奋、聪明，不多言语。

3年后，他已经专心地在香港帮嘉禾公司炮制“笑弹”。他对创作相当狂热，牛春龙记得两人去夏威夷度蜜月，只待了一晚，吴宇森就像热锅上的蚂



吴宇森

大器心成 境界新生

◎洪 鹄

蚁一样急着回香港——他在来时的飞机上想到了一个剧本，说要立即回去写出来。这部戏是后来成为当年票房冠军的动作喜剧片《发钱寒》。但三四年后，吴宇森执导的同类喜剧片的卖座能力渐渐下降，票房与评论均不令人满意。

吴宇森从嘉禾转投新艺城电影公司，希望能拍不同类型的电影，未料后者对他的能力并不认可，吴宇森被放逐台湾。

落魄岁月，徐克救了他。1986年，由吴宇森导演、徐克监制并出品的《英雄本色》大获全胜，刷新了香港电影的票房纪录。

可失败很快又到来。1990年，《喋血街头》令吴宇森惨遭滑铁卢，而前一年他刚凭《喋血双雄》横扫票房，并拿下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与最佳编剧奖。金公主电影公司老板伍兆灿欣赏吴宇森，为《喋血街头》砸下2800万，最终仅收回400万。

吴宇森至今还记得那场尴尬的首映礼。他们包下会议中心两个大厅，结果，“片子放了不到10分钟，有人出去抽烟了，有人去上厕所了，都不回来了”。吴宇森回忆，他找到伍兆灿说：“抱歉，灿叔，我让你赔钱了，我一定帮你赚回来。”而伍兆灿握着吴宇森的手说：“导演，没关系，钱可以随时赚回来，这是你拍戏以来最好的一部戏。”

第二年，吴宇森用两个月写剧本，随后完成摄制的《纵横四海》大获成功，为伍兆灿赚回3300万。

三

在人生起伏中，朋友间彼此帮扶的情义成为吴宇森最愿意讲述的人生往事。比如得到他高度评价的与姜大卫的友情。20世纪70年代初，他们相识于导演张彻的片场，姜大卫曾回忆：“John（吴宇森）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很时髦的。那时候他头发很长，经常抽蓝色盒的法国烟，又喜欢喝酒，我们都以为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原来不是！他只是喜欢抽法国烟、饮法国酒又喜欢看法国电影而已。于是我们就给了他一个外号，唤他‘法国飞’。”

姜大卫当时已是巨星，吴宇森则是尚处微时、连邵氏宿舍都没有资格住的小场记。吴宇森回忆当年：“他（姜大卫）重情重义，不但把宿舍让给我，还让我没钱的时候就去找他，他总是用个竹筒装钱，我想借钱，话都不必多说，他就哗一下把里

面的钱全倒给我。”

另一位是徐克，由其监制并出品的《英雄本色》是吴宇森的人生转折点。作为回报，吴宇森加入徐克的电影工作室，成为签约导演。但这样的合作没有持续多久，1989年，在拍完《喋血双雄》后，吴宇森离开徐克工作室，并拉走了时任工作室总经理的张家振做自己的制片人。由于当事人的沉默，“徐吴散伙”的原因很长时间里都不为外人所知。

10年后吴宇森在《志云饭局》里谈起徐克，第一次承认当时拍摄《英雄本色2》时两人因为创作理念不同而分开。

四

在香港拍片的后期，对自己作品强烈的控制欲让吴宇森时常处于愤怒之中。

吴宇森曾对他的传记作者、香港作家黄晓红透露：“我觉得做一个导演，就应该有做导演的尊严。我的每部作品，只有我自己最明白，所以不论是剪辑、配音，我都要亲力亲为。曾经有一位意见极多的制片人，总向公司说我的片应该这样剪那样剪，几乎要接管我的剪辑权。我气极了，一口气跑到他的办公室，拉起一把椅子就扔过去……那时候我也真够凶的，扔完就回到剪辑室去，手拿一根长棍，比棒球棍还要粗一点，站在门口说，任何人未经我的同意，都不得剪我的片，谁敢剪我的片，我就打谁！”

吴宇森的“御用”剪辑胡大为也讲过一段往事，佐证了吴宇森在剪辑方面的偏执。吴宇森喜欢坐在剪辑室里，一边旁观一边技痒，同时也不好意思当着剪辑师的面提出自己剪片的要求。胡大为回忆：“记得吴宇森有次说，喂，请你吃雪糕好吗？这样吧，你负责去买……我买完回来，看到他已经坐在那里剪片子了，我之前剪掉的20分钟，他竟然又接回去了。”

吴宇森是华人导演闯入好莱坞的第一人，这是他人生的一次转折，他首先要跨过的障碍是语言。与其同赴好莱坞的老搭档张家振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起，早在赴巴黎拍《纵横四海》时，就有福克斯电影公司的人邀吴宇森去洛杉矶见面，对方诚挚又客气，说看过他的许多电影，希望邀他到好莱坞拍戏，不知导演对此是否有兴趣。“吴宇森当时望一望地上，对他说No。大家一听，都傻了，不知道

该如何反应，很尴尬。那人就说，那真不好意思，下次再合作吧。我们那么山长水远地由巴黎飞到洛杉矶开这个会，谁知道只花两分钟就结束了。我很愤怒，就问John，为什么要说No？他说对方讲话那么快，他根本就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他想只有两个选择，不是Yes便是No，便选了No，因为这样说比较稳妥。”

到好莱坞初期，拍摄现场需要翻译。吴宇森在好莱坞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终极标靶》，当时，男主角尚格云顿非常大牌，要和吴宇森平分剪辑权；后来拍《变脸》时，现场效果不对，每加拍一场戏，吴宇森都得自己贴钱。这些困难，他们都挺过来了。

张家振说：“我很佩服他，他非常用功，后来在台上用英文演讲都没问题了。”《变脸》大卖，《碟中谍2》当年全球票房第一，因为后者，吴宇森甚至成为好莱坞为数不多的“拥有最终剪辑权”的导演。

吴宇森和张家振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更自由了，当然也不缺钱，所以当吴宇森跟张家振提出他要回中国拍电影时，张家振根本没当真。2003年，张家振发现吴宇森在他好莱坞的家里看的是央视的节目。吴宇森说，他发现中国在进步，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发型、服装，讲话的风度一年一个变化。他说，他想拍三国，拍三国就得去大陆。

五

2007年吴宇森正在拍《赤壁》，张家振在上海碰到王蕙玲，两人商量要写一个关于太平轮沉船的剧本。结果《太平轮》成为吴宇森所拍的最艰难的一部电影，不是由于风格的转换，而是由于疾病的突如其来。

2011年的圣诞节，吴宇森一家是在台北医院病房里过的。3个孩子从美国飞回来，二女儿吴飞霞买了很多彩灯，把病房扮成办派对的感觉。吴宇森突然意识到，30年来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这样休息过，一天睡12个小时，无聊到盯着窗外的树看，发现一棵树也能长得如此漂亮。孩子们都在陪他、照顾他，他躺着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讲话，发现这是他人人生第一次听孩子们讲话超过10分钟。

孩子们还偷偷地进行了分工：大女儿尚方负责和医生联络，敲定每次治疗的时间，帮他填写各种天书般的表格；二女儿飞霞负责买药、取药，换洗

床单，兼当厨师、秘书、司机，不知疲倦，如同侠女一般；小儿子义方每天下班后，给他讲笑话，帮他换药，天气好的时候还推他到院子里，为他理发。那时，他才知道：义方在他打工的那家咖啡店，刚刚升了副经理；尚方在教小孩子们念书；飞霞有个电影梦，不好意思跟他说，他差点有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我才明白，她（指太太）把他们教养得很好。”吴宇森说。

“吴先生大概以为小孩子是不用教的，天生就可以自己长好。”太太牛春龙开玩笑地说。如今，她为3个儿女感到自豪，她把他們教得懂规矩、勤勉，自食其力。她说：“从小，我就告诉他们，不要跟人家说你爸爸是做什么的，我不要我的小孩有（名声）这个便利，会傲慢。”

在采访中，吴宇森谈到了爱情。他说：“爱情，时间长了，会融化在生活里，但你要对她存有一份欣赏，要经常想起当初为什么会爱上她。”

吴宇森回忆起与太太初见的时刻。1974年，22岁的牛春龙来到张彻的片场学编剧，吴宇森则是张彻的副导演，正跟着张彻学拍“新武侠”片。“我当时是文艺青年，”吴宇森笑着说，“一看到她，飘着长头发，很纯朴，很天真，又活泼，就已经非常喜欢了。”

第一次约会两人去喝茶，聊起文学，他看到她手指上的红色指甲油，突然想起电影《雌雄大盗》里的场景，沃伦·比蒂故作自信地对费·唐娜薇说：“我不喜欢你的发型，可不可以改一改？”他也顺势演了一把大男子主义，对牛春龙说：“我不喜欢女生涂指甲油，可不可以改一改？”

“第二次见面，她先是把手藏起来，我们聊到差不多的时候，她忽然把两只手伸上来了，我一看，没有指甲油。”他被她的这个动作俘获了，他觉得她如此可爱，如此可爱地包容了他的幼稚。“我觉得那就是我想要的爱情。”吴宇森说。

癌症并没令吴宇森远离电影，在病况不明的那段时间，有一天，他在家里看了一部美国影片。影片拍得很差，吴宇森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如果就这样走了，他会非常遗憾。“我想我还没有真正地融入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感情。”吴宇森说。

（柳 华摘自《人物》2015年第8期，本刊有删节，东方IC供图）



我爱美元，但会押注人民币。

——如果在美元和人民币之间选择，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说

中国人将80%的精力浪费在沟通上了，而真正干活的时间只有20%。

——在2014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冯军表示，在中国所有的社会矛盾中，最大的矛盾是互不信任

不在生气时做决定，不在高兴时轻许诺。

——生活中要记住这两件事

还是没有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啊。

——澳大利亚一地产商为吸引华人买家，知道华人普遍把“4”视为不吉利的数字，于是把门牌号为“4”号的豪宅改成了“2B”号，对此，网友如此评论

所有的社交软件都始于约会，兴于炫耀，衰于代购。

——洞察现代人际关系

别人复习是查漏补缺，我却是女娲补天！

——考试前某些人的感觉

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

——张爱玲《色戒》

英国17岁至20岁的青年中，拥有驾照的人数两年来下降了5%。

——英国《每日邮报》一项



调查显示，保费上涨、驾校学费上涨等因素，导致越来越多的英国青少年选择暂不考取驾照，而更乐意选择公共交通、骑自行车出行

谁说孩子没有能力决定一生要做的事？是成人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相信孩子们更为智慧，他们掌握着真理。

——保罗·柯艾略

货币，是用来协助贸易的，不是用来协助调控经济的。

——张五常

《证券投资学》《信托与租赁》《金融市场学》《证券分析逻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演员的自我修养》《禅的初心》《佛经》《老子》《颈椎康复指南》《腰椎间盘突出日常护理》《脂肪肝预防与自疗》《高血压降压宝典》《精神病症状学》《活着》……

——股民用书名总结自己炒股的心路历程

如果拍的是烂电影，转为

3D后也仍然是烂电影。3D不是灵丹妙药，拯救不了烂电影。

——好莱坞视觉特效监制恰克·康米斯

在一个没有耐心的社会，人们很难摆脱对抗生素这种“万能药”的依赖。细菌耐药后，医生想不“滥用”都不行。

——近日，复旦大学针对江苏、浙江、上海逾千名儿童尿液检验研究显示，58%的尿液中检出含有抗生素，其中一些抗生素是畜牧业常用抗生素

生命可以归结为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斯蒂芬·金

10岁儿童在上午8点30分之后才能专注地学习，16岁的青少年在10点之后开始学习才能有最好的效果，大学生应该从上午11点之后开始学习，员工应该从上午10点开始工作，直到55岁后再调到上午9点开始工作。

——根据牛津大学保罗·凯利关于生理节奏的研究表明

产业的多元化、重视高科技产业、良好的交通网络、持续地发展基础建设及发掘人才，具有吸引外资的能力。

——最近美国研究机构米尔肯研究所发布报告称，成都超越北京、上海和深圳，经济表现指标在全国34个一线及二线城市中位居第一，成为“中国最佳表现城市”

（朱权利、徐杰、王树芳、覃志兰等摘）



生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的苗栗客家姑娘菊妹，父亲是清朝举人，后担任嘉义竹崎车站站长，举家迁往嘉义。菊妹幼年生活优渥，八岁时母亲辞世，她颇具语言天赋，能说闽南语、客家语，精通日文，略懂英文，任嘉义医院护理长。

菊妹长得高挑标致，擅于装扮，又雅好文艺，气质出众，追求者众多。通过他人的介绍，她

嫁给了家境殷实、一表人才的黄家“松君”。黄家是当地望族，领有烟酒牌，开碾米厂、制冰厂，田产众多。菊妹深得公婆宠爱，是公公处理事务的得力助手。婚后，夫妻曾有一段恩爱的日子，但是，后来松君常常不在家，本以为他为家族产业四处奔走，渐渐发觉事情并非如此。此时她才知自己嫁了个不务正业、夜夜笙歌的纨绔子弟。

后来，久病的婆婆过世，公公也倒下。等老人家咽下最后一口气，菊妹的苦日子来了。分家时，松君卷走名下的财产，另筑爱巢。此时，大儿子、二儿子、大女儿、二女儿已陆续出生，每个孩子都是菊妹自己断脐，自己命名，自己坐月子，自己喂奶照顾。松君每隔一段时间，留一个孩子让她忙，自己在外吃喝嫖赌，口袋空了，回家找菊妹要，要不到，撂下恶言恶语后走人。甚至，连一家赖以维生的房租，都被松君偷偷收走。

菊妹的第五个孩子不幸夭折，松君稍微收敛一些，在家吃饭睡觉。对四个孩子而言，每天有喊“爸爸”，竟是这么美好的事。但温馨时光短如昙花一现，菊妹怀第六个孩子时，为了钱与松君争吵，在推搡中，腹中胎儿流产。

外头不断传来松君与其他女人同居的流言，为了让孩子的爸爸回家，菊妹带着小孩踏上难堪的捉奸之路。这期间，第三个儿子诞生。菊妹依然带着孩子搭火车到新竹找人，十一岁的二儿子背着一岁的三儿子，菊妹背着六岁的二女儿，走到女儿喊饿，菊妹心中宛如刀割，加上三姑六婆的窃窃私语：“来找人的啦，男人在外头不回家，一定是做妻子的不对……”菊妹越走越伤悲，心里有个声音问：“菊妹啊菊妹，你怎么走到这个地步？”

不久，最后一个女儿照美也出生了。对菊妹来说，每个孩子都是宝贝。她重视孩子的教育，对他们管教严格。菊妹喜欢音乐，常听音乐、哼歌，晚上会讲故事给孩子听。那年代，像菊妹这样为生活奋斗又不放弃阅读的

菊妹的故事

●筒 嬪



围垦深处的妇女

◎高卓娅

围垦深处，地广人稀，漫无边际的庄稼，没几户人家，到最近的邻居那里要走二三十分钟。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不识字，看不懂电视，看不了书报，更不会玩手机、电脑，生了一场重病，瘫痪在家。

我接触到这个妇女缘于一次帮扶活动。那天，我远远就望见她坐在轮椅上等着我们。房子显然收拾过了，却更显得简陋。她请我们吃砧板上切好的西瓜，说是自家种的，很甜，早上她丈夫下地前切好，都是干净的。

听她说话，我们震惊了。她每说一个字都非常缓慢费力，如何发音，如何措辞达意，都需要调动久远的不再熟悉的记忆。我们先前只知道她的贫弱，但没想到她的语言功能已经退化到这种程度，她已基本断绝了与社会的联系。

我们不忍辜负她艰难维持的体面，每人拿了一块西瓜，正想拿给她，她摆摆手，吃力地解释，她平时尽量不喝水不吃东西，怕增加大小便的次数。白天她只有两次上厕所的机会——早

上丈夫下地前，中午丈夫回来吃饭时。

于是我们聊起她的丈夫，言辞中有点怨他不够体贴。她摇头，为丈夫辩解说，他心肠很好，她得了这病就等于是个没用的人，还要花很多药费，丈夫一句难听的话也没有。妇女不无自责地说丈夫很苦，地里这么多活



只能靠他一个人做，辛苦却赚不了多少钱，吃药又是笔大花销。别人再苦再累，家里好歹有个烧饭洗衣服的女人，他呢，是清锅冷灶还要照顾病人。说起这些，她脸上现出些许悲伤。

我们又聊起她的独生儿子。她说不大想提起，说多了心里难受。儿子好久没回家了，电话也很少来。她又开始自责得了这样的病，拖累了儿子和丈夫。

于是我们扯开话题，她又逐渐愉悦起来。临走，我们中有人按捺不住疑惑问道：“大姐，你看不懂电视和书，又没个朋友邻居说说话，一个人轮椅也推不远，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她突然怔住了，然后指着家门口的三棵树，一字一顿地说：“我——就——看着——看着——树上——的——叶子，一——片——一——片——长——出来，再——一——片——一——片——落——下——去。”说完号啕大哭，我们的任何劝慰都止不住这哭声。

（连培伟图）

女性太稀少了，她的好学精神，影响子女至深。

菊妹除了靠公婆留下的房子收租金外，为了养活六个小孩，还在后院种果树、养鸡、养猪，帮人家织毛衣、做被套、绣学号，甚至到民众服务社教学赚外快。菊妹像牛拖犁，没日没夜地工作，孩子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她从未在孩子面前怨天尤人。她自信乐观，能从低潮中迅速自我平衡，甚至和孩子们笑闹玩乐，孩子们天性里的快乐被激发出来，长大后皆保有幽默、快

乐的能力。三儿子说：“妈妈给我们的教育很温暖。”菊妹教出的孩子都自信、诙谐、坚毅、独立。她不能给他们一帆风顺的命运，但能给他们迎战风暴的胆识与毅力。菊妹还教会了他们慈悲和宽恕。六个小孩日后都成家立业，有空时经常带妈妈出国旅行。儿女成年后，松君回过头来找子女要生活费，儿女也不吝于资助。照美还打听到同父异母的弟弟北上念大学，她到学校找他，对他说：“我是你的小姐姐，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

我。”

八十五岁那年，菊妹离开人世。病床上，菊妹交了两件事：一是，她走后，子女要回去探望爸爸；二是，她留了十万元，将来给松君办后事。

菊妹以身作则，用生命最后一点力气示范对这一生所受伤害的宽恕，她把这一生被爱情腐蚀过的枯槁记忆恢复成参天绿荫，把干涸恢复成潺潺清泉，留给子女真善美的心灵。

（月月鸟摘自台湾印刻出版社《吃朋友》一书，李晨图）

夏小绿的爱情课

●林特特

十五岁的夏小绿，是个很可爱的台湾女孩，在读中学。

新学期伊始，她陆续被三个男生表白，分别是学长张、同学李、邻校篮球队前锋孙。学长张相貌帅气，同学李成绩优异，前锋孙更不用说了，在球场上他是王，投三分球时，所有女生都会尖叫。对于各有所长的三个男生，夏小绿有些迷茫。

选择谁？放弃谁？

夏小绿陷入人生的第一次感情苦恼中。

夏妈妈是一位著名导演，曾获台湾金马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台湾和大陆两地跑。夏妈妈看见女儿心事重重的模样，主动约她一起逛街。

母女俩在一家家店逛啊逛，小憩闲聊时，夏妈妈忽然问：“夏小绿，你为什么心不在焉？”

实在没有更合适的人可以商量，夏小绿便将事情和盘托出，然后问：“现在，我该如何选择？”

夏妈妈沉吟：“谁都不选，等一等。”她的理由是：无论是谁，一次表白就成

功，都不会把你当金枝玉叶。“再说，女生是有身价和口碑的，都拒绝，谁都得不到。慢慢地，你周围的人就会知道夏小绿很难追，要用心追，好好珍惜。”

夏小绿将信将疑，试着照做。令人惊讶的是，被拒绝的三个男生似乎越挫越勇，爱情攻势愈来愈烈，鲜花、糖果、月夜下弹吉他、电台点歌告白……一时间，夏小绿成了全校的焦点。开始时，同学们纷纷议论：夏小绿为什么这么难追？再过段时间，大家习以为常：哦，夏小绿是女神。

经过慎重考虑，夏小绿选择

了同学李做男朋友。因为他最有诚意，也因为他给夏小绿的帮助最大——辅导她功课，陪她温习。有一次她病了，李主动上门讲解试卷，还带着巧克力……每次考试发榜时，他总是第一。做他的女朋友，夏小绿觉得好温馨、好荣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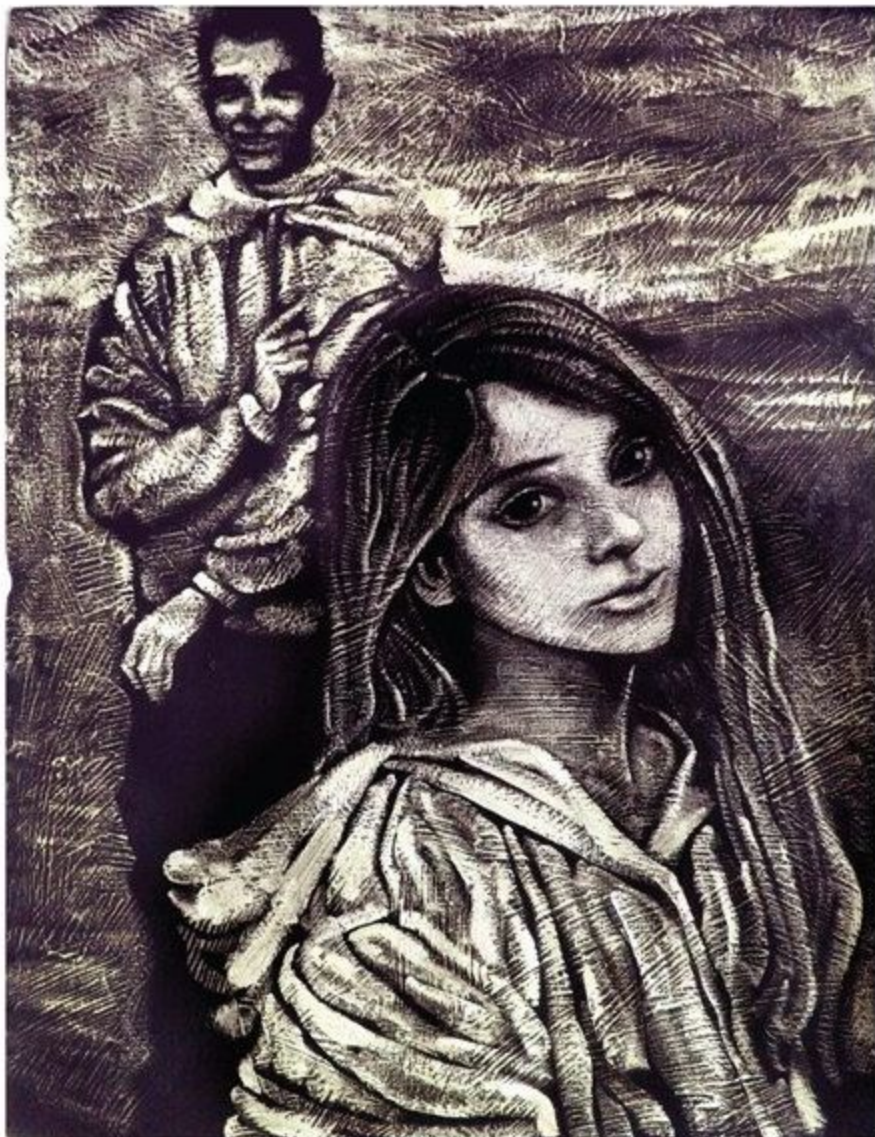
然而，暑假来临，李却没有最初那么殷勤。通电话时，他冷冷的。见面时，夏小绿提起最近喜欢看的漫画、爱玩的游戏，李将眼神中的诧异直接用语言表达：“马上就要升学了，为什么你还可以这么放心地玩下去？”

夏妈妈听到他们的谈话断定，很快，李就会向女儿提出分手。

果然，当晚，李发来短信，委婉地说：“我要全力以赴准备升学，最近，还是少见面、不见面的好。”夏小绿再笨，也听出了弦外之音。她第一次被人甩，震惊、震怒、痛哭流涕，她双眼红肿地去客厅倒水，撞上正等着她的妈妈。

母女俩秉烛夜谈。

“李一定觉得你不够上进。”夏妈妈分





无关痛痒的角色

●格格巫

管弦乐团里，有一些看似很无聊的角色，就是远远站在后排的敲击乐手。每当动人的弦乐声响起，他们总是安静地坐着，无所事事，他们面目模糊，总被前排的中提琴、单簧管、大锣大鼓等乐器

和乐手挡着。

无聊之中最无聊的，要数敲击乐手中敲铜锣的那位。那些打鼓与敲三角铃的还好，乐章中段，有时也需要他们动动手，站起来润饰几个音节又坐下。敲铜锣的，往往是在最后一个乐章的末段才能发声。一般情况下，你很难发现敲锣手的存在。乐章末段，总是乐声震天、气势逼人、热血沸腾，乐师拿着两块如圆形飞碟般的铜锣互相敲击，顺着拍子重击两下、轻击两下，大功告成，还是一个不太明显的配角。只有一种情况，敲锣手会让人留意，就是当他出错的时候。大好乐章，峰回路转，苦心经营，澎湃尾声之间，忽然出现几声尴尬鬼祟不合拍的铜锣声，你当即会留意到后排那耀眼的金色飞碟。

现实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敲锣手，角色无关痛痒，每每无所事事，习惯了机械化的作息。养兵千日，只用在一时，却往往在关键时刻掉以轻心，与成功失之交臂，失败得不明不白。所以，成败在于细节，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莫大的功德。

（徐静安摘自《当代青年》2015年第13期，全景视觉供图）

析，“他是个骄傲的男孩，希望身边站着一个能与她匹配的优秀女孩。”夏小绿颓然。

夏妈妈又拿来一张白纸，画了一个小人，标上“夏小绿”，画两条路：一条写着“继续做自己”，“继续看漫画”——“继续打扮”——“对他无所谓”；另一条写着“改变自己”，“学习”——“准备升学”——“让他大吃一惊”——“挽回他的心”。

“事情的解决无非就这两条路、两种结果，你自己来选择吧！”

擦干眼泪，夏小绿选择了后者。暑假剩下的时间，她都用来读书。新学期第一次考试成绩揭晓后，李很自然地回到夏小绿身边。放学时，他理着夏小绿书包的肩带，比以前更温柔了，他们

之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中学生的爱情简单到夏妈妈用脚趾就能预测，可夏小绿对妈妈的崇拜却到了巅峰。

当然，夏妈妈也预测到中学生爱情的不稳定。所以，一段时间后，当李又出现忽冷忽热的状态时，她提醒夏小绿：“你是不是有了情敌？”

夏小绿亲眼看到李和邻班的茉莉坐同一辆公交车离去，而李之前打发她的理由是晚上要参加学校的补习。然而，对于妈妈的“神”预测，她并没有感到意外，只是问妈妈：“现在，该怎么办？”

夏妈妈只说了三个字：“先下手！”

第二天，夏小绿就和李摊牌了，她说：“对不起，谢谢你的陪伴。”李下巴都快要掉了，夏

小绿转身而去，在太阳下看到李的影子一直在，想必在目送她的背影。

“无可挽回，就别挽回。谁先提出结束，谁占上风，谁的痛苦就会少一些。”妈妈的话被夏小绿写在日记里，日记的标题是《今天，我结束了初恋》。

夏妈妈是我的合作伙伴。她来大陆，和我谈完公事谈私事。“爱情无非就是如何接受、如何选择、如何挽回、如何继续、如何结束……”夏妈妈笑着说，“恋爱无所不在，我们在恋爱中学会和人相处，和人分别……我爱夏小绿，所以才做她的爱情顾问，给她上一堂爱情课，希望教会她如何更好地爱，如何不受到伤害。”

（孟凡杰摘自《婚姻与家庭》2015年第9期，宋德禄图）



这世界，他来过

● 闫 红

我的大舅姥爷，我妈妈的大舅，不久前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他的一生，就像一个标本，每一小节，都密密麻麻地烙着时代的印记。

人活到最后，只剩下活着，但有的人是将富贵、贫贱、幸福、磨难都经历了。我的大舅姥爷呢，他这一生，幸福的时刻太少，他受的磨难，似乎比他这一生都长。

大舅姥爷年轻时有个外号叫“细腰”，一个男人叫这么个外号挺奇怪，村里人就叫我看看：“你看你舅姥爷腰多细。”我远远地看向正挑着水桶走过来的舅姥爷，他肩膀宽宽的，线条凌厉地

直下，正是如今所言的“倒三角”，农村人不谈审美，只说他一看就是个庄稼把式。他干起农活的确又灵巧又舍得出力，还有一手好厨艺，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做饭。这么个人，却打了一辈子光棍，在当时倒也不稀奇，一个破落地主出身，能抵消他全部的优点。

他祖上有些田地，到他父亲手上时，据说还有几十亩，但都是些薄田，好点的都被他父亲赌博输光了。他母亲去世得早，父亲总是在年前把那点地租输掉，年后青黄不接时，就带着两个儿子去逃荒要饭。

小舅姥爷说他那时只有五六

岁，最怕他父亲让他坐到筐里去，另一只筐里已经装了锅碗和棉被，扁担一挑，就可以上路。他总哭着不肯上去，但最后，还是坐在筐里，跟着父亲和哥哥，一路要饭，来到六安一个叫徐集的村镇，停留在那里，到割麦时节才离开。

十多岁时他们变成地主羔子，田地被没收，唯一的一把太师椅也被工作队扛走了。

两个舅姥爷的婚事因此被耽搁，媒婆见了他们都躲着走。据说也曾有一家人，有个独生女儿，那年修房子，大舅姥爷去帮他们打土坯，他们看中他好人才，希望他能入赘，跟前跟后地跟他商量，大舅姥爷不说话，干完活就走了，失去这辈子唯一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机会。

大舅姥爷一辈子就吃亏在心高气傲上了，他的出身让他不得不低头，他就要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不管他怎么勤扒苦做，家境也很难改变，不请自来的，是令无数中国人谈之色变的1960年。

最先饿死的，是舅姥爷的奶奶，也是我姥姥的奶奶，我妈喊她太奶奶。这个太奶奶，是我妈荒芜的童年记忆里的一抹暖色。那时家里有点啥好吃的，太奶奶都会给我妈留着，还时不时叫大舅姥爷跑上几十里地，送去从附近沟渠里挖的藕、钓的鱼虾、捞出来的鸡头米，加上树上结的枣子等等，满满一筐好吃的。

饥荒年月一开始，太奶奶就不肯吃饭了，从公社食堂里打回来的那点稀汤端到面前，她掉过脸去，硬饿。两个舅姥爷求她吃，她说：“傻孩子，我吃了，



你们吃啥？我是死得着的人了，你们年轻的，还没活成个人呢。”大舅姥爷说：“直到最后，她牙关都咬得铁紧。”隔了那么多年，大舅姥爷的口气很平静，我听了却有些异样的感觉，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儿，我想，他原来也是被人全力爱过的啊。他的奶奶，知道这个大孙子后来再没被人那样爱过吗？

大舅姥爷的父亲紧随其后，先是浮肿，然后觉得浑身不舒服，跑到县城去看病，还去了他女儿也就是我姥姥家。我姥姥不大待见他，要他回去，他回去不久就死了。我妈说：“哪是什么病啊，就是饿的。”

我觉得姥姥未免凉薄，我妈说：“也是怪他一辈子不正混。再说，那时候，给他吃了，我们就得饿死，你不知道那大饥荒啊，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树上的叶子全部被捋光，冒个芽就被摘掉，榆树什么的就不用说了。地上长的剔剔牙又苦又涩还有刺，也被人薅回去煮汤，就那样后来还照旧能长出来，那是老天养人。种子要在粪便里泡过才能种下去，不然人家就扒出来吃掉，就这么着，种下的花生，照样有人扒出来，回家使劲焯了再吃。”

饥饿中，一向疼爱我妈的舅姥爷们也变了，我妈原本是在他们肩膀上长大的，现在，再回去，他们都是严阵以待，一脸寒霜。许多年后我妈说起这些，并没有责怪之意，饥饿让细枝末节都变成生死取舍，他们担心我妈吃他们那点口粮，也是人之常情。

那是最为可怕的三年，之后也没好到哪里去，能吃顿饱饭还

是在1978年之后，舅姥爷的地主帽子也被摘掉了。

年景好了，地不够种了，大舅姥爷琢磨着还能干点啥，他当年逃荒要饭一度还给人做过长工，去过些地方，知道货郎挑子很受欢迎，他脑子活络眼皮子够使，这活儿，他干得了。

他托我爸买了辆凤凰自行车，在城里批发了些针头线脑布匹糖果，又弄了个拨浪鼓，走乡串户地吆喝上了。

靠着这小买卖，大舅姥爷成了村里的冒尖户，走起路来腰杆直直的，眼睛看到天上。我小时候去他家，就听隔壁女邻居捂嘴窃笑：“你看你大舅姥爷傲的，果真钱是人的胆。”也有人来给他说亲了，那时他也不过四十多岁，村里跟他情况差不多的，都想方设法讨了媳妇。外村的寡妇或从外地“带”回来的女人，大舅姥爷一概拒绝。我姥姥最了解这个兄弟，说：“他是怕人家来吃他的。你大舅姥爷啊，最‘尖’了。”

吾乡，这个“尖”，指的是吝啬。大舅姥爷的“尖”也是出了名的，都说他手头票子不少，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村里人都住上瓦房了，他还是那几间茅草房，快塌了，才勉强盖了两间小房。人和牲畜一个屋，晚上，人们听着广播拉着呱，总能听见那头大黄牛不甘寂寞地哗啦啦尿起来。大舅姥爷最大的爱好是数钱，闲来没事儿，他就坐那儿数钱，或是朝床上一歪，或是往树下一靠，掏出口袋里那沓钞票数啊数的，每一次点数，似乎都有一种“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喜悦。

正是这个爱好，断送了他的

货郎营生。那回，他一大早出门进货，午饭时候也没回，下午，他脸色灰灰地回来了。我妈问他咋了，他拿出一块酒瓶底大的茶色玻璃，朝桌上一放，不说话，问之再三，才知道，他这大半天，都在等那个把这块茶色玻璃“抵押”在他这里的人。

是那种老骗局，一个人卖所谓祖传宝贝，另一个人想买，没带钱，转脸看见大舅姥爷，求他把钱先垫付一下，以这宝贝再加一块手表做抵押，自己回去取钱，马上就回来，还有重谢。

大舅姥爷垫付了三百块，然后等啊等，等到旁边开小店的人都不落忍了，提醒他说，这人是个骗子，大舅姥爷方才明白上当了，失魂落魄地转回家来。

此事的唯一后果是，大舅姥爷再也不愿意进城进货了。他沉默地结束了货郎生涯，又去想别的致富门道。村里修水渠时，他在村口卖过“胡辣汤”，我还去喝过几大碗，至今仍记得那种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的欢实劲儿。施工队撤了之后，他试着种西瓜、香瓜，还养过一种安哥拉长毛兔，卖兔毛，等到这个营生也逐渐衰落，他去帮村里的窑厂看砖窑，这个活最后被窑主亲戚顶掉了，他就到城里来找我爸，让我爸给他找点活干干。

我爸当过多年记者，这点人脉是有的，就把他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单位看大门。对于大舅姥爷来说，这个工作真是得其所哉。他上了年纪，睡眠少，帮上下夜班的人一再开关门也毫无怨言。他话少，生得威严，那个单位，从领导到普通员工，对他很有些尊重，过年的福利也分给他一份。闲暇时候，他学会了修鞋



的手艺，经常帮员工们义务修个鞋什么的，只收个成本费，很受欢迎。

大舅姥爷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好几年，七十三岁那年回到家乡——他迷信“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再则，他的身体的确也大不如前了，他希望能死在自己亲手盖的那两间小砖房里。

这一愿望没能实现。他回去不久，原先住的圩子被开发商看上了，找了村里的干部，动员村民拆迁。大舅姥爷不答应，村里停了他的水，他就去井里打水；停了他的电，他本来就不怎么用电，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那两盏五瓦的灯泡，这下，他干脆睡到门口屋檐下，还可以防止拆迁队偷着拆房把他活埋在里面。

我仔细了解过开发商给出的价码，一平方米赔偿四百块，加上宅基地的补偿款也不过五六万，而开发商新建的房屋一平方米为两千元，也就是说，赔偿的那点钱，只够买个二三十平方米。我也觉得义愤，赞成大舅姥爷对抗到底，不过此时已是深秋，似乎不适合睡在屋檐下。我跟大舅姥爷说：“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需要的话，我可以立即赶回来。”

过了好一阵子，大舅姥爷那边没有动静，我打电话问我妈，我妈说，他已经答应人家了。我惊叫道：“这怎么行？”我妈说：“别人都搬走了，就他老哥俩待在那里，好像他们多难缠似的，村里人也老说他们，他们就搬了。”

唉，其实我也懂，大舅姥爷爱他那房子，但更爱面子，生平最怕给人添麻烦，受不了人指指

戳戳，即使他是受害方。

接下那笔拆迁款后，他和小舅姥爷一道，依傍小舅姥爷的养女生活。养女已经出嫁，和丈夫住在附近的集市上，有个上下一共两间的小楼，两个舅姥爷，就在楼下搭了两张床。那五六万补偿款，加上以前的积蓄一共十二万，他们一起交给了养女。

白天，养女夫妇出去打工，两个舅姥爷就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逢集，大舅姥爷到门口支起补鞋摊子，小舅姥爷帮村委会扫垃圾，如果都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倒也颇能过得去。

但大舅姥爷开始生起病来，也不是什么大病，他这一生，将这身体用得太狠，又养护得不够，像是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三天两头地要进修理厂。大舅姥爷每次进医院，医院都会下住院通知单。

大舅姥爷是五保户，按政策医药费全报，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医保的系统里硬是找不到他的名字。养女去找镇政府管这事儿的，管事的叫她去找村委会，村委会则发誓说报上去了，还叫她去镇上。

再去镇上，管事的那人正在跟几个人打牌呢，眼睛盯着牌说：“等这把打完。”好不容易等他打完了，那人站起来，从包里抽出个塑料袋，上集市买菜去了。等他买菜回来，得到的答复还是，找你们村委会去。

不得已，我找了跑新闻的同事，同事辗转找到该镇一个分管文化卫生的副镇长。女副镇长答应得很好，就是不解决，其间周折我也忘了，一筹莫展之际，我发了条微博，说了这件事。这条微博被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朋

友转发，很快，舅姥爷的养女打电话来说，镇里派人来看他们了，答应马上帮他解决，同时也抱怨他们不该捅到网上，委屈地说：“我们不就打个牌吗？”倒说得大舅姥爷很不好意思，转脸就骂那养女不该到处讲。

大舅姥爷从此可以顺顺当当去住院了，住了几回之后，他不肯再去，说他看了那住院单子，每次都要花一两万，虽然不要他掏钱，但那也是国家的，他这把年纪，不能这样糟蹋国家的钱。

大舅姥爷就那样在家里躺着，以微弱的生命力，与命运硬扛。与此同时，他周围的一些人，为谁家给他办丧事而争执不已——吾乡规矩，在谁家办丧事，收取的份子钱就归谁。舅姥爷这一生，不曾结婚生子，放出去的份子钱，可以一次收回，数目想来不少。

在那个春末，大舅姥爷终于将生命清零，他没有留下子女，也未曾听说有什么感情瓜葛，他这一生，活得像一块石头，唯一的意义，似乎只是在石头上留下风雨的痕迹。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的。听到死讯时，我对儿子说：“你还记得前几天我们看望的那个太姥爷吗？”八岁的孩子眼皮都不抬地说：“他死了是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当时看到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可怜？”儿子说：“我们将来不都得这样吗？”

也是，我们将来都得这样，这也许是生命唯一的公平之处。

（海客摘自腾讯《大家》栏目，微信号 ipress，本刊有删节，李发友图）

杨度



天下之至好

◎东方小四

闻风避往日本。

此时，梁启超也因变法失败而在日本避祸，梁杨二人在横滨相遇。两人在变法之前，已算学术上的朋友。此时“他乡遇故知”，在特殊的环境中锻造了一生的友谊。梁启超名满天下的《少年中国说》作于此时，其“少年强则国强”至今脍炙人口；而杨度和梁启超之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其中最出名的句子“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亦被传诵一时。

因缘际会，杨度在归国后因“长于宪政”，且得到袁世凯与张之洞的联合推荐，从而被清廷赏识。1911年10月，当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后，杨度向袁世凯力荐的第一人就是梁启超，其举荐文辞极为真挚恳切。更令人动容的是，因梁启超有种种“反清前

科”，杨度举荐他需要顶着极大压力甚至要冒政治风险，在举荐文末杨度表示愿意“以命相保”。次年，中华民国国会成立，杨度又力荐梁启超为共和党领袖，后梁启超得以担任司法总长。

两人的决裂也是因为袁世凯。1915年，杨度邀梁启超参加“筹安会”，以共同辅助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坚决反对，称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梁启超反袁的《护国讨袁檄文》（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至今读来，仍觉掷地有声。此外，梁启超还直接与蔡锷一起策划发动“护国战争”，从文武两方面粉碎了袁世凯的称帝梦。正因此，梁启超与康有为、杨度彻底分道扬镳。

1929年梁启超病逝，身为“故人”的杨度所写的挽联也颇耐人寻味：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不要简单地以为杨度在“泄愤”，他对梁反袁一事的不满肯定的，却也客观描述了梁启超在生前确实曾一度遭遇“四面楚歌”的境地。

才华过人、在历史的夹缝里追求宪政的两人，从天下至好到反目成仇，诠释的是不同的人生境界：梁启超胸怀天下，故天下报之以桃；杨度八面玲珑，虽也极讲义气，其过人才气也只能囿于一隅。✿

（王树芳摘自《看世界》2015年第17期）

杨度与梁启超，有着特别的缘分。杨度在少年时因缘际会得以跟随湖南名士王闿运学习。王闿运满腹经纶，长于帝王之术，悉心将平生所学教给这个天分颇高的弟子，师徒两人甚为相得，王闿运在诗文中常玩笑般呼杨度为“杨贤子”。在奠定极为深厚的国学基础后，杨度还曾去湖南师范学习“新学”。清政府在1903年新开“经济特科”的进士考试，于“旧学”与“新学”中均学有所得的杨度中一等第二名，一个叫梁士诒的人是一等第一名。但因梁士诒这个名字被人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姓与康有为的字“祖诒”之“诒”），且他确实与梁启超沾点亲戚关系，而彼时“康梁”因“戊戌变法”为清廷与慈禧所深恶，因此梁士诒被除名。而杨度也因其“湖南师范生”的背景，被疑曾与1900年领导“自立军起义”反对清廷而牺牲的湖南人唐才常“暗通款曲”，同样遭除名。当时还有传言，慈禧要求将梁士诒与杨度“捉拿归案”，杨度

梁启超



这不是黑道故事，是我在农村插队时吃肥肉的故事。

那年头，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折腾。农村自不能例外，每逢冬季农闲，从生产队往上，层层兴修水利，农民叫扒河；而公社及至县里组织的大工程，叫扒大河。往往是前任书记开渠，后任书记便筑堤，所以年年不得消停。扒大河很苦，指标是硬的，通常每人每天两方土，不是从河底取土挑到河岸上，就是从平地取土挑到堤顶上，非强劳动力不能胜任。至于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之类，都不在话下了。如我辈之无依无靠的知青，年年争着去扒大河当民工，并非因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改造好了世界观，而是扒大河不用自带口粮，一天三顿全吃公家的，节省下一冬的吃食，可以留着开春后填肚子。物质决定意识，口粮短缺决定了我们的奋不顾身。

扒大河工地上，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工程胜利结束时，还有一顿大肉作为庆功宴，这就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了。总在头十天前，民工们就开始兴奋，收工后躺在窝棚里馋涎欲滴地讨论，今年的这顿肉，会是“四寸膘”还是“五寸膘”，也就



黑吃“四寸膘”

●薛冰

是肥肉，农民叫白肉，厚度起码得在四寸以上。熬了一年的肚皮，早已没有半点油水，非此不能杀馋。然后便是催促火头军，趁早到公社食品站去看好猪，生怕肥膘肉让别人抢了去。其实伙夫同样心急，天天吃晚饭时都会向大家汇报，今年杀的猪，毛重几何、膘厚几寸。

终于有一天，伙夫把肉背回来了，所有人都围上去，看、摸、掂、嗅，叉开手指量，四寸五还是四寸八地计较，性急的索性伸出舌头去舔一口，冰碴子把

舌头划出血痕，还自以为捞到了油水。本队的看饱了，还要派代表溜到邻队的伙房里去，与人家的肉做比较。得胜的一方，在工地上可以自豪地取笑对方，从白肉的厚薄，攀扯到对方的工程进度、个人的气力大小，直至性能力的高低。失利的一方，不免要埋怨本队的伙夫技不如人，明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他，并赌咒发誓，明年的白肉，一定不能再输给别的队。总之，肉还没吃进嘴，精神上的享受已经丰富多彩了。

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比过年还要激动人心的时刻。须知过年是吃自己的，而现在是吃公家的，公私不能不分明。

傍晚时分，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猪肉的浓香，人人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验工结束了，工具收拢了，行装打好了，天色黑尽了，只等吃完肉就可以上路回家了，吃肉的庆典也就开始了。全队十几个民工，人手一双长竹筷、一只大海碗，在桌边团团围定。伙夫将煮好的肉连肉带汤地盛在一只大瓦盆里，端到桌子中间放好。闪烁的煤油灯下，切成巴掌大的白肉，油光闪亮，浮在汤面上，微微旋动，虽是寒冬腊月，也可见热气腾起。



《桂苑丛谈》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时，润州甘露寺有一位僧人道行很高，在江左一带颇有名望。宰相李德裕查访江左期间，经常与他结伴同游。卸任返京时，李德裕将一根方竹手杖留赠给高僧做纪念。这种方竹产自大宛国，坚实而方正，节眼须牙，四面相对而生，实为稀有之品，是李德裕的一件珍爱之物。李德裕再来江左时，这位高僧还健在。李德裕问他：“从前我送给你的那根方竹杖还在不在？”僧人回答说：“还在。贫僧已将它削圆，并且涂上了一层油漆。”李德裕听后惋惜了一整天。

这让我想到了《聊斋志异》中的《鸽异》：邹平县张幼量养鸽成癖。一次，他父亲的好友某公向他问起鸽子的事情。他想，这位达官一定喜欢鸽子，想送他几只，又实在舍不得。

削杖 与 烹鸽

刘凌林

思虑了好久，认为是长辈所求，不能违了他的意，又不敢以寻常的鸽子相送，便选了两只珍贵的白鸽，割爱相赠，自以为千金相送也不过如此。数日之后见到某公，某公并无一句感谢的话。张公子心中实在放不下，便问二鸽好不好，某公答道：“倒也肥美。”张惊呼：“你把它们烹吃了？那可是稀有的珍种啊！”某公回味一下，淡淡地说：“味道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张公子叹恨不已，悻悻而归。

杖非凡品，鸽本异种，竟荼毒若此，令人扼腕！可又怨得了谁呢？俗话说，天才放错了地方就是垃圾。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时耶？命耶？明珠暗投，徒兴邹阳之叹；广陵散尽，益增嵇康之悲。

（卢薇摘自《今晚报》
2015年8月30日）



队长放开喉咙大声吼：“看好了！”

众人齐声应和：“看好了！”

重复三遍，队长一声令下：“吹灯！”伙夫“噗”地吹熄了煤油灯。

灯熄就是无声的信号。十几双筷子一起插进了肉盆。只听得噼噼啪啪、叮叮当当、稀里哗啦，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便只剩下筷子刮过瓦盆底的嘶啦声了。那是意犹未尽、心有不甘的人在继续奋斗。待到一切都静了下来，队长才开始问：“都吃好了？”话音里带着心满意足的慵懒。

七零八落的声音回复：“好了。”

“上灯！”

煤油灯点亮，十几双眼睛齐

刷刷地落向盆里，大伙都不相信黑地里能把肉块捞得那么干净。但事实胜过雄辩，盆里确实只剩下了清溜溜的油汤。

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吃得十分痛快，至少大家的嘴唇上都有油光。这就是黑吃的妙处了。如果是在明处，你快了我慢了，你多了我少了，必然生出矛盾，埋下怨怼，公家花了钱还落不了好；就是让队长去分，也会有大小、厚薄、轻重的计较，免不了抱怨他偏心。当时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绝对平均是神仙也难办到的。这顿庆功宴要想吃得皆大欢喜，黑吃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汤足饭饱之后，嘴闲下来了，民工们会忍不住夸口炫耀，说自己吃了几块又几块，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吃得少。因为

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吃少了，吃不到，只能说明你无能。而按他们报出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队里所买的那块肉。

当然，黑吃也是有技巧的，初次参加的人，一块肉都吃不到也是常事。这技巧就是，下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平着伸进汤盆，因为肥肉都浮在汤面上，一挑就是几块；如果直着筷子插下去，就很难夹住油滑的肥肉。一经点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肯把这个技巧透露给大家，是相信那个时代绝不会再回来，藏着这屠龙之技，也无用武之地了。

（丁香清幽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饥不择食》一书，邝颺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

●王小波

我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就像是缺少纬线，连“尊严”这个词也让人感到陌生。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是英文“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的价值之所在。

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举个大点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过皇上对大臣施廷杖的事，无论是多大的官，一言不合，就可能当众受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论百姓。除了皇上一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此话如有任何古怪之处，罪不在我。到了现代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仍有这种遗风。虽然现在已经不用见官下跪，也不会再挨板子，但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环境就是这样，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这样，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容你有任何自尊。举个例子，每到春运高峰，大家就会在媒体上看到一节硬座车厢里挤了三四百人，厕所里也挤满了人。谈到这件事，大

家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说到铁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这些民工这样挤作一团，完全没有个人的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当然，只要民工都在过年时回家，火车总是要挤的，谁也想不出好办法。但个人的尊严毕竟大受损害，这件事总该有人提一提才对。

另一件事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人走在街上感到内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现在北京的公厕正在改观，这是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会内急。假如外

国人不来，厕所可能仍会臭下去。然而大街上的改了，小胡同里的还没有改。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留学生说，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内急，走进公厕撒了一泡尿，出来以后，猛然想到自己刚才满眼污秽，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来告诉我。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总要到开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有所改观，这叫借某某会的东风。不光老百姓这样讲，领导也这样讲。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对味。不雅的景象被外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发现自己曾有一种特别的虚伪，虽然一句话说不清，但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假如我看到火车上特别挤，就感慨一声道：这种事居然



金庸



稀奇古怪

◎蔡澜

《射雕英雄传》中，黄蓉想出来的食谱稀奇古怪，而作者金庸先生的饮食习惯却很正常。“我和蔡澜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相

可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假如我看到厕所特脏，又长叹一声：唉，北京市这是怎么搞的嘛！这其中有点幽默的成分，也有点当真。我的确觉得国家和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损害，并为此焦虑着。当然，我自己也想要点个人尊严，但以个人名义提出就过于直露，不够体面——言必称天下，不以个人面目出现，是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当然，现在我把这作为虚伪提出，已经自外于知识分子。但也有种好处，我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面目。有关尊严问题，不必引经据典，我个人就是这么看。但中国忽视个人尊严，却不是我的新发现。从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

同。只是对于吃的，他叫的东西我一点也吃不惯。”有一次和金庸先生去吃广东粥面，他就这么说。

海鲜类，金庸先生也没有兴趣。他爱吃肉，西餐牛扒绝对没有问题。一起去旅行时，到中国餐厅，他喜欢点酸辣汤，北方水饺也吃得惯。

去杭州餐厅和沪菜食肆，金庸先生不必看菜单，也可以如数家珍地一样样叫出菜名来。

至于水果，金庸先生最喜欢吃西瓜，这也是江浙人的习惯吧。当年没有冰箱，把西瓜放进井里，夏天吃起来比较凉。

吃饱了饭，大家闲聊时，金庸先生有些小动作很独特。他常

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或是外国人，或是在国外生活过又回到了国内的人。没有这种经历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我曾在国外居住四年，假如没有这种经历，恐怕也发不出这种议论，但这一点并不让我感到开心。环境脏乱的问题，火车拥挤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人们倒是看到了，但只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讲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削我们每个人的面子——对此能够浑然无觉，倒是咄咄怪事。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依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

用食指和中指各插上支牙签，像是踩高跷一样一步步行走。

数年前，经过一场与病魔的大决斗之后，医生不许金大侠吃甜的，但是愈被禁止愈想吃。金庸先生会把一条长巧克力不知不觉地藏在女护士的围裙口袋里，自己又放了另一条在睡衣口袋中，露出一截。

金庸先生的太太发现了，把他睡衣口袋中的巧克力没收了。但到楼上休息时，金庸先生再把护士围裙口袋里的扒了出来偷吃。他本人就稀奇古怪，不然，小说中稀奇古怪的事又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生如夏花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江湖老友》一书）

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人只被当作身体来看待。这里既有其一的成分，也有其二的成分，而归根结底，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只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的。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地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知道了这一点，车厢太挤时，我就不会再挤进去并且浑然无觉了。

（珠珠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一书，刘宏图）

文玩

● 罗 强



1

自结识以来，王先生就喜欢质量特别好的玩意，绿松要高瓷的，南红要满色满肉，珊瑚一定要阿卡级别的，哪怕是一个配珠，也不随便凑合。所以，我推测他肯定很有钱。

某日，众人在店里聊天，天空突降暴雨。闲谈间一辆电瓶车从店门前驶过，因路太滑，突然摔倒。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王先生就冲进了雨中，扶起地上的人和车，并急切地询问查看。

整个过程，完全是出自本能，这也是最让人尊敬的地方。

2

丁姐的饭店在这个城市名气很大，但饭店生意再忙，她也要去查资料，考察老蜜蜡的气泡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做假，朋友圈里更新专业知识也数她最多，她甚至去藏区的佛学院学习了几个月，初衷只是为了考察星月凤眼到底是珠饰还是信仰。事实上，为了生计她早早混迹社会，并没有多高的学历。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没有文化，怎叫文玩？一个喜欢刨根问底去玩的人，特别可爱。

3

范师是个农民，他最擅长的是种金丝枣，重点是，他爱玩珠子。只要得闲，他就搓星月，刷金刚，盘海黄。

一个农民，爱珠子，爱生活，把日子过得格外

艺术，想想，就觉得美。

4

小华是个上班族，刚结婚，孩子不满一岁，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房贷让他压力很大，可他偏偏喜欢文玩。

他的第一个手串便配了珊瑚、药师、绿松，都不是便宜的东西。但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只配了两串，与那些天天买东西的人相比，他甚至有些吝啬。

宁要精品一件，不要普品一堆，古玩的精神，他深谙于心，年龄不大，行事却格外稳重。专注去痴，钟情不迷，是很高的人生境界。

5

老黎有一颗橄榄核雕，据说是清代的，虽然只有一颗，却格外漂亮。有朋友喜欢，开出天价，他却拒绝转让。

要知道，他的生活很困难，那些钱足以改善他的生活。

他的回答是：“我喜欢。”

这或许是世间最让人心动的话语了。

一个人，一个朋友圈，做到“好玩”二字，便是难得。收藏品只是成人的玩具，文玩文玩，当是“文”在前，“玩”在后。这个“文”，是文化，是素养，是内涵，是品格。于人于己，都不媚、不骄、不乞、不怜，平等、平凡、平常、平均，这是令人羡慕的好玩。✿

（岸芷汀兰摘自《知识窗》2015年第9期，本刊有删节，王青图）



心底藏着艺术家

● 奚 淞

父亲突然去世，我慌忙搭机飞返台北。令我惊讶的是母亲：她身着未换洗的灰布丧服，花白而蓬乱的头发上，胡乱别着一朵不成形的白棉线花，看见我，枯黄的脸色微颤，仅咧开嘴，显示了无言而深切的哀恸。

我在巴黎三年，任性地做自己艺术家的梦，不觉间，岁月竟来催讨所有积欠的债了。父亲去世后，母亲能健康而平安地活下去，应比一切都重要。

我从旧书摊买来一大堆内容轻快的杂志和小说给母亲，希望能转移她那郁结于心的哀伤。翻开书页，她的视线茫然滑开。我这才发现：她不只是失去了阅读的习惯，视力也坏到早该配老花眼镜了。我烹煮了一些肉类食物，笑闹着端到她面前，想引起她的食欲。母亲万般无奈地咬嚼两下，趁我转身，又偷偷把食物吐在碗里。我这才发现：她不只是因悲伤而忌肉食，她的牙齿早已缺损，并没有人

催促她去装假牙。

谁想到一直照顾人的母亲，其实已经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呢？

配眼镜、装假牙，母亲都顺从地做了。可是，更多的时候，母亲像是无事可做，只是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从笼罩的烟雾里，追寻往事的踪影。

为逝者折纸钱的时候，母亲的手才又活了起来。银亮的冥纸，在她的手上灵巧转动，瞬间成为平整的元宝，翻飞飘落在她膝间的竹篓里。

看母亲折纸钱的手，学美术的我有了新的狂想：为什么不让她学画画呢？趁着一股孩子般胡闹的狂劲，我把画架、画板、画纸、画夹和彩笔都准备好，一股脑儿地堆置在母亲面前。看到这一切郑重的装备，母亲呆了。

以后，好一段时日，我假装不在意，却偷偷观察母亲的动态。我看到她在画架前徘徊、犹疑，终于怯生生地拿起铅笔，试着在纸上轻淡地画了如花生米般大小的孩子，然后匆匆忙忙涂抹掉，生怕别人看见。

我没想到，真有这么一天，母亲会认真而着迷地画起画来呢。她从旧书里翻出一些过时的画片，以刺绣般的耐心，一笔一笔地临摹。

一天，母亲在房里独自大笑起来。许久没听到母亲笑声的我，惊奇地冲进房，只看她一边笑，一边遮掩画纸。

“画得好丑，难看死了。”母亲笑着说。

我看到了，画的是一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穿旗袍的女人，侧身站立在镂花的窗边。稚拙的线条擦了又改，直到那苗条的女郎天真地笑起来。原来，母亲临摹的是金嗓子歌后周璇的旧照。当周璇高歌《龙华的桃花》时，也正是父亲母亲在上海相识、相恋的年代！

从记忆深处寻到图像，母亲的郁结似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她居然一张又一张地画起画来，起初画妇人、孩子，然后狂热地画起花来，黑白的画面上，开始添加颜色，由淡雅趋于绚烂。

看母亲蓬着花白的头发，鼻端架着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凑近艳丽的花朵细心描绘，有时竟连炉上煮着饭菜都忘了，我才知道：在母亲心底，也藏着一个从未被人注意过的艺术家呢！这艺术家是待子女长成、丈夫去世后，才被释放出来的。

（冬冬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妈妈，看这片繁花》一书，勾犇图）



皇家的堂会

●崔济哲

四大徽班进京，用了三十年工夫，把“横行”北京的昆曲一举荡平。它拿下北京的戏台，首先“征服”了旗人，没用五十年，旗人见而行礼竟然都是纯正的京调京韵的京剧道白，王爷、贝勒爷、将军、巡抚、前三品的大员，不少都是出名的票友，拜师学戏，听戏捧角儿已成时尚。

说某日，程长庚去澡堂子里

泡澡，水汽蒸腾得朦朦胧胧，谁也看不见谁，猛然间听得一声道白：“大夫哇！”嘴里还打着板，拉着过门的弦，叫板以后紧跟着就是一段清唱：“劝大夫放开怀且自饮酒，些须事又何必这等担忧？”赢来一片喝彩声，水雾弥漫中仿佛是一位苍头老者道：“唱得入味，这难道是程长庚程老板？这厢有礼了！”程长庚大

吃一惊，自己明明未曾开口，为何仿佛刚刚张口应唱？后来才搞明白，竟然是九贝勒爷在学唱《借东风》。

京戏堂而皇之地进了皇宫。

皇帝喜好这一口，但皇帝绝不能到戏园子里去看戏，于是就在紫禁城建戏楼，在避暑山庄建戏台，在颐和园建戏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故宫寿安宫和宁寿宫的畅音阁、圆明园的同乐园、承德避暑山庄的德和园、颐和园中的德和园大戏楼。

乾隆、嘉庆、道光都喜欢戏曲，但比不上后来人，咸丰的热衷近乎痴迷，深爱近乎沉醉，堪称帝王中的戏迷。

咸丰戏瘾大，而且是行家。咸丰听戏开的皇家堂会只招待皇家自己人，皇后、嫔妃，簇拥着咸丰皇帝看戏。咸丰的堂会不容外人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保密”，咸丰戏瘾上来了，难免要清唱一段。曾有一位太监透露，咸丰皇帝不止一次站在九龙口上，打着云板，敲着单皮鼓，指挥着“场面”。九龙口，伶界有说法。传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喜打鼓，打的是羯鼓，也真下过功夫，因练打羯鼓打坏的鼓槌就堆放了三四竹筐。唐明皇就坐在台口上打鼓，这台口从此就称“九龙口”。咸丰的鼓也打得地道专业，在京剧“场面”中，打鼓的是整个乐队的指挥，足见其功夫。据说，咸丰皇帝戏瘾上来了，还要粉墨登场，专唱清口老生。咸丰皇帝开堂会不让外人参加，就是怕损了帝威。

夫唱妇随。当年兰儿入选秀女，又晋封为兰贵人，其中有一条就是对音乐、戏曲有一种天生的智慧、天生的灵通。为了博得



咸丰的喜爱，慈禧当年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她不但是戏迷，有戏瘾，而且是戏精、戏通。慈禧当权以后，立即在颐和园修了一座比故宫畅音阁还恢宏的德和园大戏楼；五十大寿时，慈禧又花了十一万两白银购置了全套的戏装行头和道具，可谓空前绝后，单凭这一点足见慈禧对京戏痴迷到何种程度。

老佛爷的堂会就开在颐和园。老佛爷开堂会的风格和咸丰截然不同。

咸丰虽然身为皇帝，开个堂会听个戏还藏着掖着，犹抱琵琶半遮面，自欺欺人。而慈禧开堂会听戏，摆的是谱，扬的是威，要的是派。能去颐和园“陪戏”，领到“赠戏”“赏戏”，那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和鼓励。

据说在颐和园德和园看戏时，去“陪戏”的大臣们不是坐在官椅上听戏，而是跪在戏楼下陪着老佛爷听戏，跪多久，那要瞧老佛爷的戏瘾过足了没有，无论是夏日炎炎、酷暑逼人，还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虽然老佛爷有旨，累了就回厢房休息，但大家都心甘情愿陪老佛爷听戏。当然大臣们也有大臣们的高招，他们为了跪得舒服，跪得自在，就要拉拢大太监，给太监花了银子，办了事，太监就会把大臣们照顾得舒舒服服，送茶、送水果、送烟、送点心，跪的软垫上铺的垫的，摆放的高低位置恰到好处。太监伺候人的本事和戏台上名角儿唱戏的本领一样大，他们会适时把你撵出来，理由冠冕堂皇，有急报官文，然后撵着你在园子里走走，遛遛腿儿，或者把大烟具摆好，让你久旱得雨。

当然，太监把你伺候得无微不至，你的银子也要伺候得无所不至。据文献记载，曾有一名大臣陪老佛爷看了三天戏，光银子就花了一万八千两，成为当时的一个新闻。

皇家的堂会不好去，但老佛爷的堂会，人们又都“挤着”“嚷着”“削尖脑袋”去，而且非去不可。

除了邀宠，大臣们、亲王郡王们都摸清了堂会的规律。开戏前先议政，看或听戏时说角儿说戏，散戏后议朝，老佛爷看完戏正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办事效率奇高，真正达到耳听、眼看、手批，在金銮殿十天半月压着的折子，戏后在颐和园须臾就办妥了。你参加不了皇家的堂会，你就享受不上这个待遇，该办、急办、非办不可的事就可能被一拖再拖，被拖疲、拖坏、拖死，老佛爷的堂会讲的是政治。常常谈戏谈到当朝当事，谈角儿谈到亲王大臣，谈戏文谈到哪位的奏折，谈打鼓谈到谁的办事章法，那可都是“戏后吐真言”！老佛爷亦戏中人。

老佛爷开堂会，点的都是名角儿，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卢胜奎等等，名角儿的名单都是老佛爷钦点的。老佛爷尤其喜欢谭鑫培的戏，谭鑫培乃程长庚的徒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独创谭派唱法，自成一家，一百多年不变。谭派唱腔讲究低回细腻，甜美滋润，抑扬顿挫，响彻行云；讲究余音袅袅，人去其音犹在，有绕梁三日之美。

慈禧爱听谭老板的戏，爱谭腔，谭鑫培台口一声唱，能唱得老佛爷满心舒畅。多少烦心事都

在一声谭唱中化为乌有，烟消云散。老佛爷亲赐谭鑫培黄马褂，可以自由出入大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谭鑫培的小女儿出嫁，谁都没想到慈禧太后竟赏了两个精致的妆奁盒，这种政治待遇，这种规格的赏赐，细数满朝官员也少。谭老板唱得好，扮得好，功夫更好！

皇家的堂会也有难唱处。

皇家的堂会非名角儿不行。

慈禧当年看《玉堂春》，钦点陈德霖扮苏三。陈老板扮苏三是梨园一绝，伶界谓之无与伦比。老佛爷懂戏，听得微微颌首，轻轻打点，而带微笑，津津有味。

苏三有段唱腔：“来在都察院，举目往上观，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苏三此去好有一比……”陈德霖唱到此突然一个激灵，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下面的唱词是“羊入虎口，有去无还”。这还了得？几乎犯大忌大讳，慈禧老佛爷属羊乙未年生人，她一生最忌讳“羊”字，连御膳房做羊肉也得改名福肉。但戏文不等人，鼓敲着，板打着，胡响着，陈德霖不愧名角儿，戏到嘴边改唱：“苏三此去好有一比，好比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据说陈老板卸妆时，小衣全部湿透，如水洗一般，坐在椅子上几乎瘫软。陈德霖后怕，讳字一出，去名杀头，罪莫大焉。正在其时，太监传旨，老佛爷有赏！陈德霖站都站不起来了，两行热泪不涌自出……

（胡晶摘自《美文》2015年第17期，李晨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窗口 → 邻居家的花草近日肆无忌惮地爬上了窗口，扰乱了我的思绪……



绷红绳 → 那个温暖的名字，和风生水起的思绪，游走在手中的红绳上，算不好远远近近的，近近远远的，我们的距离。



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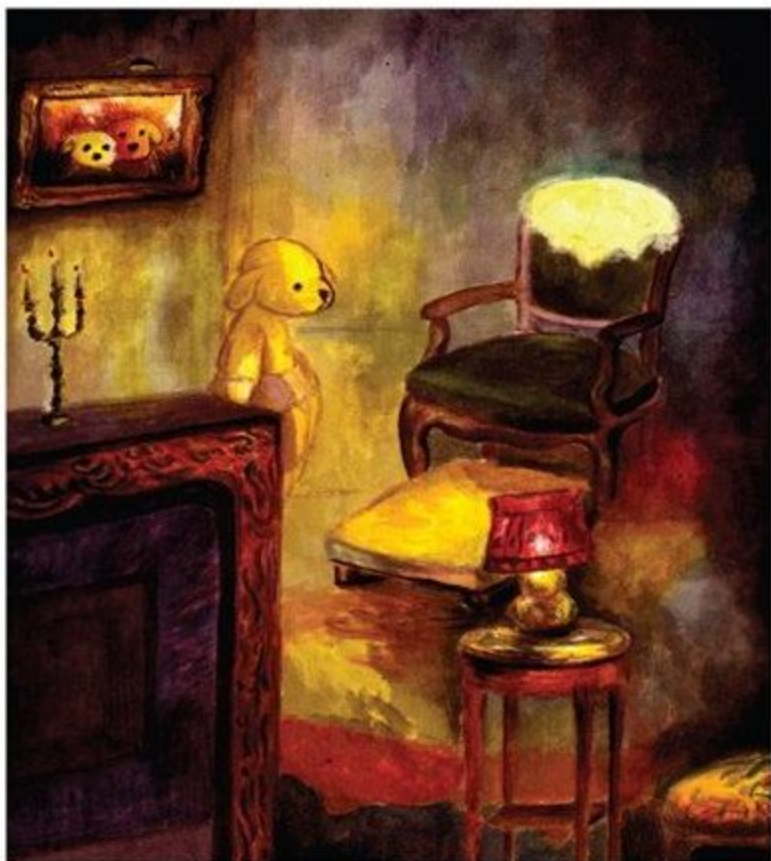
● 庞彦 / 图文

心思，总像是邻居家的花草，悄无声息地随着墙爬着长开来。你一推开窗，就看到它们挂着侵略性的笑容，让你恨不得拿起剪刀铰了它们。可是过了几天，再推窗一看，呵呵，它们又长开了，一定让你没了脾气。好吧，就让心思袒露着晒晒太阳吧。

花开 → 爱你，就从心底开出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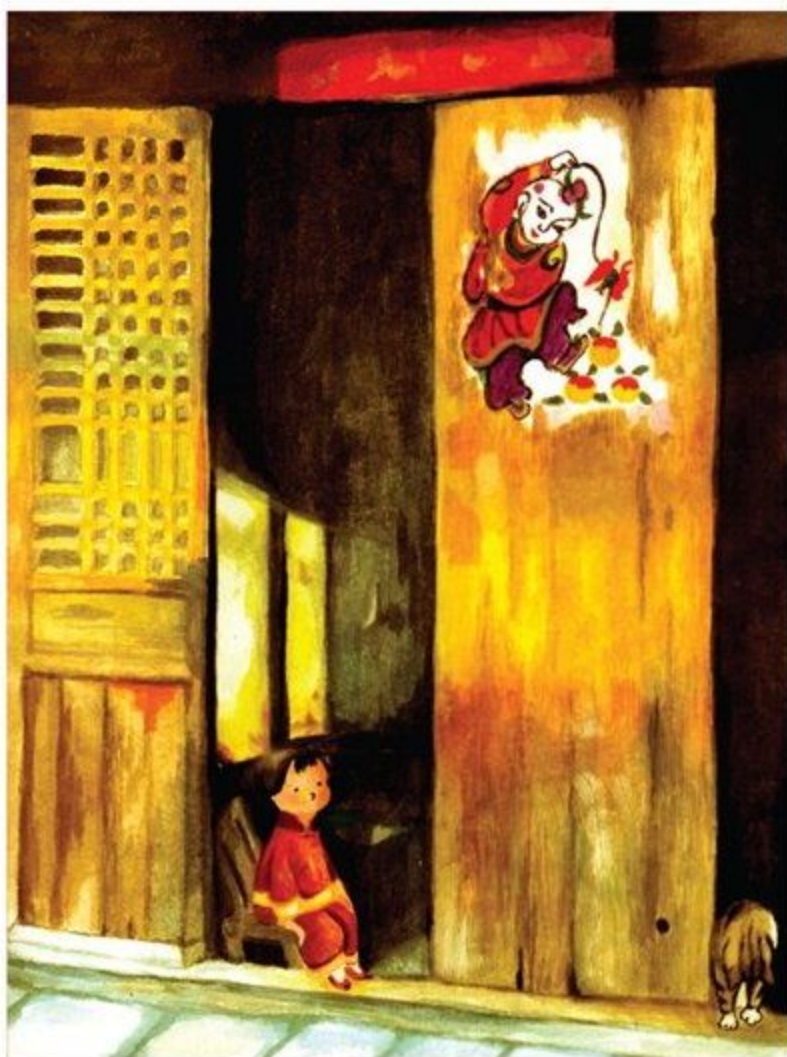


炉火 → 为什么我们不再相拥，是因为炉火够暖，是因为灯光够亮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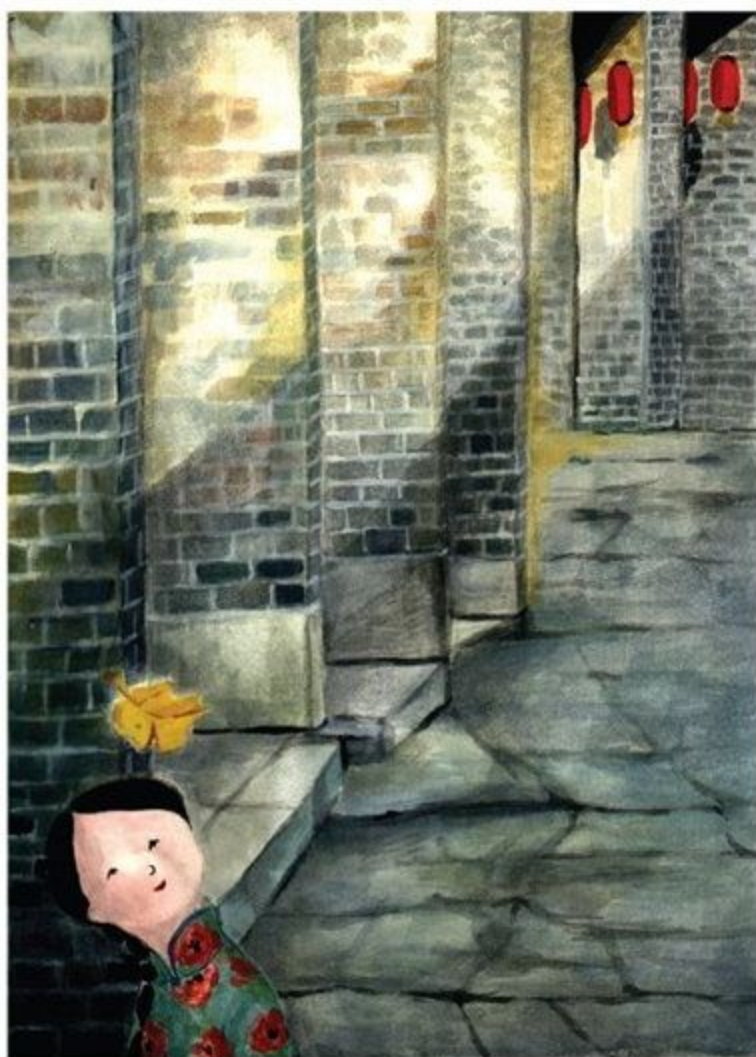




望夕阳 → 坐着看夕阳西下，坐着，坐着，坐着，想，你就在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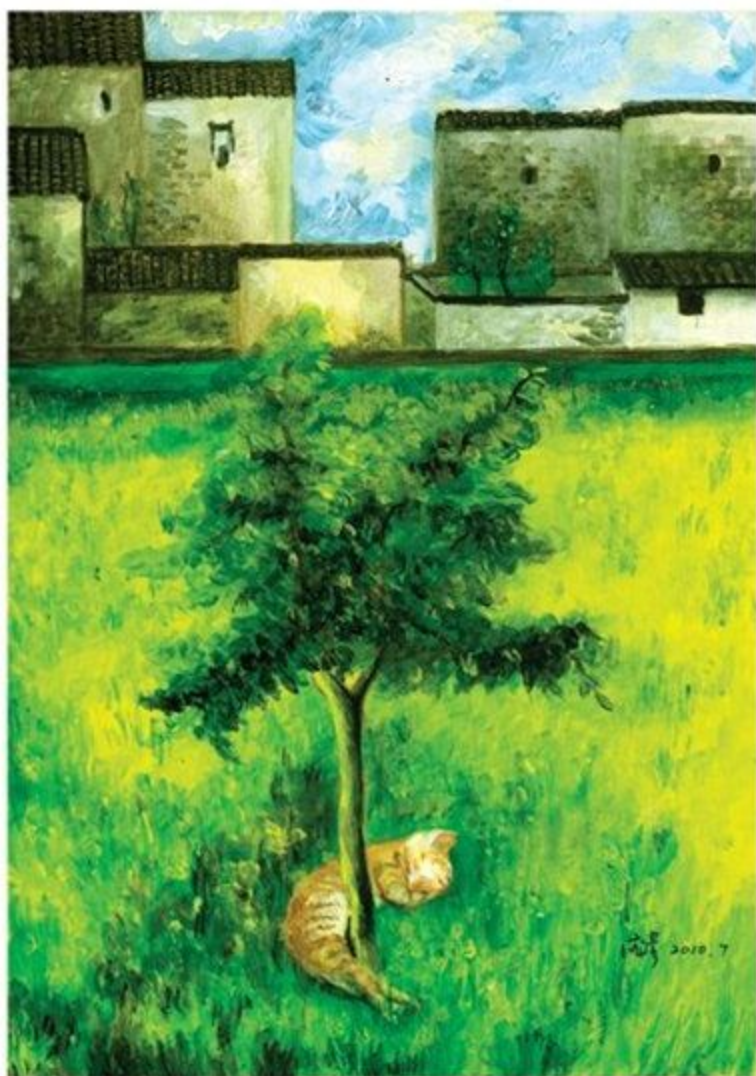
微笑 ← 你怎么知道我在乎你的微笑？



失眠 → 每夜都会路过念念不忘的人和事，梦乡还有多远？



做梦 → 先做个梦，再去流浪……





谁的孩子上北大

●陈 斌

《长江商报》2015年4月6日报道：《湖北黄冈中学辉煌不再，近14年未出省状元》，文章说黄冈中学1999年后未出过省状元，2007年后再也没有拿到过国际奥赛奖牌，如今仍是当地最好的学校，升学率并不低，只是已不复当年的辉煌而已。许多人在故作悲悯之余仍掩不住内心的兴奋，他们把所谓的“黄冈中学衰落”视为“应试教育式微”的象征。黄冈中学一位老师说：“在如今教育界，黄冈中学被当作邪恶的女巫，大家将它架上火刑架，添柴加油，一起见证这个应试符号的死亡。”

素质教育or应试教育

“素质教育”一词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现在这个词仍保留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最初含义，但被舆论高

举的“素质教育”其实是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而构建出来的。

因此，要知道什么是“素质教育”，就要知道什么是“应试教育”。舆论将“超级高考工厂”视为“应试教育”的化身。“应试教育”只注重高考学科的教学，搞题海战术，不注重学生才艺的培养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泯灭学生的个性。在作为对立面而被构建出来的“素质教育”下，学生是轻松自由、爱好广泛、多才多艺的。

这样，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被构建成两种对立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模式，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意识形态构建。

那么，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是无意义的词语吗？非也。在撇去夸大其词、褒贬强烈的意识层面的浮沫后，这组词语还是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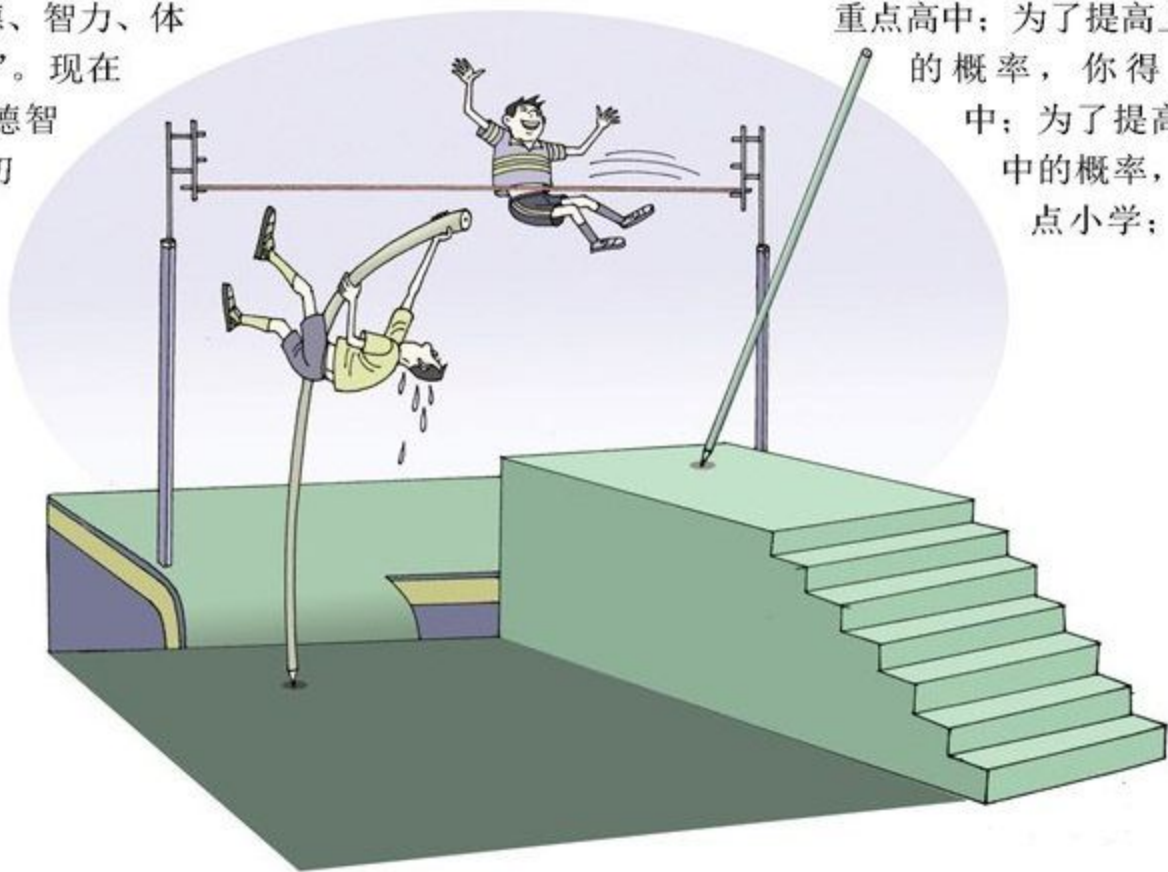
指，且指向非常明确的。

游戏规则视角

通常在谈论应试教育或素质教育时，所指的范围一般为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这就给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隐形的高等教育才是最具主导性的大玩家，大学是整套游戏中的核心环节。

在任何社会，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工作岗位总是稀缺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历文凭，是通向这类工作的敲门砖。这并不是说有了名校文凭，竞争这类工作就易如反掌，而是说在同等条件下，名校文凭大大提高了获得这类工作的概率。

高度稀缺的工作岗位，传导到教育体系，决定了一流名校的入学机会也是稀缺的、竞争激烈的。影响会一直传导下去：为了提高上名牌大学的概率，你得上重点高中；为了提高上重点高中的概率，你得上重点初中；为了提高上重点初中的概率，你得上重点小学；为了上重





点小学，你的父母得买学区房……教育质量好的标准，说到底就是升学率，即学生竞得更高一级优质教育的概率。竞争必须在一定的规则下展开，最重要的规则体现在大学招录环节。

一种规则是考试，招录看分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由于分数是定量的，考生拿分数说话，谁上谁下一目了然。另一种规则是不唯分数，看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包括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学术水平、兴趣特长与社会实践等，这些都不太好量化，招录者的自主权就大了。

统一高考就是采用前一种规则，现行的自主招生更偏向于后一种规则。

大学的两大功能

那么，大学招录采用哪一种规则更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答为什么要上大学，大学是什么。

上大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了积累人力资本。动机或高雅——亲听大师教诲，与志趣相投的同龄人一起成长，为增进人类的知识与福祉做出贡献；或世俗——进个好大学，学个好专业，将来找个好工作，得个好配偶。这些动机均可被“上大学是人力资本投资”所涵盖。

问题来了，大学所传授的知识大部分在以后的工作中用不上，那岂不是白学了？无助于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

如果判断成立，大学在课程设置上就应该向职业技术教育看齐：尽可能增加传授“有用”的知识，减少传授“无用”的知识。但这样的话，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有什么区别？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学的功能。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科学研究。你上大学读物理，那学校在理论与实验课程方面的设置，不仅是为了把你培养成一个懂物理学知识的人，而且是为了把你培养成一个物理学家。

如果大学四年时光没有虚掷，你掌握的不仅仅是物理学知识，还有一整套物理学的思维方式与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你学到的具体知识或许在工作中用不着，但知识框架与分析能力一定会让你终身受益。

不过，如果你只是为了系统学习某个具体学科，具备该学科的知识框架与分析能力，那你未必非要上大学。现在名校网络公开课唾手可得，想要学什么都不在话下。

事实上，绝大多数学物理的人，今后不会以研究物理学为职业。你上大学时学的知识不见得在工作中有多大用处，要掌握专业的知识架构也有更廉价、更便捷的途径，那为什么大家还要争相上大学呢？

这就引出了大学的另一项功能：对人才的遴选和培养。跨国公司为什么喜欢招募一流名校的学生，对专业反而不那么看重？因为能够进入这些大学并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已充分证明了他的学习能力。虽然存在高学历低能力的现象，但学历与能力依然是高度正相关的。企业鉴别人才有成本，一张名校文凭胜过千言万语。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对人才的遴选和培养是大学的核心功能，要达成这个目标，

应如何设计招录规则？

方案一：统一高考，统一评分标准，只看分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招录名额不再按省籍分配，招录标准也不再考虑考生的身份背景。一切以分数说话，分数高就上，分数低就下。这是一种公平规则。

这样的统一高考，在考试内容上应以考核学术能力为主。例如语文不能以考记忆力为主，应该以考分析能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为主。尤其是作文，不能把引用名人名言或多角度论述均视为有效论证，应该知道怎么鉴别正反两方面论点的证据效力，知道怎么才算有效的推理。这就要降低作文的自由度，最好只容许正反两种立论，让考生的思辨能力显露无遗。

2014年辽宁高考作文：夜晚祖孙远眺万家灯火。孙说，没有电，没有现代科技，没有高楼林立，上哪儿看去；祖说，可惜漫天繁星没有了，不能像祖先那样看月亮初升、天汉灿烂。2010年SAT作文：技术进步极大提升了交流和信息共享的速度，一些人对此持批判态度，宣称技术带来的即时交流令人们不能真正理解世界和周围的人。

这两道题很类似，但前者要求考生“根据材料写一篇作文”，后者问：“现代信息交流的方式是否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前者考生作文的自由度太大，考生可以通过背范文来押题，也赋予阅卷人太大的自由评定权。后者只有两种立论方式，考生采取哪一个都可以，但要言之成理，同时要对其命题展开有理有据的驳斥，这就要求考生具备一定的分析推理能力。



“素质教育”鼓吹者对“应试教育”有诸多指控，我认为，有两点是不成立的。

其一，说在高考指挥棒之下，填鸭式教育大行其道，启发式教育隐而不彰。但怎么考决定怎么教，如果考试内容向考核学术能力回归，就像作文侧重于考分析推理而非堆砌辞藻，那就会鼓励启发式教育。不能把考试内容的问题归结为考试本身有问题。

其二，说招录只看分数，导致高分低能。如果一个人能在与同龄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至少说明他具备学习的能力。在统计学上，分数与能力是高度正相关的。

招录标准面前人人平等

方案二：看综合学术素质。在参加统一高考外，考生还要提供其他证明自身学术能力的材料，如：专家学者的推荐信、发表的论文、社会实践证明、个人实习简历等。如果能尽量减少作假、拼爹等因素，做到“招录标准面前人人平等”，那也是公平的。

有一种流行的谬误，认为统一高考限制了考生对大学的选择权，例如在填报志愿时，考生实质上必须在几个同等档次的大学之间做出选择，被几所一流名校同时录取再由考生自由选择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其实这种安排与统一高考无关，这是为了让分配给各大学的招生名额不浪费，结果是限制了大学之间的竞争。

不管是统一高考，还是看综合素质的招考，都应该允许学校按制度独立招录，允许考生自主选择校，这才是真正的自主招生。

这样，考生自由申请大学→每个大学可根据考生申请情况独立招生→有实力的考生可以得到N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自由选择。这样，每个大学的招生规模由市场决定，这会加剧大学之间的竞争，生源不好的大学甚至有关闭的可能。

那么，看考分与看综合素质，哪一种规则令学生的负担更重？常有人说，在“应试教育”之下，题海战术与海量考试令学生的负担很重。言下之意，如果转而搞“素质教育”，学生既轻松自由、快乐惬意，又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似乎一搞素质教育，学生与学校面临的竞争压力就消失于无形。

实际上，在“素质教育”之下，学生的负担更重。

在目前的招录体制之下，学生的目标是在统一高考中获取高分。但在综合素质考核下，学生单单拿到高分还不足以在竞争中稳操胜券，还要搞推荐信，参加社会实践，做公益慈善，发展才艺，具备一两项体育特长……问题是，这些“综合素质”也许并非出于天性喜爱，而是考试需要。

如果大学的两项基本功能没有变，名校文凭的附加值没有变，那么无论采取哪种招录方式，考生的压力和负担都不会小。

哪种规则有利于寒门学子

有人畅想，如果搞“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统一高考录取分数线，那么勤奋的寒门学子将纷纷上一流名校，那时，将不会给北京、上海的考生留下多少机

会。常见论据为，2008年北京考生的北大录取率是河南的24倍，2013年又升至31倍。这样做，也许会缩小其他地区的考生与北京考生录取率之间的差距，但要达到与北京相当，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别说大大超越北京了，为什么呢？

大城市学生赢在了起跑线上。他们的父母有更多的收入，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广的见识和人脉，这些均可传递或部分传递给下一代；他们的父母更有意愿有能力给下一代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课外培训拓展等。也就是说，且不论先天因素，单单模因(Meme)传递这一项，大城市学生就具备了竞争优势。

在北京、上海录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北京、上海的考生就把做题与测试的大量时间用到了看课外书、发展兴趣爱好及游历上。如果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这些城市的考生势必会加大练习与测试的力度，而家长往往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功课，也愿意出钱补习。这样下来，考生的总体分数一定会提高。如果实行综合素质考核，出身寒门的学子更没法比。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申请材料包括：个人获奖证明、参加社会公益性活动的材料、发表的作品等。当农村孩子还在争夺更多的教育资源时，大城市孩子在学才艺、游历、参加社会实践、做公益，这怎么比？

在我看来，就相对的公平而言，对寒门学子最有利的，还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马文洁摘自《南方周末》2015年5月15日，黎青图)



某单位有一位青年业务骨干，人聪明，也要求进步。他有一项过人的本事，可以随时说出全世界有影响力的国家，并可以记得不少国家首脑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岁数。当然，他也记得全国著名的国企、民企主要负责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简历等。别人问他为什么有此本事，他认真地说，这些都来自他父亲的教诲，因为他父亲过去老担心不了解领导会吃亏，担心不知道领导的“好恶”自讨苦吃，担心领导会整他。所以，告诫儿子，必须清清楚楚地研究自己的领导，研究他们的喜怒哀乐、爱啥恨啥，研究他们感兴趣的和不感兴趣的事情。这样一来，竟然成为他的一种“心瘾”。结果他对什么都好奇，都想知道，推而广之就去关注社会上、世界上的一些事情了。

年轻人说，这些研究有不少好处，经过琢磨，人就可以趋利避害，不会自找麻烦，就会省去许多苦恼。这青年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一说起这事，结束语前总是谦虚谨慎地微笑，也让你散去疑惑，表明他的研究没有恶意。

整你的人，大多不如你

●朱仲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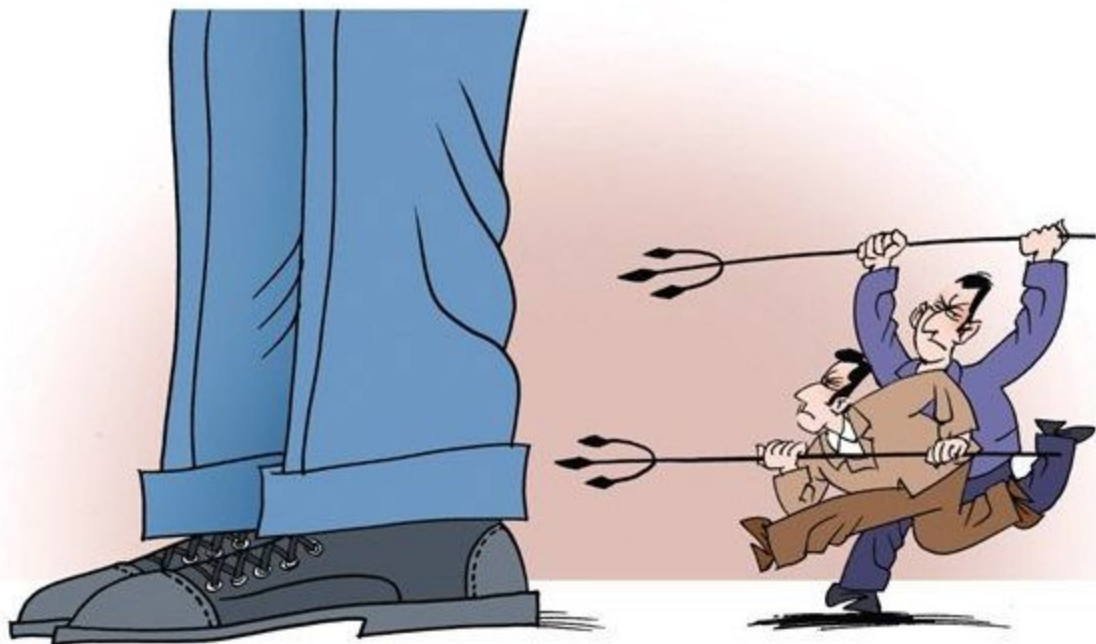
其实，有这种嗜好的人并不少。你可以随时抽查在不同单位工作的人，你问，你舅舅今年多大了？你表哥今年几岁啦？他们没几个能准确说出来的。但你问，你们一把手今年贵庚？你们领导的太太在哪里工作？他们会很准确地告诉你，而且极少有失误，像一个户籍警察。自己老婆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有什么款式，只知道个大概。但领导穿什么衣服、戴什么手表、系什么皮带、穿什么牌子的皮鞋，多数人记得很清楚，其好奇心、记忆力会吓你一跳。

社会变了，一切都在变。例如，过去用人主要是领导说了算，现在是无记名投票和推荐相结合，如果你的推荐票老上不去，你天天研究领导人、领导心理，研究三皇五帝都没有用。

无数的事实证明，许多以前被整、被贬损的人，出手的多是领导他的人、级别比他高的人。而今天，不少被整、被贬损、被攻击的人，他的对手大多是平级，或是职级比他低、影响力也比不上他的人。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去搞实地调研。并且，你会惊讶地发现，的确存在社会心理学中称的“非正式群体领袖”，他们某些时候的力量，往往高于单位领导人。现在的舆论制造者、谣言制造者、狙击手、造势者频繁出现，细细一查，发现其源头就在身边，而且攻击、贬损他的人，几乎全是平级或职级比他低的人。

我们渐渐清楚了，高手不去计较一般事，一般人却瞎操心别人的事。聪明人都知道，人在前进中，只会搬开挡道的石头，上山只会劈开影响其攀登的荆棘，而绝不会放火烧山，不会去管那些对他不构成威胁的人和事，更不会去打击其他艰难攀登的人——人家并没有威胁你、阻碍你，你仍然去瞎整、瞎弄，那将大失民心，必定后患无穷。

（启 航摘自《南风窗》2015年第18期，喻 梁图）



外快上交

老婆说：“工资上交，提成上交，奖金上交，外快也要上交。”

我说：“我哪里有外快？”

老婆说：“微信上抢的红包不是吗？”

心境

老师：“‘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四句诗表达了曹操的什么心境？”

学生：“去吃饭找不到停车位。”

以史为鉴

一哥们儿在朋友圈晒幸福并配文：一个成功的男人，有自己的事业，有个漂亮老婆，还有个好兄弟。

有朋友回复：你知道《水浒传》吗？里面有个卖烧饼的，有自己的事业，也有个漂亮老婆，还有一个好兄弟……

店名

今天路过一家店，店名叫“容嬷嬷”，出于好奇，我进店看了看，店主热情地迎上来问我：“小伙子，你是来针灸的吗？”

错了

早上同事和我说：“一个好老公钱包里应该有老婆的照片，对不对？看看我老婆，漂亮吗？”我立马义正词严地纠正他：“你错了，一个好老公就不该有自己的钱包。”

注意什么

媳妇说要买苹果 6s，这样



她的苹果 6 就会给她弟弟，她弟弟的苹果 5s 一定会给丈母娘，丈母娘的苹果 5 就会到老丈人手里，老丈人的苹果 4s 马上就会给我了。好激动！苹果怎么样？第一次用，需要注意什么？

倒霉的小偷

小偷刚抢完包，被警察追击，连忙跳上一辆车的后排座位，车前排坐着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小伙，两人回头茫然地看着小偷。小偷掏出刀子恶狠狠地说：“开车，快！”小伙转回头对着妇女说：“阿姨，别紧张，按我们学的一步一步来，踩离合，挂一档，踩油门……”

朋友圈

刚才去家附近的小店打包午饭，偶遇一个朋友，只好装作互相没看见。唉，毕竟都是有朋友圈的人，黄金周这几天他应该在法国，而我应该在瑞士。

会员卡

跟同学约见面，我提前到了，决定买两杯咖啡。结果服务员特别和蔼地问我要不要办张会

员卡，问了价格后，我觉得有些贵，但此时拒绝会显得很寒酸，于是我急中生智，问道：“是不是只能在国内用？”“是的。”“那我不办了，谢谢！”

拿不到

和老公看手相，我发现老公的生命线很长，而我的生命线很短。于是，我深情地看着他说：“我可能只能活到 50 多岁！”我希望老公能说点感人的话回应自己，谁知，他愣了一下，说：“那就别交养老保险了，反正也拿不到！”

前男友

跟老婆逛街，遇到她前男友了。老婆用犀利的眼神看着我，小声说：“老公，你表现的时候到了！”我心领神会，故意大声说：“心肝儿，逛累了吗？把高跟鞋脱了我背你！”

那小子也真狠，硬是跟着我们走了两条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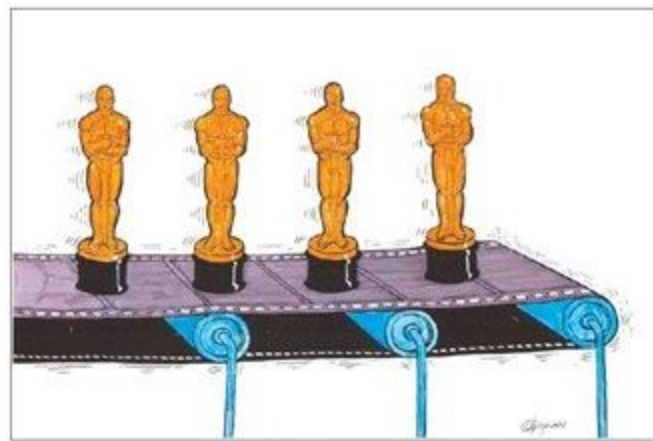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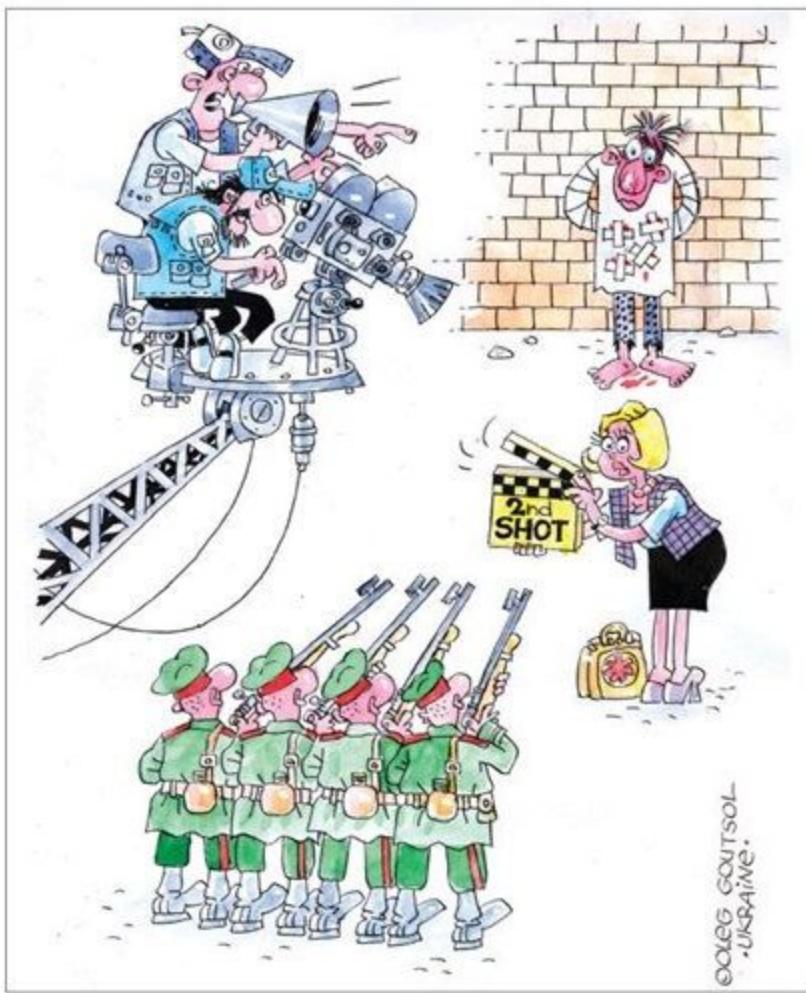
做题

老公刚到家，就收到老婆发来的短信：“1.洗衣；2.做饭；3.拖地。”老公想了想，发了一条过去：“我选 2 吧！”老婆迅速回了一条：“亲爱的，这不是选择题，是排序题。”

鼓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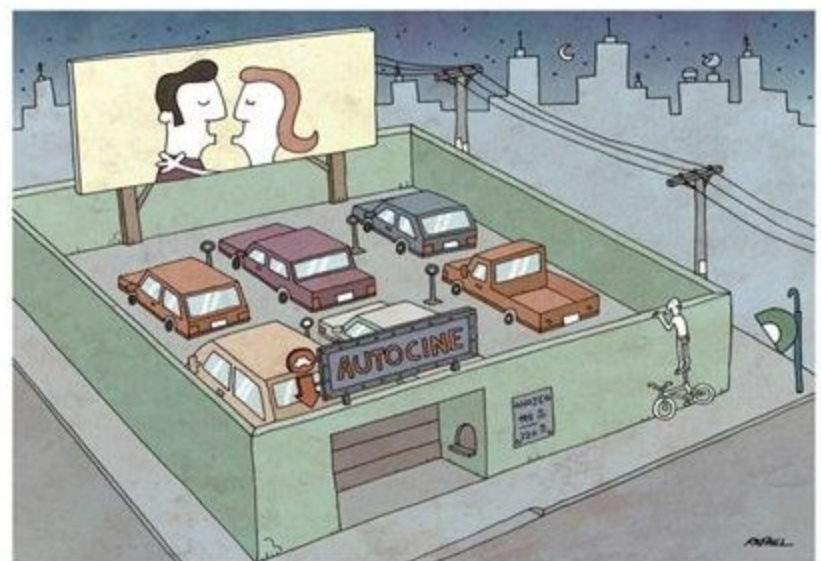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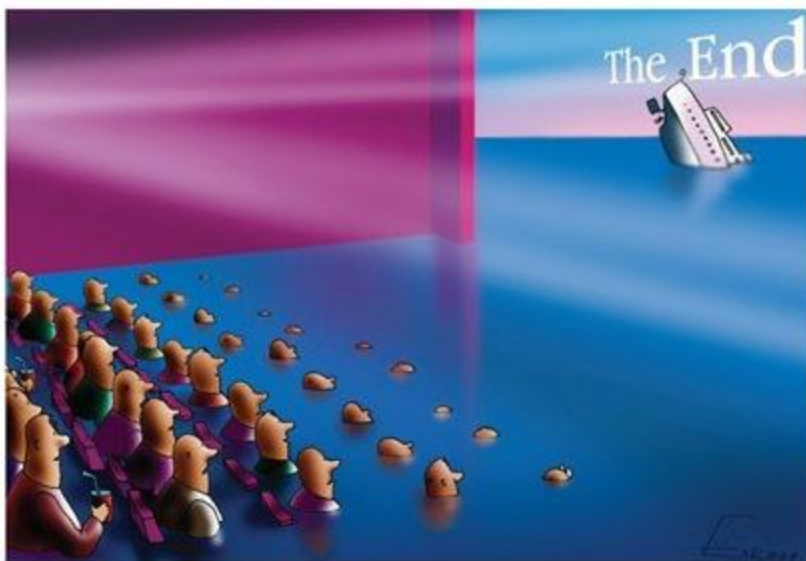
有个人在一个乐队演出结束以后，捡到了乐队鼓手的谱子，内容如下：一开始“咚刺哒刺”若干小节，当听到吉他手“吱儿”的一声以后，就开始疯狂地“咚刺哒刺”。

（水云间、解敏、周继红等摘）



电影主题漫画

(贾锐军供稿)





母亲的大碗

●铁扬

那时，乡人吃饭用三种碗，大、中、小。三种碗都属粗瓷，它们造型不规整，挂釉潦草，颜色有黑有白。白釉碗绘有蓝色潦草的图案，或概念中的花朵，或概念中的云朵，碗边用麻绳样的图案收住。黑釉碗则是清一色的黑，有的黑中还透着暗红。

中号碗用途最广，乡人吃饭多用它。小号碗属于孩子，容量是中号碗的一半。大号碗的容量是中号的两倍或更多，人们管这种碗叫钵碗，家里的壮劳力吃饭用它，有长工的人家，长工吃饭用它，那些年我们家里是有长工的。

女人们吃饭不用大碗，我母亲却有一只，这是她专用的，且每年只用一次，就是她生日那天。平时这只碗被倒扣在碗橱一个什么地方，家人很少注意到它的存在。这是一只白釉、蓝花钵碗，碗身就绘有似云非云、似花非花的图案，碗边是随处可见的麻绳图案。母亲生日这天，家人才注意到这碗的存在，确切地说，当母亲端起这碗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了。

这时的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捧出这只大碗，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换个大碗。”然后不声不响地把锅里的饭盛入碗中，坐在自己刚劳作过的灶前，呼呼吃起来。那时灶膛的余火尚在，余火映着她那张平时就显黑的脸，脸上只是一派的满足，神情十分悠闲。没有人去向母亲祝贺，几岁的我和十几岁的姐姐，只是站在厨房门口会意地交换着眼色。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对母亲生日的祝福，我们不会。那时的我们只知道这一天对于母亲来说，有别于一年中的其他任何一天——她端出了大碗。

在平常的日子里，母亲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人，她少言语，多劳作，负责全家人衣食的运转：棉花由花朵变成布，再变成衣；粮食由谷粒变成面粉，再变成饭。有着一双“解放脚”的母亲从早到晚只是在家中行走。于是院中的各个角落就会传出风箱声、织机声、刷锅声、叫鸡声、叫猪声、棒槌的捶布声，直到晚间的纺车声。母亲是没有时间和我们说话的，待到说话时，她不得不把内容压缩到

最短。“走吧。”这是她催我上学了。“睡吧。”这当然是催我上床。“给。”那是她正把一点吃食交给我，是一块饼子或一块山药。也许正是因了母亲那简短的吩咐和呼喊，我们做子女的才心领神会，无条件地接受着、执行着。

我奶奶却是一位见过世面、说话唠叨的人，她嫌母亲把饭食做得单调又鲜少和她交流，常常朝母亲没有人称地唠叨着：“给你说事，也不知你记住没记住，也不知你明白不明白。你说就煎这两条鱼……”她是说我母亲煎的鱼不合她的口味。当然，鱼在我们那里是稀罕物，我娘不会做鱼，而我奶奶早年跟我那位在直系从军的祖父在南方居住过，对鱼情有独钟。每逢这时，我母亲面对几条一拃长的小鱼就显得十分无奈，她不知在一口七仞大锅里怎





样去对待它们。家中小煎锅倒有，平时缺乏炉灶配合，只在春节时才立灶生火。

我父亲说话幽默，便过来“打圆场”，他对我奶奶说：“娘，鱼这物件怎么做也是个鱼味。”

鱼的风波总会过去。母亲还是会把做好的鱼送给奶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奶奶面无表情地撕扯着它们，嚼着。日子还在继续。

母亲又端出了她的大碗，“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每逢母亲生日，家中的一棵杏树都在开花。

有一年母亲没有端出她的大碗，那是1947年，北方农村大变革的年代，土地所有制要改革，社会各阶层要平均，富户就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命运转折。懂得政治的父亲率先将多余的土地和房屋献了出来，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一个“深挖浮财”的运动又在继续。“浮财”指的是地上和地下的宝贝。“挖浮财”要拿家中的女人说事，这种女人被称作“富婆”。政策决定要把村中一班“富婆”按坐牢的形式集中起来，让她们坦白交代。我家的“富婆”当属奶奶了。一天，当持枪的民兵要带走奶奶时，母亲站了出来，她对来人说：“我去吧。”她边说边向门外走去。于是替奶奶服刑的母亲便被带到村中一个大牢似的大屋里。

那里集中着十几名“富婆”。各家的饭要由各家去送，这时奶奶才取代了母亲在家中的位置，以“二把刀”的手艺烧火做饭，送饭的任务则落到我的头上。

奶奶把稀薄的稀饭盛入一个瓦罐，我信手从碗橱上拿下一只中号黑碗，刚要出门，奶奶把一只大碗递过来说：“用大碗。”这是母亲的大碗，我后悔自己没有想到。

我低头走过大街去给母亲送饭，躲避着村人的目光，不知不觉想到一出戏里的唱词：“天无势星斗昏，地无势草无根。君子无势大街上混，凤凰无势落鸡群。”此时，我不自量地把自己比作落魄的君子和凤凰。

走到“牢”门，经过检查，我从“号”中喊出母亲。我看母亲在一个背静处吃饭，她把饭盛在她的大碗中，想了想问：“你想出来的？”我说：“是奶奶。”母亲的嘴在碗边上停歇片刻，呼呼喝起来。那饭很稀，先前我家做饭用两升米，现在用半升。

母亲饥不择食地呼呼喝着，我看着母亲少有的

吃相，问：“娘，你为什么在这儿？”

母亲想了想说：“这要问你大哥，他懂这里边的事。”

我大哥是谁？他自抗战初投笔从戎，现正在晋东南一个地区领导这场运动。

十几年后，我问大哥：“土改非得那样搞吗？”

他说：“就得那样搞，那是革命一个阶段的需要。我在晋东南，也指示圈过人。”

这时大哥在中央一个专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部门工作。那次见面，大哥专门问了母亲的大碗。我说：“大碗还在，那不是浮财。”

大哥笑笑，重复我的话说：“那不是浮财。”

几年后，时局归于平静，我们这班投身革命的子女，有能力使母亲过上另一种生活了，便争着抢着要把她从老家接出来。然而一个噩耗传来——她去世了，得了一种没有诊断清楚的胃肠道大出血的病症。父亲虽然是医生也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后，由省城回家奔丧，才发现为母亲奔丧的兄弟姐妹，只来了我一人，他们或因路途遥远，或身有重任，我的身份顺理成章地成了长子。出殡时长子要戴重孝，打幡，摔“老盆”。打幡、摔盆是葬礼中的重中之重。

父亲决定，母亲的丧事要按老规矩办，且要办得红火热闹，鼓乐班、十八人抬的灵驾一应俱全。热情的乡亲为母亲买来崭新的瓦盆，这时父亲却有了新意，他举出了母亲的大碗，把大碗交到我的手中说：“摔它吧。”

我按照长孝子的规矩，痛哭着，跪在母亲的棺前，举着这“盆”朝着母亲的棺头，用力摔去，母亲的大碗被我摔得粉碎，我努力完成着不仅是父亲，也是全家人的心愿。

至今，我仍赞美父亲的这一举动，有了这举动才完美了母亲的丧事，也完美了母亲的一生，完美了一家人对这位女性的敬重。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从事着我的艺术事业，为研究民间的瓷绘艺术，我酷爱收集瓷片。为此我四处寻找、发现，还根据我对瓷绘艺术的知识，把瓷片编成系列。但每当我摆弄起瓷片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遗憾——我的瓷片里没有母亲那只大碗的一星半点。

（生如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母亲的大碗》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湖边水面上黄叶漂积，一大片一大片的，多得无法垂钓。钓线落在叶子上，沉不下去。

我们只好上了老旧的独木舟，划到湖中心去。那儿的睡莲已经凋谢，深蓝色的湖水看上去像焦油一样，黑亮黑亮的。

我们从那儿钓到一些河鲈。它们被放在草地上，不时地抽动，闪闪发光，如童话中的日本公鸡。我们钓到的还有银白色的拟鲤、眼睛像两个月亮的梅花鲈以及狗鱼。狗鱼向我们露出两排细如钢针的利牙，碰得咯咯作响。

时值秋天，阳光明媚，也常起雾。穿过光秃秃的林木，可以望见远处的浮云和浓浓的蓝天。到了夜间，我们四周的树丛中，星星低垂，摇曳不定。

我们在歇脚的地方生了一堆篝火。这篝火是成天烧着的，而且通宵不灭，为的是赶狼——远处湖岸上，有狼在轻轻哀号。篝火的烟味和人的欢叫，使它们不得安宁。

我们相信，火光能吓走野兽，但是有一天晚上，篝火旁边的草地上，竟有一只什么野兽怒冲冲地发出嗤鼻声。它不露身子，焦躁地在我们周围跑来跑去，碰得蒿草簌簌地响，鼻子里还嗤嗤作声，气哼哼地，只是连耳朵也不肯露出草丛。

平锅上正煎着土豆，一股浓香弥漫开来，那野兽显然是冲着这香味来的。

有一个小孩子同我们做伴。他只有九岁，但是对于夜宿林中，秋天劲烈的寒气，倒满不在乎。他

獾鼻

◎潘安荣译

◎〔俄罗斯〕巴乌斯托夫斯基

的眼睛比我们大人的尖得多，一发现什么就告诉我们。

他是个善于虚构的孩子，但我们大人都极喜爱他的种种虚构。我们绝不能，也不愿意捅穿，说他是一派胡言。他每天都能想出些新花样：一会儿说他听见了鱼儿喁喁私语，一会儿又说看见了蚂蚁拿松树皮和蜘蛛网做成摆渡船，用来过小溪。

我们都假装相信他的话。

我们四周的一切都显得很寻常：无论是那一轮姗姗来迟、悬挂在黑黝黝湖面上的清辉朗朗的月亮，还是那一团团高浮空中、宛若粉红色雪山的云彩，甚至那已经习以为常、像海涛声似的参天松树的喧嚣。

孩子最先听见了野兽的嗤鼻声，就“嘘嘘”地警告我们不要出声。我们都静了下来，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只手已不由自主地伸出去拿双筒猎枪——谁知道那是一只什么野兽啊！

半个钟头以后，野兽从草丛中伸出湿漉漉、黑黢黢的鼻子，模样像猪嘴。那鼻子把空气闻了老半天，馋得不住颤动。接着尖形的嘴脸从草丛中露了出来，那脸上一双黑溜溜的眼睛好不锐利，最后带斑纹的毛皮也现了出来。

那是一只小獾。它蜷起一只爪子，凝神望了望我们，然后厌恶地嗤一下鼻子，朝土豆跨近一步。

土豆正在煎，滋滋作响，滚油四溅。我正要大喝一声，以防獾子烫伤，然而我晚了，那獾子已纵





巧 说

●范崇义

作家贾平凹推崇：“话有三说，巧说为佳。”这与先贤所求不谋而合。

我国已故著名美学家冯文潜先生，生前处处留意探求语言艺术。早年他曾向人讲过一个小故事，说有一次他去赶集，走到一个卖陶器的摊子前，想买把夜壶，挑了又挑，都嫌太大，就对这位陶器工人说：“好是好，就是嫌大了。”这个工人如果不懂交流忌讳和语言美，便会说：“大是大，小便装得多啊！”这就粗鲁不雅了。他应声说：“哎，冬天，夜长啊。”冯老听了大为欣赏，因这句话不但文明巧妙，而且音在弦外，意味深长。

（汪 杰摘自《文苑》2015年第9期）



意 · 林

谈 闲

●胡竹峰

这世上有两样妙事：一是数钱，二是谈闲。

在乡下，谈闲几乎成了最重要的休闲方式。春天，望着窗外萌发的新绿，大家谈闲。夏天，劳作的间隙，守着树荫，在田间地头随意坐着，大家谈闲。秋天，坐在屋檐下，望着收割后的土地，大家谈闲。冬天，几个人围着火炉，在家吃着爆米花，喝着茶，大家谈闲。

说着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像说着自己的朋友，像说着自己的家人，像说着昨天。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谈闲。

我们只着眼于今天。

（旭 日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雪 隐

●周婴戈

杭州有一建筑，名曰雪隐，其名颇妙：远观云遮雾绕，若隐若现；近看晶莹剔透，空明澄澈。雪影留踪，禅意盎然。但出人意料的是，此建筑是个厕所。

厕内正壁写有简介：传说，雪窦山明觉禅师在杭州灵隐寺打扫厕所，兢兢业业，一尘不染。众僧观后顿悟：厕所与殿堂仅位置不同，本无区别，勤则明，惰则污，勤惰为源，人心为本，明污只在一念间。雪窦山，灵隐寺，当地出家人便取“雪隐”二字为厕所代称。

（安 华摘自《今晚报》2015年9月10日）

身一跳，到了平锅跟前，把鼻子伸了进去……一股毛皮烧焦的气味传了过来。獾子尖叫一声，哀号着逃回草丛去。它边跑边叫，声音响彻整片树林，一路上碰折好多灌木，因为又气又痛，嘴里还不时吐着唾沫。

湖里和树林里一片慌乱。青蛙吓得不合时宜地叫起来，鸟儿也骚动起来，还有一条足有1普特（约16千克）重的狗鱼也在紧靠湖岸的水里大吼一声，有如开炮。

次日早晨，孩子叫醒我，说他刚刚看见獾子在医治烫伤了鼻子。我不相信。

我坐在篝火边，似醒非醒地听着清晨百鸟的鸣声。远处白尾柔鹑一阵阵啁啾，野鸭嘎嘎呼叫，仙鹤在长满苔藓的干沼泽上长唳，鱼儿啪啦啪啦地击水，斑鸠咕咕个没完。我不想走动。

孩子拉起我的一只手。他感到委屈，他要向我证实他没有撒谎，他叫我去看看獾子如何治伤。

我勉强同意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密林中穿行，只见帚石楠丛之间，有一个腐朽的松树桩。树桩散发出蘑菇和碘的气味。

在树桩跟前，那獾子背朝我们站着。它在树桩中心抠出个窟窿，把烫伤的鼻子埋进那潮湿冰凉的烂木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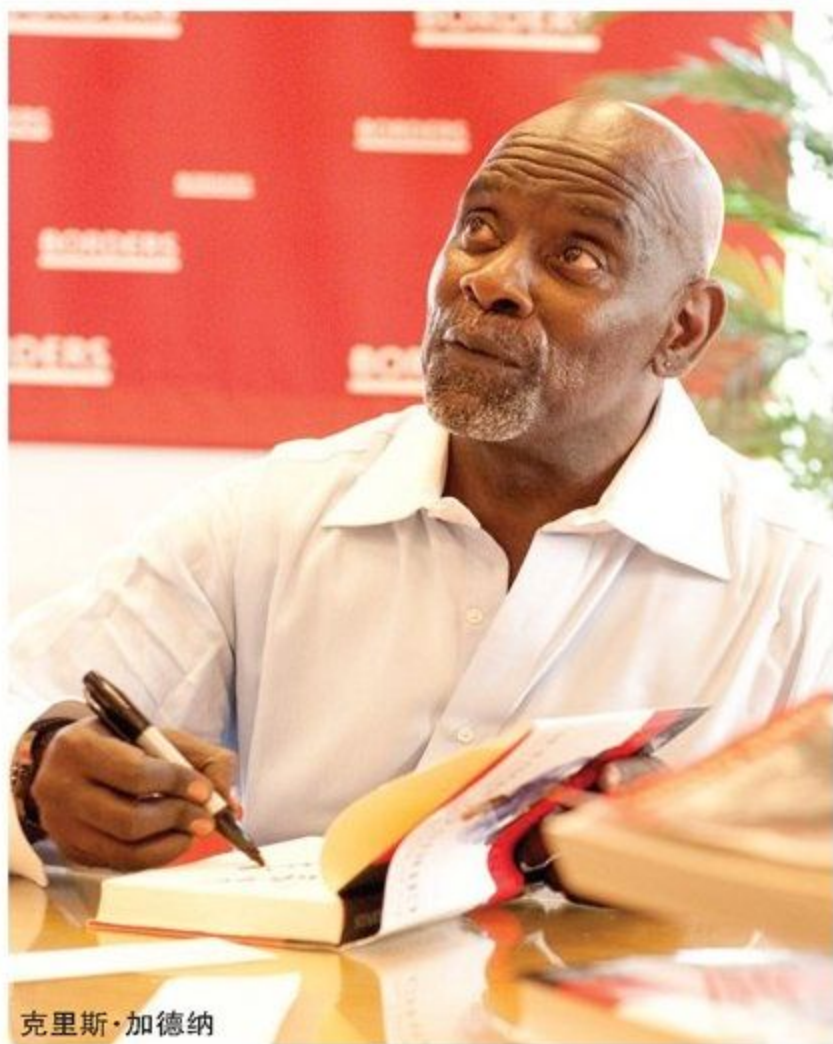
它一动不动地站着，好让倒霉的鼻子凉快一些。另有一只更小的獾子在周围跑来跑去，嗤鼻作声。它焦急起来，拿鼻子拱拱烫伤的獾子的肚皮。正在治伤的獾子向它吼了两声，还拿毛茸茸的后腿踢它。

后来，这只受伤的獾子坐下，哭了起来，它抬起圆圆的泪眼看着我们，一边呻吟，一边用粗糙的舌头舔受伤的鼻子。它仿佛恳求我们救它，然而我们一筹莫展，爱莫能助。

一年以后，我又在这个湖的岸上，遇到这只鼻子留伤疤的獾子。它坐在湖边，举起一只爪子，尽力想捉住振翅飞翔、发出薄铁皮振动一样声音的蜻蜓。我朝它挥挥手，但它气哼哼地对我嗤了一下鼻子，藏到越橘丛中去了。

从此，我再没有见到它。

（刘 彤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禽兽为邻》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克里斯·加德纳

当幸福来敲门

◎艾 可编译

克里斯·加德纳在短短几年内就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变成股票经纪人和畅销书作家，其人生故事被改编成由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如今，61岁的他作为演讲家游走在世界各地。

加德纳先生，您曾是露宿旧金山街头的流浪汉，后来成为华尔街的股票经纪人。您认为一个商人能从一个流浪汉身上学到什么？

例如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天赋。这种能力对公司创始人和流浪汉同样重要，因为两者都资源有限。另外，人们还可以在街上学会如何规避风险。

当时无家可归的您能想到今天自己会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和畅销书作家吗？

还是让我们回望更久之前，回到20世纪50年代，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长大的小克里斯·加德纳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的继父酗酒，常常打骂

他，他的母亲一再入狱。但是这位母亲也经常鼓励他：“儿子，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做成任何事。”那时我常常坐在密尔沃基市的汽车总站，看着汽车开往我根本无法抵达的目的地——克利夫兰、底特律或圣地亚哥。我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要踏遍这些城市。

您做到了。

正是这个梦想着有一天去克利夫兰的克里斯·加德纳，在过去的24个月中，站上了世界70多个国家的讲台。您明白吗？上帝的安排总是比我们想象中更合理，他不曾忽略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如何能知道，这个“更合理的安排”在何处？

您得仔细倾听、感受、观察，找出它，然后全身心地努力。我刚开始做股票经纪人时，要在办公室打好几百个电话，才能找到可能购买我出售的大宗股票的那个商人，常常在被拒绝99次之后，才终于听到一声“好”。

您如何做到让对方在拒绝您99次后仍然继续接您的电话？

我从不挂断电话。在20世纪80年代，电话还有拨号盘，我的食指常因拨太多次号而受伤，这毫不夸张。我知道，几个小时内我必须做成至少一单生意，那之后我要去幼儿园接我的儿子，和他一起在流浪汉收容所预约个床位。如果我们去得太晚，就只能睡大街了。

您的儿子克里斯记得那段时期的生活吗？

很少。在电影中，由威尔·史密斯的儿子饰演的我儿子是个5岁的男孩，但实际上，在我们睡大街的那段日子，小克里斯才两岁。

您儿子现在怎么样？

很好。他34岁了，和我一样生活在芝加哥。如果有人问起他的职业，他会说自己是为我工作。

您不希望您的儿子和您当时一样找到自己的职业道路吗？

当然，而且他也会这样做。他是一名数字设计师，我很希望知道这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但是我可能是世界上最不了解数字化的人了。

您在自传《当幸福来敲门》中强调，“把幸福抓在自己手上”是每个美国人不可被剥夺的权利。然而实际上，对您的很多同胞来说，获得职场成就和财富的机会之少前所未有。忽略这一社会现实，只是简单暗示他们“也可以做到”，这有意义吗？

到底是谁在说“机会太少”这样的话？

如今，美国年轻人的职场机会比其他任何工业国家都更加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出生在收入金字塔最底层的人，一辈子都处于这一阶层的可能性达到了70%。

尽管如此，每个人仍然可以选择如何利用自己的生活环境。举个例子，我的继父是个喜欢施暴的酒鬼，有一次都快把我母亲打死了。我和他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和他一样，我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所有的生活环境都表明，我会变得和他一样。如果我确实成为他那样的人，那么人们会说：“不奇怪，只要看看克里斯的出身就知道了……他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如您所见，我是有其他选择的。

在您的经历被拍成电影7年后，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将另一位华尔街传奇人物的人生故事拍成了《华尔街之狼》。

我根本没看这部电影。我干吗要花时间看这样的电影？那家伙是个小偷！

被称为“华尔街之狼”的乔丹·贝尔福特是一个行业的先驱，您也是在这一行致富的。

据我所知，贝尔福特是个疯子、酒鬼和瘾君子，就该成为华尔街上人人喊打的狼。在我工作过的投行贝尔斯登，也有些十足的可怜虫，沉溺于酒精和毒品，行事疯狂，但那些疯子都是真诚的，绝对不是狼。我们不会偷窃，也不会做损害顾客利益的事情，因为我们明天还想和他们做生意。这是一条虽然纤细但很关键的界限，而在过去那些年，它常常被逾越。在华尔街，犯罪后受到惩罚的人太少了。做坏事的人应该失去工作，迎来牢狱之灾。这样充满震慑性的后果也会让其他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不再随便欺骗顾客。但事实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国家，制定规则的人在经济上依赖破坏规则的人。也正因如此，金融危机才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出现，下一次经济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在上一次经济崩溃中，贝尔斯登也严重亏损，最后被收购了。

我正是在贝尔斯登学会了商业规则，它的命运让我心碎。而人们关注的总是“某个董事会成员被撤销了职务”或是“投资者损失了10亿美元”，怎么不关心一下那些失去了工作、养老金、房子以及其他一切的员工呢？

您在1987年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以“石油之王”马克·里奇的名字命名，他是一位拥有数十亿资产的逃税富商。您见过长期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头号通缉名单上的这个男人吗？

我试过联系他，但是很遗憾至今没有成功。将“里奇”放入我公司的名称中，除了我很赞赏他之外，还有另一个简单的原因。您应该知道，我仅用1万美元资金，以我的客厅做办公地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为了让名字听起来能更响亮，我想除了加德纳，我还需要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而加德纳·里奇听起来有些像贝尔斯登或高盛。您不觉得吗？事实证明，这名字不错。只有一次出了点状况：一个顾客打来电话，要求和我的商业伙伴里奇先生对话。

2012年，您突然关闭了自己的公司。为什么？

因为那时，我一生的最爱荷莉得脑瘤去世了。在她生命的最后4年，我一直在照顾她。快要离开人世时，她曾这样问我：“现在我们都明白了生命有多短暂，你准备在剩下的日子里做些什么呢？”

您怎么回答她的？

我在投资领域干了30年，已经没啥可做了。我从最底层做起，已经抵达了最高峰。现在呢？继续每天进入办公室，给出一些购买指示？不，我不想这样。荷莉7月1日去世，我7月2日就把加德纳·里奇关闭了。

那之后您就成了励志培训师。

不。唯一能够激励您的人，就是您自己。如果



张恨水有颇多雅好，仅举两例。他爱听京戏，虽生活入不敷出，“民国三大贤”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联袂演出时，他仍要用仅剩的一元钱买戏票。此次“倾囊豪举”，被他引为平生得意之事，晚年还时常提起。

这样的事很易让人理解，却也有不易让人理解的。张恨水喜欢收藏古董，但又不

雅好

● 李显坤

怎样鉴别，所以一般不买昂贵的，而是花小钱直接买些假货，由此免去鉴别的工夫和上当的苦恼。

莞尔一笑之际，忽觉这何尝不是既满足雅好，又以此娱心的良法。它强于不管后果、不计成本的贪婪及占有何止万千。

（王永文摘自《今晚报》2015年8月16日）

被卷入风暴眼，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前辈曾处于比我们更加艰难的环境中，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走了出来。您明白吗？不管是我们面临的人生困境，还是刚刚经历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曾以相似的形式出现过，总是有人背着更加沉重的行囊攀爬更加陡峭的山峰，却仍然抵达了目的地。

无家可归时，您常和儿子在旧金山格拉德教堂中过夜，如今您资助那里。您会当面对那些每晚排队争取一个落脚处的人说“你们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吗？

不久前，我在底特律1200名听众前演讲。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来自汽车行业的工程师，很多人失业了，所有人都是白人。当我说白人时，我说的并不是他们的肤色，而是他们的心态：“我上过学，辛苦工作，遵守一切规则，现在却失业了。为什么我该承受这一切？”他们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您的回答是什么？

一位听众告诉我，他曾在一家雨刮器工厂工作，后来这家工厂倒闭了。“这怎么能算是我的罪过呢？”他问。我反问他：“5年前挡风玻璃的产地转移到墨西哥时，难道不是个信号？您该趁早另作打算。”我和儿子居住的小公寓中有个洗脸盆，其上方的金属区域被我们当作镜子。我常常看着镜中的自己问：“我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对此，我给出的答案非常残酷：是我自己让自己进去的。这种认知也能带来激励作用，因为如果是自己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的，就意味着只能自己让自己走出来。不仅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组织或一家公司也是如此——想要做出改变，就必须先承担起责任。

然而问题是，凭借责任感和热情就一定可以顺利前行吗？理查德·福特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美

国梦’，一直都是水月镜花，如今更甚。”

谁说的？

作家理查德·福特。

您再遇到这个理查德·福特时，请向他转告克里斯·加德纳的话：去你的！

很高兴为您做这件事，但是您得先解释一下您的话。

我觉得，是时候用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含义来诠释“美国梦”了。一个现代化的“美国梦”不会再混淆一个人的财富和他的价值，也不会将一个人做的事情和他本身等同起来。

尽管如此，您和您实现的“美国梦”仍然是一个悲伤定律中少见的例外。

是我自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例外，您明白吗？我一直记得，在我因某次失败而沮丧时，一位老人对我说：“年轻人，如果你没办法生起火，可能是因为你的木柴是湿的。”

您拥有如此毫不动摇的乐观精神，您就没有快要失去勇气的时候吗？

有的。有天晚上，我在打了200通电话后，累得半死地和儿子一起回到住处——那是我们在街上流浪了一年之后终于找到的房子，却发现他们已经停止为我们供电，因为我没钱支付19美元的电费，我们只能坐在黑暗里。那一刻我真想大哭，然而，我平复了一下心情，点上蜡烛，仍像每晚一样给小克里斯洗澡。就在我为“我们以后该怎么办”而烦恼时，小克里斯突然转向我，微笑着说：“爸爸，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好爸爸。”您可以相信我，这是他迄今为止对我说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李中一摘自《海外文摘》2015年第9期，东方IC供图）



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股票市场又是一片哀鸿遍野的景象。这倒让我想起一个朋友，以下是他告诉我的故事。

1996年台湾股票市场行情大好时，我的朋友带我到证券公司开户。那家证券公司在15楼，楼下就有一家专卖牛排的西餐厅。经过西餐厅时，我的朋友告诉我，那家餐厅最便宜的牛排一客2000元台币，最贵的牛排甚至要1.2万元台币。记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神经病啊？哪有人吃那么贵的牛排？”

那时候股市流行的赚钱口诀是：“随时买，随便买，不要卖。”我跑去问朋友该买什么，他就告诉我：“台积电、联电啦，只要是权值股，反正你随便买就是了。”

我听他的话，拿出银行的定期存款买股票。第一次买股票，果然不到一个月就赚了10万元。我的朋友说：“赚那么多钱，一定要请客啦。”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那家西餐

厅，和朋友各点了一客2000元的牛排。

那之后，我拿出更多的存款买股票。我花很多时间参加股友社、听讲座。我很快就明白，做股票最重要的是消息。赚得最多的一次，是由于朋友从公司打听来内线消息。那次我发狠买了1000多万元的股票，之后连续3

牛排的滋味

●侯文咏

天的涨停，让我快速地赚进了200多万元。

那是我第二次走进那家餐厅。那次一共请了8个朋友，每个人都点了1.2万元的牛排。我早忘记牛排的滋味了，只记得拿到账单时，自己不断喊着：“便宜，便宜！”

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台股从1万多点跌回6000多点，拜消息灵通之赐，我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1999年行情又开

始回升，我信心满满，放胆量开始大做融资，果然隔年指数就冲上了万点。2000年3月后，股价稍跌。7月初加权指数还有8000多点时，朋友又给我提供了一只股票，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董事会开到一半，大股东上气不接下气冲出来打手机告诉我的。”

很不幸，股票一买进，隔天就开始惨跌。朋友劝我要有耐心，于是我继续融资加码。那年股价一路下跌，我有些惊慌失措，可是又不甘心股票就这么断头，只好继续向朋友借钱缴融资。我以为凭借意志力可以扭转一切，没想到股价跌势根本停不下来。我硬撑了两个多月，终于不得不接受了股票“断头”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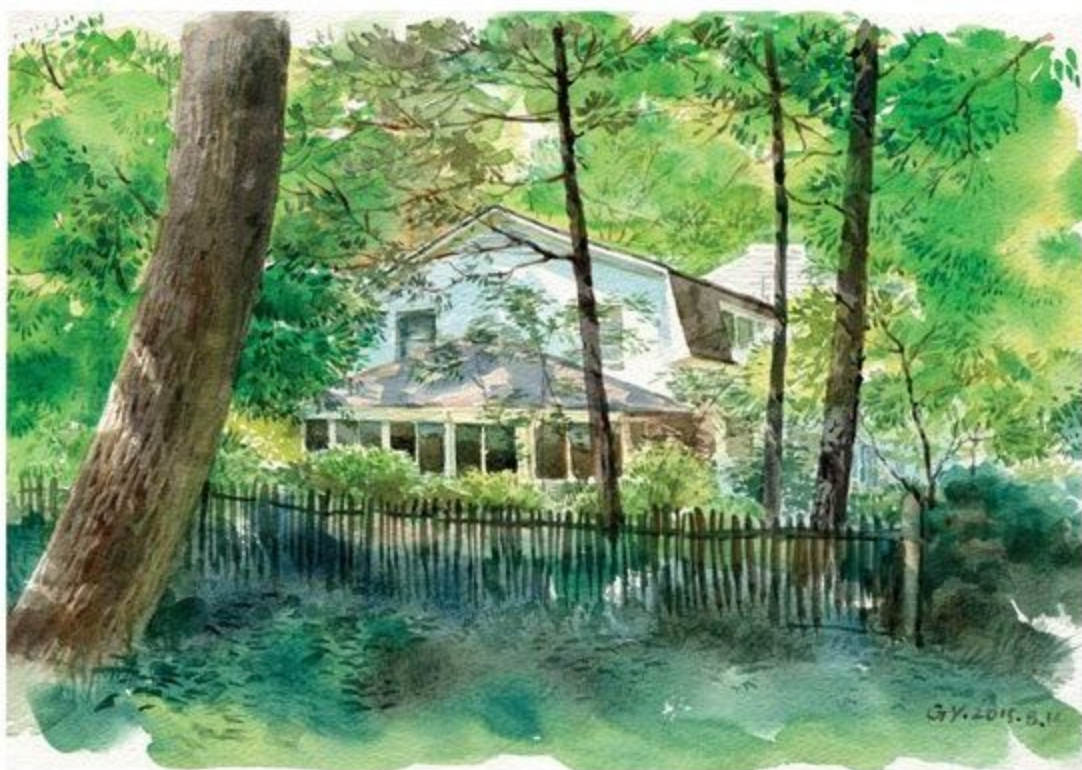
那天走出证券公司时，除了口袋里1万多块的现金外，我已一无所有了。也许有点自怜自艾吧，经过西餐厅时我不甘心地想着：“1000多万都亏掉了，1.2万的牛排又算什么？就当是个纪念吧。”于是走进那家牛排店，又吃了一客最贵的牛排。

吃完牛排，我连坐计程车的钱都没有了，只好一个人失魂落魄地走路回家。走在路上，不知怎的，我忽然记起了自己曾说过的话：“神经病啊？哪有人吃那么贵的牛排？”

走着走着，我想起这几年自己恍惚地吃了那么多次最贵的牛排，却一点贵的感觉也没有，真是荒谬。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一个人在路上狂笑起来。

（飞扬摘自新星出版社《明天再烦恼吧》一书，刘志刚图）





深山咖啡店

●绿骑士

夏天，又跑到高山上去，像是探访老朋友。

这道绵延意大利北境的阿尔卑斯山脉，被称作“大天堂”，确有人间仙境的气度。在山谷溪流边扎营安顿下来，每天，便往四周深山里走。山的夏装色彩缤纷：翠绿的草坡，苍郁的丛林，层层叠叠，村屋与路边都盛放着鲜花，小店里摆满了羊皮、牛角、牛颈铃、山果酒、奶酪、蜜糖。游人不绝，有时使人忘了是身在深山呢！我们不禁嫌太热闹了。

这天，我们不去寻名川胜境，只是沿坡后一条旅游指南上没有提到的小路而上，途中也没有遇到人。好曲折的山路啊，像缠山而上的绳索，小汽车似是旋涡上的小艇。好不容易上到山巅，静静的丛林间有个湖，然后转进一条小泥路，更是崎岖了。愈走愈窄，前面似是

无路了。岂料，一转弯，豁然开朗，宽阔无边的斜坡上，满是鲜花彩蝶，远望环绕苍郁的险峰，真是山外有山啊，围绕着这个高谷，似是个巨大的窄颈酒壶。走啊走，直到“壶底”，再没有车路了，只有几间小石屋，似是牧牛人的居所。

我们两个大人、两个孩子，背起轻便行囊，踏上屋后的羊肠小道，往山上走，愈是走得高走得远，愈是感觉到人的渺小。远望常年积雪的山峰，时间似乎也凝固了。可是，时间仍流逝着，转眼又近黄昏，我们再下到“壶底”处，往那几间小屋附近走去。咦，竟然有间小小的咖啡店，在此荒野无人之地，颇叫人讶异。走进去，厚石室内有几张笨重的木桌椅，墙上悬着干花木杖，充满浓浓的深山气息。

没有人。我们正要在一角的桌边坐下，忽然见到桌上放了本

书。一看，竟是黑塞的《乡愁》！我差点儿没嚷起来，这本曾使二十岁的我神魂颠倒的书，俨然有点儿旧情人的意味，久已没想起来过了，连黑塞的作品我也已多年没再读过。在这儿，人迹罕至、牛羊野花之地蓦然遇见，真是意外。一个眉目俊朗的青年走过来，笑了笑，匆忙地拿开了书，怕占了桌上的位置。我冲口而出说：“我很喜欢这本书。”他听懂了这句法文，答道：“我也是。”

原来他的法文很有限，只勉强明白了我们要的饮品，然后他想跟我说什么，意大利文我不懂，他只有笑着走去取饮料，然后坐到旁边的长木凳上，那儿搁着个木吉他。呷着冰凉的桃茶，莫名地很快乐。这么个偏僻山岭，有个陌生的年轻人在享受着一份我曾经心爱的宝藏。

这时，有一男一女两名年轻人走进来，还以为是客人，原来是店主的朋友，在一角叮叮地弹起吉他来。女孩是初学的，拙嫩的音符像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小精灵，探头探脑地跑出来，跃满一室。

然后，又有个稍胖的少女进来，仍是他们的朋友。她坐在长凳那边，只一会儿，却走到我们的桌边，指着小淮的胸前，笑盈盈地说：“泰泽？”

小淮戴着条项链，坠子是只张开翅膀的白铜和平鸽，有点儿像十字架的形状，是年初她到泰泽度周末时带回来的纪念品。那是法国中部一个小村庄，是推动天主教和基督教等联合运动的大本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尤其是充满理想的青年。



“我在几年前也去过呢！”胖少女拼凑起几个法文词，使我们明白了她的意思。看到这只和平鸽，她像是很兴奋，相信泰泽那种开放而特别的气氛，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猜她是很高兴遇到有同样经历的人，叽里呱啦地说了许多话，我都听不懂，只见她老是笑嘻嘻的。

坐了一会儿我们便得离去了，结这么简单的账，他们也要看价目表，像是很不习惯，相信是因为顾客实在太少吧。他们齐声跟我们道别时，竟有点儿像朋友了。走出去，背后又传来叮叮当当的吉他声，在寂静的山间让人觉得特别空灵。

我们一面下山，一面谈论着：这几个看似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选择到这样的深山中开设这么一个情调迷人的店，伴着书与音乐、和平与理想，一天中也不知可以卖出多少杯咖啡，却没有减少他们的欢笑声，这是多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啊！这几个抛弃了现代文明，投入大自然怀抱的年轻人，使我们这些冲不出尘网的人羡慕不已。

实在太喜欢那个壶形高谷了，隔两天我们再次前去。行了半天山路，黄昏时又经过那间小咖啡店，便进去喝杯冰茶。没有吉他声，里面空无一人。才坐下，有人从后室推门进来招呼，是个中年胖子，腮边一抹青灰的胡楂儿，有点儿邈邈。这儿太荒凉了，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年轻人在两天间添了二十岁？

“吃晚饭吗？”他问道。煞是奇怪，还不到六点，谁要吃晚饭？叫了饮品，他懒洋洋地端了

过来，又垂头丧气地走到门边，呆看着无尽的野花草。小室里静寂的氛围压着人，我坐了一会儿便要离去。

随口对那个人说：“这儿真清静。”

他懂法文，愤愤地答道：“太静了，这种地方，鬼也不多来一个。”我呆了呆，只听他又气冲冲地说：“本来电视台说会派外景队来拍摄这儿的风景，介绍给大众，便会有很多人来。岂料他们没有这样做，连旅游指南书上也不见提到一句，谁会摸到这儿来？”

正因这样，此地才保存了清新自然的风貌啊……这句话，才上到喉间一半，便被他怒目睁眉的神色吓得吞回肚中了。相信他跟人谈话的机会不多，越说越起劲：“我打错算盘啦，好辛苦积到钱来投资这小店，以为找到宝，竟是血本无归！”

原来他才是店主！不禁问道：“前两天我们来过，见到几个年轻人……”

他唉声叹气地说：“那是我的侄子和他的朋友，来这里度假的，已经走了。那天我有事下山，他代我看店。唉，看到别的山谷里，都是生意兴隆的……”

回程的路上，静静躺满一地的松子、无边的野花，竟好似也染了店主苦涩的神色。有人的地方便有人间烟火，高山深处也不例外啊。书声、乐声、和平鸽，都只是我们这些愚蠢的城市人一厢情愿的念头。深山的咖啡店，一点儿也不浪漫，我只能嘲笑自己。

（六月的雨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神秘旅程》一书，吴冠英图）

我亦无争， 天亦美

●刘 墉

孙先生是一位登山摄影家，爬遍了国内的大小名山，也照了成千张的风景照片，可是当朋友欣赏他的作品时，他总是遗憾地说：“就是那么巧，每次看到最美的风景，都是在我底片用完的时候。”听到的人则在背地说，他那样讲，是与歌星自称感冒喉咙不好，有着相同的心理。

问题是，在爬山时，大家确实看见他底片用完，又遇到美景时捶胸顿足的表现。有时在下一站买到底片，他甚至会沿原路跑回去补拍，只是多半怅然而返，天光云影，才隔一小会儿，居然全变了。

有一次，同行的人特别为他带了一卷底片，果然他底片用完，又遇到10年难见的美景，那人便将底片交给孙先生，岂知当他装妥，从取景镜望出去，又是频频摇头，洗出来之后，还是不满意。

孙先生恨那大自然总是跟他过不去，终于放弃了摄影。妙的是，从他不带照相机起，每一次的旅行，从头到尾都有数不完的美景。

“恐怕只有在不汲汲营营的时候，才能无拘无束地欣赏。”孙先生说，“我亦无争，天亦美！”

（天堂飘雪摘自文化艺术出版社《点一盏心灯》一书）



说说郑和下西洋

●押沙龙

古里是中国古籍中的叫法，现在的通用名是卡利卡特或者科泽科德。古里位于印度西海岸，从这里往西，可以直航非洲和阿拉伯；往东，可以前往东南亚。古里既扼东西方海上交通之要道，自身又盛产香料，所以从很早的时候就是一座海上重镇，获得了“香料之城”的称号。在航海史上，古里有一个传奇的历史——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两个顶级的航海家都来到这里，又最终都死在这里。这两个航海家，一个是达·伽马，另一个就是郑和。

郑和与他的船队

郑和的身世其实颇为凄惨。他原名马三保，是云南的回族人。他的家族也算是高门大户，父亲还亲自去过麦加朝圣，在当地很有声望。但后来明军灭元，南征云南，郑和家就倒了霉。他父亲死于战乱，10岁的郑和也被捉去活活阉割。郑和从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少爷，转眼家破人亡，沦为太监，其间的种种屈辱与苦楚，令人难以想象。后来因缘际会，郑和进入燕王府，慢慢成了朱棣身边的红人。等燕王起兵，建文逊国，郑和也跟着发迹，做了内官监太监。不过据说郑和的相貌很武猛，

行如虎步，声音洪亮。永乐帝挑选船队统帅的时候，郑和这种威武的相貌似乎就起了一点作用。

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着一支庞大的船队出发了。

郑和下西洋这件事，很多地方都扑朔迷离，争论很多。对船队的人数，大家没有多大异议，比如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全体人员是27800人。此后大致保持这个规模，变化极小。船只的数量和种类也没太多争议。还是以第一次出航为例，郑和船队有5种船：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共计208艘。

但是船有多大呢？这方面的看法尤其不统一。大家最关心的是最大的“宝船”。按照传统说法，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这个数字出自《瀛涯胜览》一书，其他资料都是从此处援引。但是很多研究者并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主要是因为这个数字太大了。它折合成现在的长度大约长138米，宽56米。木质帆船超过90米就大得很不妥当了，在结构应力上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在海浪拍击下更容易变形。138米长的木帆船，多少让人有点难以置信。再说，不少学者认为这个长宽比不合理，觉得这样的船在海上运转起来太不方便，速度也上不去。还有专家出来考证，认为原本《瀛涯胜览》里是没有这个数字的，直到嘉靖年间才有好事者加进去，所以完全不可信。

但是拥护者也有不少，他们也提出了很多理由。关于争论的细节，这里无法仔细罗列。但是各方的意见实在是差别极大，比如南京博物馆考古专家王志高认为宝船排水量超过两万吨，台湾海洋大学教授苏明阳则认为排水量只有1000吨左右。

如果我们相信郑和的宝船是两万吨巨轮，那确实太震撼了。如果我们采纳最小的1000吨，郑和的宝船就没那么神奇了。

总之，在研究者的讨论中，郑和的宝船就是这样忽大忽小，神奇莫测。

船队是怎么航行的

现在船只航行需要实时了解自己所处的经纬度。可是在郑和那个时代，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经纬度呢？测纬度是有办法的，这个比较



简单。北极星几乎就在地球自转轴的正上方（有微小的偏差），你只要测出它的仰角度数，就能够判断出自己所在的纬度。

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无论是欧洲人、阿拉伯人，还是中国人，就都会测纬度了。他们用的具体工具有差异，就像欧洲人用航海星盘，中国人则用牵星板，但它们的基本原理是差不多的。郑和的牵星板并不复杂，就是用一个木板放在跟眼睛水平的位置，眼睛和木板的距离固定，然后抬头看星星。配套的木板是严格标准化的，一般是12块，分别称为“一指”到“十二指”。如果还看得见星星，就换一个高点的木板，如果看不见了就换一个矮点的木板，直到木板的边正好对着星星。从木板的高度就能推算出星星的仰角，从而知道自己的纬度。

当然，郑和并不需要真去用木板高度去算仰角，他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纬度的概念，但是他只需要记住现在的位置是几“指”，对他来说就够了。郑和的《过洋牵星图》里都是这样的记载：“丁得把昔过洋看北辰星七指平水。”翻译过来就是：我在丁得把昔这个地方，测北极星时用的是第七块木板。

但是经度就测不出来了。当时全世界的航海者都不会测经度。那怎么航行呢？郑和用的办法是循“针路”而行，这个航海办法并非他的首创，可能宋代就有了。

要解释“针路”这个概念，可以先看一下《郑和航海图》里的记录。比如下面这一段：“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船收木骨都束。”这是什么意思呢？

“庚酉针”比较好解释。当时人在罗盘上用子丑寅卯这些字指示方位，所谓庚酉针，就是西偏南262.5度。比较费解的是这个“更”。“更”本是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后被用于航海，成为一个重要的航海术语。每一昼夜分为十更，“一百五十更”就是15天。但这个没有意义。今天风大，你往“庚酉针”方向开15天到了，明天风小，我开15天还在海里呢。所以这里的“更”就不是单纯的时间，而必须加上一个前缀：在标准航速下，开一更天的时间。标准航速怎么确定？说起来办法颇为简

陋，就是让一个人站在船头，向海里扔下一个木片，同时用一种固定的步速往船尾走。如果走到船尾的时候，木片也同时到达了船尾，这就说明船是标准航速；如果木片还在船的中间，就说明是半个标准航速，这时候船开两更，才能对应针路上的一更。所以上边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船从官屿溜（现在的马尔代夫）出发，往西偏南262.5度方向开，在标准航速下开15天可到木骨都束（现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

郑和船队航行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但真执行起来，光是测量航速，就需要大量的、烦琐的工作，而且帆船一旦被风吹得偏离航向，就需要重新计算，重新调整，其中不无风险。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坏

血病。人如果长期吃不到新鲜蔬菜和水果，体内缺少维生素C，就会得坏血病。这个问题让欧洲航海家特别头疼。还是以达·伽马为例，他的160名船员里，据说最终死于坏血病的多达100多人。但是郑和船队里似乎没有关于坏血病的报道。这是为什么呢？有人做出了种种解释，比如郑和带了大量豆子，在船上发豆芽给船员吃。也有人说是跟中国船员习惯喝茶有关。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于非洲



瓦斯科·达·伽马

和印度，也走过郑和走过的很多航线，但也没听说他们大量死于坏血病的。饮食习惯可能确实是避免坏血病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一个因素，那就是达·伽马、麦哲伦他们中途无补给的连续航行时间更长。

七下西洋

西方殖民船队往往是富有高度攻击性的，手段非常残酷。相比之下，郑和船队则表现得相当文明。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海域，郑和没有强大的对手。欧洲人还没有出现，德里苏丹国和帖木儿帝国则已衰落分裂，其他小国更不足为虑。可以说，郑和统率的是一支无敌舰队。但是郑和没有怎么使用武力，7次航海中，只发生了3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一次是剿灭了某个华人海盗集团，一次是卷入



了苏门答腊的内乱，一次则是途经锡兰时，锡兰王派兵进攻船队，结果被郑和俘虏解送中国。按照《瀛涯胜览》的记载，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完全是一派喜气洋洋的场景，首领欢迎，商人满意，群众拥护。为什么明朝人和欧洲殖民者的表现会如此不同？这是因为在本质上明朝人更文明吗？有这个可能。明朝人从没有像葡萄牙人那样渴望占据海外领土，建立商业殖民地。他们没有使用武力的需要，因此他们的行为也就更加自然和文明。

和以往的某些说法不同，郑和船队并非单纯为了“宣国威于海外”，而是出洋做“散财童子”去了。他们很热心地做贸易，对价格也很敏感。比如他们在古里的时候，就和当地人讨价还价长达一两个月之久。郑和用瓷器、丝绸之类的货物换回了很多海外异珍，比如胡椒、苏木、龙涎香、玛瑙、珊瑚等等。他甚至还给皇帝弄到了几头长颈鹿，大家都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麒麟，永乐帝就留下来当麒麟养。这些记载都很有趣，但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有一件事我始终觉得有点困惑。郑和他们对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留下了详细的记载，但始终没有提到过这样的问题：大地到底是什么形状？在海的那边还有什么？

郑和跨海10万里，航程直到索马里，但非洲大陆是何形状，眼前的陆地之后又有何海，记录中从没有谈过，也没有猜过。从这个角度上说，郑和是旧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航海家，而不属于新时代。

再也没有第八次

郑和为什么下西洋？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案，比如寻找建文帝，比如实施对帖木儿帝国的战略包围，比如扬威海外，比如开拓贸易，比如震慑倭寇等等。这个问题有这么多答案，正说明了在它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强烈的需求推动，大家都不太确定郑和为什么下西洋。也许正因如此，在郑和死后，明朝就再也没有派出过新的船队，而葡萄牙人的船队却前赴后继，一波又一波地前往亚洲。

明朝官僚阶层反对郑和远航。成化年间，皇帝派人查阅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甚至把资料藏匿起来，不给皇帝看。刘大夏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事实上他的估计还是

保守了，根据明朝笔记《广志铎》的记载，郑和下西洋带走700万两银子，最后只剩下了100多万两。如果加上造船等前期费用，所费肯定不下千万两白银。但是郑和下西洋就没有收益吗？当然有。先不说给皇帝带来的珍宝，郑和的远航对民间经济也是有推动的。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里就说，郑和下西洋导致“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当然他写的是一本记录海外交往的书，在这方面也许有溢美之词，但是郑和下西洋对明朝经济的刺激肯定是相当强烈的。再说他还带回来那么多海外珍宝，那些珍宝又到哪里去了？

问题是，它也许对明朝整体经济有益，但在朝廷的财政收支表上，郑和船队就是个巨大的赔钱货。对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来说，政府直接从大航海中获得收益，对政府来说这是个赚钱的买卖，所以对此格外起劲。但明朝政府却不能从大航海中直接获得财政收益，户部看到的就是赤字。你可以讲大道理，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皆富，政府安能独贫？可是那种曲折隐形的收益，怎么能弥补眼前账本上的巨大亏空呢？你也可以指出皇帝的库房毕竟多出了许多珍宝，可是这些珍宝又如何转化为政府财政收支表上的收入呢？

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在郑和之后，中国船队确实撤出了印度洋，那里的贸易被阿拉伯人控制。在东南亚，中国人却变得更加活跃，甚至建立了很多固定据点，但最终他们还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新时代里，游戏规则已经不同，海外开拓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武力做支撑，而明朝政府没有从中得到巨额收益，也就不会派出船队去保护商人。万历年间，西班牙人发动了马尼拉屠杀，上万华人遇难，从此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力量一蹶不振。明朝政府对此完全无动于衷，这个决定两国海外力量对比的大事件似乎跟政府毫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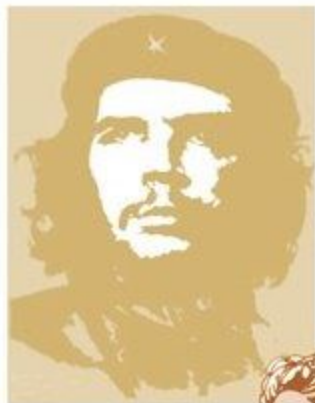
郑和和达·伽马，这两位都死在古里的航海家，一个指挥着两三万船员、200多艘船只，另一个则不过几百人、4艘船。但是未来属于达·伽马，而不是郑和。在达·伽马船队的背后，是葡萄牙整个国家上下一心的财富欲求，而郑和远航的动机却含糊暧昧，更多的是靠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在推动。也许正因如此，古里才成为葡萄牙在亚洲的发轫之处，大明王朝在印度洋的终结之地。

（芊芊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本刊有删节，于友善图）



一次

● 陈绮贞



维姆·文德斯出版过一本摄影集《一次》。我很喜欢这个书名，摄影、绘画、写作乃至人生，是“每一次”，也是“第一次”。这“一次”，颇有此时此地的意味。

1839年，法国画家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被拍摄的人要站上30分钟，才能有足够的曝光量，让底片感光。当时的人们为此惊讶不已——一张小小的纸，上面有缩小的自己，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为此惊讶是什么时候吗？孩子第一次从镜子里辨认出自己，开始有了“自我”的概念，长大后不经意间从录音机中听到自己的声音，或从照片上看见自己的样子，“原来这就是我”的想法，总是透出一种清凉感。

旅途中，我会把糖果和圆珠笔当作礼物送给小朋友；从台湾带了“拍立得”，我也会给遇见的人拍照，把照片当作礼物送给他们留念。大多数人没有见过“拍立得”相机，当渐渐浮现自己的影像时，都会露出孩子般的惊喜。

一次迷路，经过一个“老人之家”，透过敞开的窗户看到老人们面无表情地坐着。收音机的声音非常大，墙上挂着切·格瓦拉的肖像，天花板上有一个大吊扇在慢慢转动。长廊上站着一位年轻的女人，她疑惑地看着我。

我问：“我可以进去吗？”

她微笑着说：“可以。”

我拿出相机，想拍他们，有人露出了敌意，手在空中挥动，想挥开我的注视和干扰。于是我放下像武器一样的单反

相机，拿起“拍立得”，拍下紧盯着我的一双眼睛。她伸长了脖子，站在切·格瓦拉的肖像下，全身散发着一种战斗的姿态。我拿着尚未显影的照片，她顺手接过，正反两面不断翻看，狐疑地看着我。我用西班牙文说：“等一下。”我说了她能听懂的语言，似乎取得了她的信任。她安静地低头注视，当影像完全显现时，她突然惊呼，引来其他人的注意。她向其他人展示这张照片，整个老人院开始骚动，大家都站起身，围着看那张照片。

有位老奶奶直接走过来，用指尖指着自己的鼻子，接着退后，双手放在两腿旁边，站定，我想她知道拍照的基本动作。我为她拍了一张，她对什么都没出现的照片感到困惑。第一位拍照的婆婆很有把握地对她说：“等一下。”于是，两个人安心地等待着。当看到自己的影像时，她开心地张着嘴，眼神充满喜悦，像是少女般笑着举起双手大喊：“Magic（魔法）！”

手里紧紧捏着照片，在拥挤的客厅，有的人随着收音机的音乐舞动身体，有人唱起了歌。

我想起《百年孤独》中的文字：“这个世界还太新，来不及命名，需要用手指去指。”时代更迭，终有一天人们会忘记古人结绳记事，用一条平凡无奇的绳子，打出第一个代表“你”和第一个表达“我”的那神奇的“一次”。 ❀

（筱语摘自中信出版社《不在他方》一书，杜凤宝图）



● 七
董
年



枕草子

那天晚上她敲开我房间的门，送给我一本《枕草子》。她说，这本书，也许你会喜欢。

那一瞬间，我望着这本书，恍然间回到了尘埃中。

十几岁时喜欢过一个人——面容素净如雪般的高个儿少年，看起来清清爽爽，像是操场跑道边一棵沉默的翠绿杨树。

那年，从秋天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天天走路回家，我就远远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以至于他的每一步姿态，我都谙熟于心。熟知他住的院子，熟知他会偶尔在画具店和书店停留，熟知他走路从来不会回头和左顾右盼，熟知他习惯将双肩包单背在左肩上，熟知他因自幼习字而写得一手流畅的行楷，熟知他十分喜欢看书。

他是那样姿态端庄的少年。我知道他与所有人

都不同。他左右手均可以写漂亮的字，手腕上系着黑色的细线，上面还有一颗纽扣，我曾经趁他离开座位时，翻开他反扣在书桌上的一本书，是川端康成的《雪国》。

喜欢看这类书的年轻男孩不多见。

姑妈从英国回来的时候，送给我一支从莎翁展览馆附近的纪念品店里买回的鹅毛笔，15英镑，金色的笔尖，浅棕色的羽毛笔杆有近一尺长。握笔书写起来竟有飞翔的诗意。我拆开朴素简洁的包装，欣喜的瞬间，第一个想起的人便是他。

那日下午我骑车穿越大半个城市，去书店里买来一本薄薄的英文字帖，开始练习写漂亮的圆体字。因为在老师给全班放电影，镜头里闪过一篇漂亮的圆体字书信的时候，我偶然听到他惊叹“太漂亮了”。我知道，他是沉默寡言的人，从不喜形于色，他定是非常喜欢圆体字。

在那年春天结束的时候，我开始夜夜在台灯下透着灰白的薄纸，蘸墨临帖。连鹅毛笔的笔尖，都被磨得光滑圆润，使用起来顺手舒心。那些用来重复临摹拉丁字母的纸，摞起来已有厚厚一沓，看上去仿佛一场无疾而终的爱恋。

那封信，我几乎写了两年。夜夜而对着信纸，我像得了强迫症似的练习如何把每一个字母都写得像一首诗。想象着如何以像电影场景一样的方式交给他，然后获得他掌心的温度，以及像花荫下的苔藓一般青郁的恋情。

在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终于决定去找他。

那天是他的生日。我带着写了两年的信，最后一次跟着他回家，那条路我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夕阳之下我在他后面走着，一直凝视他的背影。两年多的时间，那些因为他而天真又卑微的时刻，声势浩大地清晰浮现，在内心深处摇摇欲坠，心跳变得粗犷激烈。

我想，我一定要把信给他，再这样下去我会死掉。

追上他的那一刻，我深吸一口气喊住他，把信交给他。他略带诧异地点点头，拿过了信，然后转身继续向前走。我亦转身，却竟然双手捂面，禁不住即刻哭出来。

那个时刻我怀疑，难道这就是我用两年、七百多个日夜，换来的一个潦草结局吗？他又怎能知道，白纸上那些花纹一般繁复漂亮的英文，是我用整整两年时间，夜夜在灯下心酸莫名的想念



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半干旱平原上，一群麻雀一般大的名叫拟厦鸟的小鸟，在一棵大树上合力搭建了一个长约6米、宽约4米、重近1吨的巨型鸟巢。巢内辟有100个隔间，每个隔间住3到4只鸟。这些隔间避免了阳光直射，即使在炎热的夏季，隔间里也比较凉爽。出入口开在隔间的底部，飞翔在鸟巢上空的老鹰看不到出入口，有效保护了巢内的小鸟，特别是雏鸟的安全。鸟巢的建筑材料是小树枝、草、羽毛，和不知从哪里叼来的棉花球。美国迈阿密大学生物学家加文·雷顿说，这个地球上最大的鸟巢已经存在一个世纪了。这个巨型鸟巢是除了人类的摩天大楼之外，脊椎

那是人类才犯的错误

●夫林



动物所建的最大的建筑物。

拟厦鸟的这栋建筑，设计之科学，施工之精美，寿命之长，都令人惊叹。但鸟儿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估计到大树的承重能力。由于建筑物的体量越来越大，超出了树的承重极限，树最终被压垮了，鸟巢损毁，拟厦鸟四散逃亡。

其实那是人类才犯的错误，人类虽然认识到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但破坏生态的行为还是不断出现。鸟巢把大树压垮了，鸟儿可以展翅飞走；人类破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又能逃往哪里？

（华玉瑶摘自《中外文摘》2015年第18期）

中一笔笔练习出来的告白。

那日我头一次觉得自己无限卑微，所有独自天真幻想过的美好方式，只兑现了一个最仓促潦草的现实。我捂着脸，泪水几乎要从指缝间流出来。那样的感觉，似乎比日后与他的接触更让我刻骨铭心。

我记得在毕业前，他曾经主动联系我。

在他家里，我看到与我想象中一模一样的情景：整齐得一丝不乱的房间，藏蓝色的窗帘、床单，白色的桌面、地面，干净得几乎令人有些偏执感。书架上摆满了书，其中有大部分是日本名著。他尤其喜欢川端康成、清少纳言、吉田兼好、松尾芭蕉的作品。他阴郁的气质，果真与他的阅读偏好吻合。他取下一本《枕草子》，说：“这是清少纳言的随笔，我很喜欢，送给你。”

回到家之后，我打开那本书，看到里面夹着的一封信。字迹相当漂亮，一如我早就熟知的那样。我匆匆扫一眼，因为担心不祥的结局，却又忍不住抱着欣喜的期待，所以鼓起勇气即刻翻到信纸的最后一页，果然，在结尾处写着“非常抱歉”。

那一个时刻我的头脑中有着瞬间的空白。如同那些烂俗的武侠片里，最锋利的刀总是会在留下伤口的一小段时间之后才会让人倒下，而又要过很久，才可以看到鲜血流淌。

那个夏天就这样淡出了生命，仅仅成为记忆的一部分。

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又见到他，大家还会一起喝啤酒、唱歌，最后分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互相拥抱。

当轮到他的时候，这个曾经占据了我全部心思的少年紧紧地拥抱我。他清晰而灼热的心跳敲打着我耳朵的鼓膜，令我忽然间感到呛然的眼泪夺眶而出，头脑中闪现的是那两年寂寞卑微的少年岁月。我此刻埋在一个曾经等待过的怀抱里，却因再次怀抱了曾经的等待，而终于明白成长的意义。青春的奢侈，便在于能有足够清澈的心情，用七百多个夜晚去写一封饱含深情的信，给一个并不属于将来的人。

此后的人生，我也许再不会用两年的时间，练习为一个人写一封信。

再不会跟在一个人后面，目送他回家，看着他的背影，充满感伤入骨的欣慰。

再不会暗自祈祷着用最优美的方式相遇，却在仓促转身的那刻痛彻心扉地哭泣。

数年之后，我阴差阳错念了英文专业。许多人称赞我写得一手整饬而漂亮的英文书法，我微笑着，那个时候总是会忽然想起他来。

彼时，在灯下一遍遍在白纸上临摹圆体字，心绪被一帧模糊的少年残像所啃噬的青春岁月，再也不会了。

（余长生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被窝是青春的坟墓》一书，刘程民图）



是教养让你跟别人不一样

●刘主编

1

经常坐火车往返两地，每次在卧铺隔断里都能遇见整个车厢最淘气的孩子。

中国的父母经常误解“淘气”和“可爱”这两个词的含义。小孩大声喊叫，满车厢跑，声嘶力竭地哭闹，上蹿下跳，父母就在一旁微笑，放任自流，以为这就是孩子的天性，真可爱！

更糟糕的情况是，孩子一边闹，父母一边打。我见过一个母亲，直接打孩子的脸，孩子也顽皮得厉害，除了疼痛，毫无自尊受挫之感。打了一会

儿，母亲也累了，孩子跑过来，抱着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最爱你了。”于是母子又相拥欢颜。

放任和暴力可能都出于爱，放肆和依赖也都是幼儿的天性，可这样淘气的孩子在成长中要被打上何种烙印，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呢？

2

我来自一个小城市，自登上离家的火车起，就时时警醒，怕自己的言行招来“没教养”的评价。

小学三年级时迷上了说脏话，以为这里有组合词汇、描述细节和发挥创意的空间。十岁的小孩哪里懂男女之事，不过就是学大人样，把话往肮脏了说，把对方的远房亲属挨个点名。终于有一次，跟一个同学楼上楼下骂仗时被老师听到。

以为一定会被老师骂并请家长，忐忑了一个早晨。直到晨会结束，老师把我喊过去，轻描淡写地说：“你说这样的脏话要是被路过的人或者院子外的居民听到多不好，人家会怎么看待你？”

那次谈话后，我好像突然丧失了骂人的能力，最多也就是写文章时偶尔表达愤怒。这次和风细雨式的批评对我影响至深，那是我第一次有了“觉知力”——觉知到没教养绝对是件值得羞愧的事。试想如果她因为我骂人而骂我，我一定不会那么屈服，也不容易自我反思。

3

我去听钱复和白先勇的讲座，两位先生差不多同龄，都是台湾有影响力的人物。

钱先生穿西装系领带，说的每个词都清晰准确。可能是做过“外交部部长”的缘故，他的语言极为得体。到底是“交往”还是“交流”，是“相识”还是“熟悉”，用词都一丝不苟。

白先生着长衫，是留美的小说家。许子东先生评价他时用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说他“从百年中国内忧外患到百年中文内忧外患”。白先生对现代中文有一种忧虑，在我看来，这种忧虑倒不是对华文文学的，而是因为中文语言的教养正在走下坡路。

我在台湾的半年经常遇到台湾人跟我对“暗语”：我去、你妹呀、擦、滚粗、威武……我每次都把这些语言视为一种侮辱，虽然他们的本意可能





畏惧是什么？畏惧就是心存制约，就是知道有些事自己是不能做的，就是知道世界上并非只你一个人存在，就是知道世界上除了你的愿望，还有另一种或另几种愿望，除了符合你的方向的行动以外，还有逆向的及旁向的努力，事物发展的方向除了你希望的可能以外，还有另一种或另几种可能，就是承认世界的状况并不是取决于你的一厢情愿。于是，你会遇事三思，你会兼听四面八方，你会不为己甚，你会留有余地，你会克制自己。畏惧就是知道

畏惧也是一种美德

●王 蒙

一己的渺小和时间与空间的无限，畏惧也是由于你知道自己知识的不足恃，还有大片的黑洞摆在你的面前。

物质的世界存在于人的心灵之外，物质的世界具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这个规律你得尊重，必须尊重，不可以不尊重。反正你必须对主宰世界的规律，或者人格的抽象的神祇，或者某个理念心存敬畏。

（孤山夜雨摘自《滨海时报》2015年9月14日）

只是为了用一些他们认为大陆人常用的语言跟我拉近距离。我通常会正色地告诉他们，即便在大陆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说话，而且这种语言真的不美。

中文是一种很美的语言，它的发声方式、咬字归音、气息连贯使它堪称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如果一定要用一种阴阳怪调，内心鄙视嘴上却觉得有趣的语言来跟我对话，我会看破他的“敌意”，并坚决回击。

谦逊是一种教养，自尊更是。

4

承蒙错爱，我受到过一些表扬。

课堂上，老师指着我说，你，韩国人；在台北，朋友说，你还真不像大陆人；在尼泊尔，有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刚工作的时候，领导说，你真没有在国外留过学？

我感激这些显而易见的表扬，但往往更愿意转个弯来理解。我来自中国，一个公共场合有人抽烟、餐馆和地铁里有人大声喧哗的国家；我没有留过学，我所在的学校，大家在图书馆占座位，也没人质疑学校损害学生尊严的恶行。

是的，我来自这里，也曾经想过离开这里，变得跟这里的人不一样。但在台湾的最后两个月，我渐渐明白，人必须有对土地的归属感，这将带来对身份的认同，人只有与孕育自己的土地相连才会有能量。

越是失望和疏离，越要用更多的爱绑定这种关系。显而易见，这种选择注定将面临无比艰辛的道路。

5

即便不能改变什么，但至少努力做一个有教养的人。西方和日本最值得尊敬的不仅是科技和国

力，还有因教养而汇聚成尊严的社会氛围。

我路过地铁和火车站安检处的时候，看着行李从扫描仪里连滚带爬地翻出来，乘客要弯着腰去捡起来。一个有教养的设计者应该把这个台面提高40厘米，让每个人可以有尊严地拿起东西。

我在车站等地铁，听见两个法国人在聊天。他们用鄙夷的眼神看着突然插到他们前头的两个人，然后用一种很少有人懂的语言品评这件事，他们的嘲笑刺痛了我。我从来不相信一个外国人会像本国人一样爱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他们爱的是机会和GDP增速。

中国春秋时期就强调“礼”，那时候西方很多国家还在茹毛饮血。“不食嗟来之食”“慎独”“黄钟大吕”都显示出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早强调教养的。教养是一种社会价值：照顾妇女，体谅周到，谈吐文明，举止得体，平静时保持微笑，危难时保持冷静，有爱的能力，重视家庭。泰坦尼克号沉船时，并不是每个人都在求生，那些看起来更能改变世界的男人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女人和小孩，那些可以独自逃生的妇女选择把人生最后的时刻留给爱人，那些有教养的老夫妇选择长眠海底，那些工作人员选择在沉船上坚守到最后一刻……

6

教养跟贫富无关。飞往法国的头等舱上也有没教养的行为，偏远乡村田埂上的人们也知道礼义廉耻。

所谓教养，简单地说，就是不管你的出身和背景如何，都努力做个更好的人。

（陈金峰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一书，王 青图）



一个人的餐酒

●詹宏志

如果让一种有前菜、有主菜，慢条斯理佐以餐酒，最后还要以甜食咖啡作结的“慢食”从此濒临灭绝，那么还有什么“美好生活”可言呢？

意大利中部的文艺复兴古城佛罗伦萨，市中心华丽炫目的大教堂背后的巷子里，有一家喧哗的小餐厅。这家餐厅名叫“不拘小节餐厅”，我手上有几本旅行指南都介绍到它。这里每天挤满当地的食客，并且不接受订位。

我们绕过游客如织的大教堂广场，拐进古色古香的鹅卵石马路，在窄隘的街道旁，一个狭小的店面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我探头去看，餐厅里欢声笑语，香气四溢，墙上挂满奇安提酒造型独特的大肚空瓶，以及一条条大火腿和大香肠，粗朴的木桌木椅，厚重的陶盘陶碗，服务生全是穿着围裙的胖妇人，真是不拘

小节的家常餐厅，我一看就知道，是它了。

排队的人太多，让人不耐烦久候，我进门问了他们的营业时间，决定错开高峰时段。我们沿路走向河边，走到著名的老桥逛了一会儿才回来。已经快下午两点半了，店里还有满满的客人，但排队的只剩两三人了。很快我们就等到位子，坐定以后，我们从一张印满菜名的桌巾纸上，点了一瓶奇安提酒、烩牛膝盖、西红柿煮牛肚、饺子面，还有各式各样令人垂涎欲滴的前菜。我注意到稍早坐下来的邻桌食客，一位身材瘦削、古铜肤色、唇上蓄须的乡村士绅，他一个人点了不少菜，开了一整瓶奇安提酒，沉默不言，慢条斯理地品尝着每一道菜与面食，但桌上那瓶酒一动也没动，主菜都上了，杯子还是空的，难道他是忘了吗？

我在一旁替他着急，但他仍旧是不慌不忙。终于，他吃完主

菜盘中的最后一块肉，并撕下一块面包把酱汁抹干净，然后举手向服务生要了咖啡，才回身取瓶倒出第一杯酒——他没忘，他只是有自己的顺序。他喝完一杯酒，在杯子里倾注第二杯，又去品尝刚端上来的咖啡，他一口干了小杯浓烈的意大利咖啡，满意地叹了一口气，才握着第二杯艳红色的酒，闭目养神，陶醉似的小口小口啜着来自卢芬娜的奇安提。

我正若有所思的时候，瘦小结实的意大利乡绅已经结账起身，推门而出，留下了大半瓶的奇安提。

啊，这就是了，这里头似乎有一种从容、节制的生活态度，一种自然流露的人与生活的关系。奇安提酒本来就比柔顺纯良的法国酒狂野一些，果皮里的单宁酸还散发着野草般的刺激之味。先把酒打开，不仅可以让它沉淀一下杂质，也可以让它充分



克里斯是哥本哈根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那天，他的轿车轮胎爆了，他又没有赶上公交车，只好选择步行去上班。

走过熟悉的街口，他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者，正趴在垃圾箱上翻找着什么。垃圾箱对于老人来说太高了，老人踮起脚，上半身几乎都没在了垃圾箱里。过了一会儿，老人找出两个矿泉水瓶，放到了随身的袋子里。他的脸上沾满了脏东西，可是他顾不上擦，又奔向另一个垃圾箱。

克里斯以前从没留心过这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拾荒者，看着眼前的场景，他一阵心酸。再转过一条街，克里斯看到一个裸着上身的少年。少年和垃圾箱一样高，他几乎悬挂在垃圾箱上，克里斯很担心少年会掉进去。少年翻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但是他没有放弃，索性爬进了垃圾箱。几分钟后，少年冒出头来，他的手里多了几个白色的饮料瓶。克里斯发现，几乎每条街都有拾荒者，这其中有老人、儿童、妇女，他们个子都很矮，有的



30厘米的尊严

● 焕 晨

还有残疾。立在街头的垃圾箱就像一座座高山，等待他们去攀爬。

第二天，克里斯写了一份关于改造城市垃圾箱的提案，交到了主管城市规划的部门。克里斯这样写道：为了帮助生活在我们这座城市底层的人们，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发放生活必需品，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金，但是我认为，搞福利不应该仅仅是

表面的救助行动，更应该让一些愿意自食其力的人得到应有的尊严。我考察了一下，在哥本哈根几条主要街道上的垃圾箱有1.5米高，我建议把所有垃圾箱的高度都降低30厘米，这样拾荒者就不会再灰头土脸了。

克里斯充满人情味的提案很快得到了批复。一个月后，降低30厘米的垃圾箱出现在哥本哈根街头。设计者别出心裁，不仅降低了垃圾箱的高度，还可以使之翻转，这样拾荒者很方便就能捡到垃圾箱里的东西了。

哥本哈根政府看似小小的举动感动了无数人，有人在社交网站上说，这名倡议者人格高尚，值得每一个人去尊重；还有人说，30厘米也许微不足道，可是从这降低的30厘米里，我们看到了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30厘米的距离让弱小者看到了自己没有被忽视的尊严。

（丁伟摘自《辽宁青年》2015年第9期，Getty Images供图）

氧化，变得柔和顺口，这就是那位乡绅不碰刚开的酒的原因。但剩了大半瓶的酒又是怎么回事？奇安提酒来自托斯卡尼的奇安提区，是一种大众化的餐酒，高级昂贵的奇安提固然也有，但这种大肚瓶包着草篮的奇安提，在杂货店里只卖不到100元台币（约20元人民币），小餐馆里卖200多元台币（约40元人民币）。如果小酌两杯是最美味也最合适的量，那又何必勉强喝完整瓶呢？

意大利人享受生活，不愿为生活所困，由此可见一斑。美国人的快餐大举进入欧洲之后，意大利一些北方小镇上的村民发起一种“慢食”运动，“慢食”当然是针对“快餐”的概念而来的。意大利人不忍见快餐的扩散，让一种有前菜、有主菜，慢条斯理佐以餐酒，最后还要以甜食咖啡作结的“慢食”从此濒临灭绝。饮食如此，那还有什么“美好生活”可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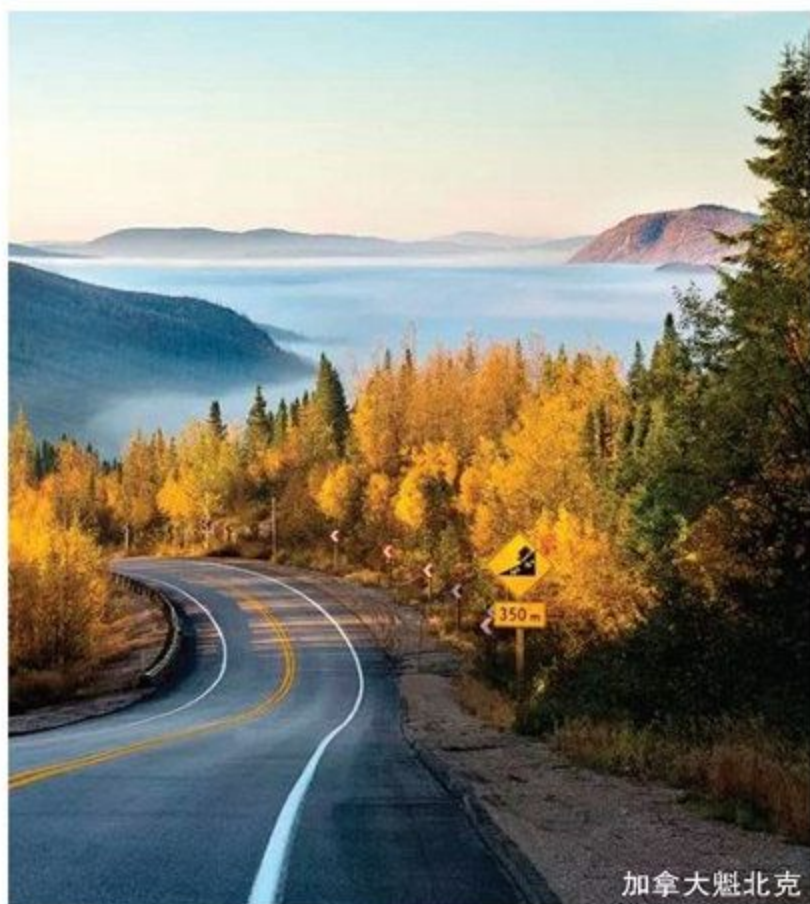
“慢食”运动在欧洲悄悄蔓延开来，逐渐演变成有深刻文化内涵的“缓慢生活”运动。

这是一种对“全球化”的反省，如果全球一体的世界分工体系，带来的只有快餐文化所代表的效率、方便、年轻和经济利益，而没有历史、悠闲、品位与甜美生活，我们要效率和全球化做什么？

（林夕梦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人生一瞬》一书，李晓林图）



美国北卡罗来纳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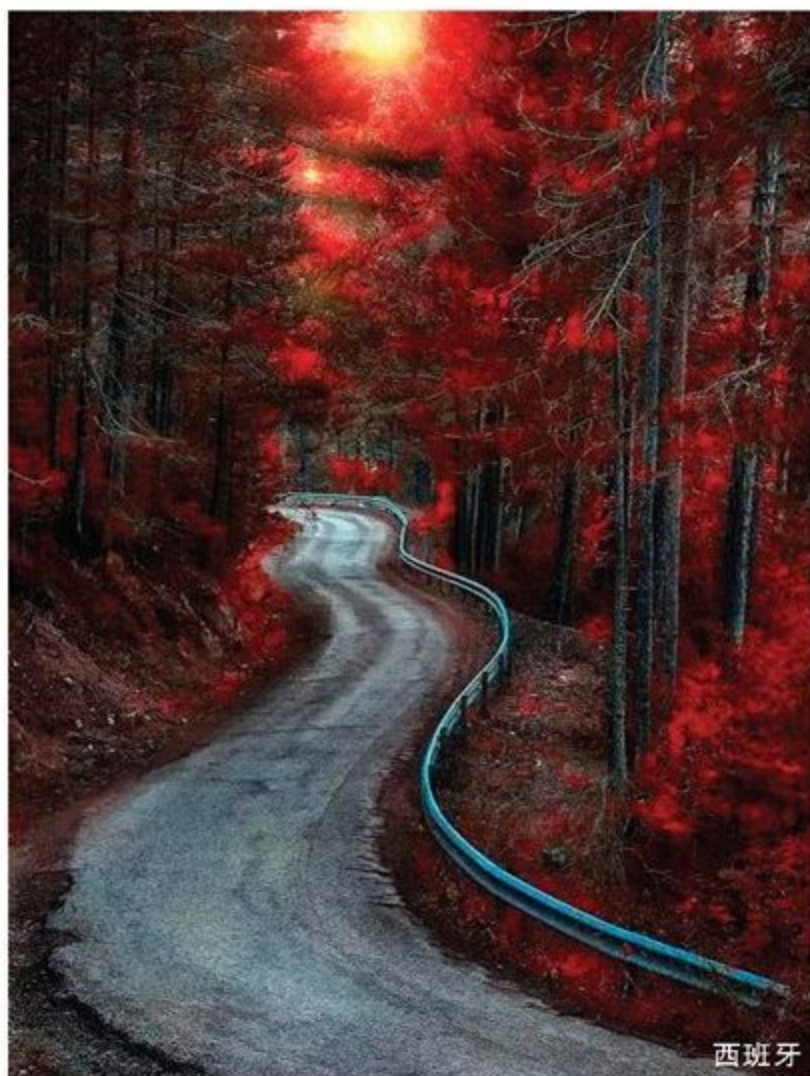


加拿大魁北克

最美丽的自驾路



德国巴伐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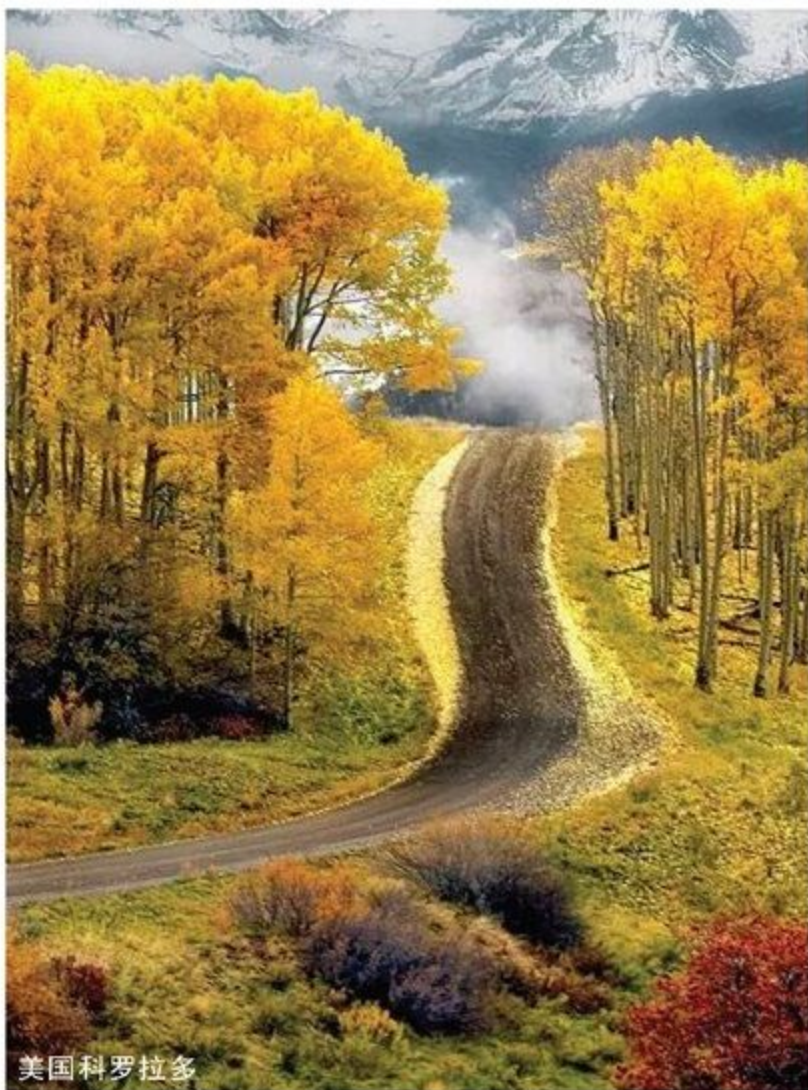
西班牙



瑞士阿尔卑斯山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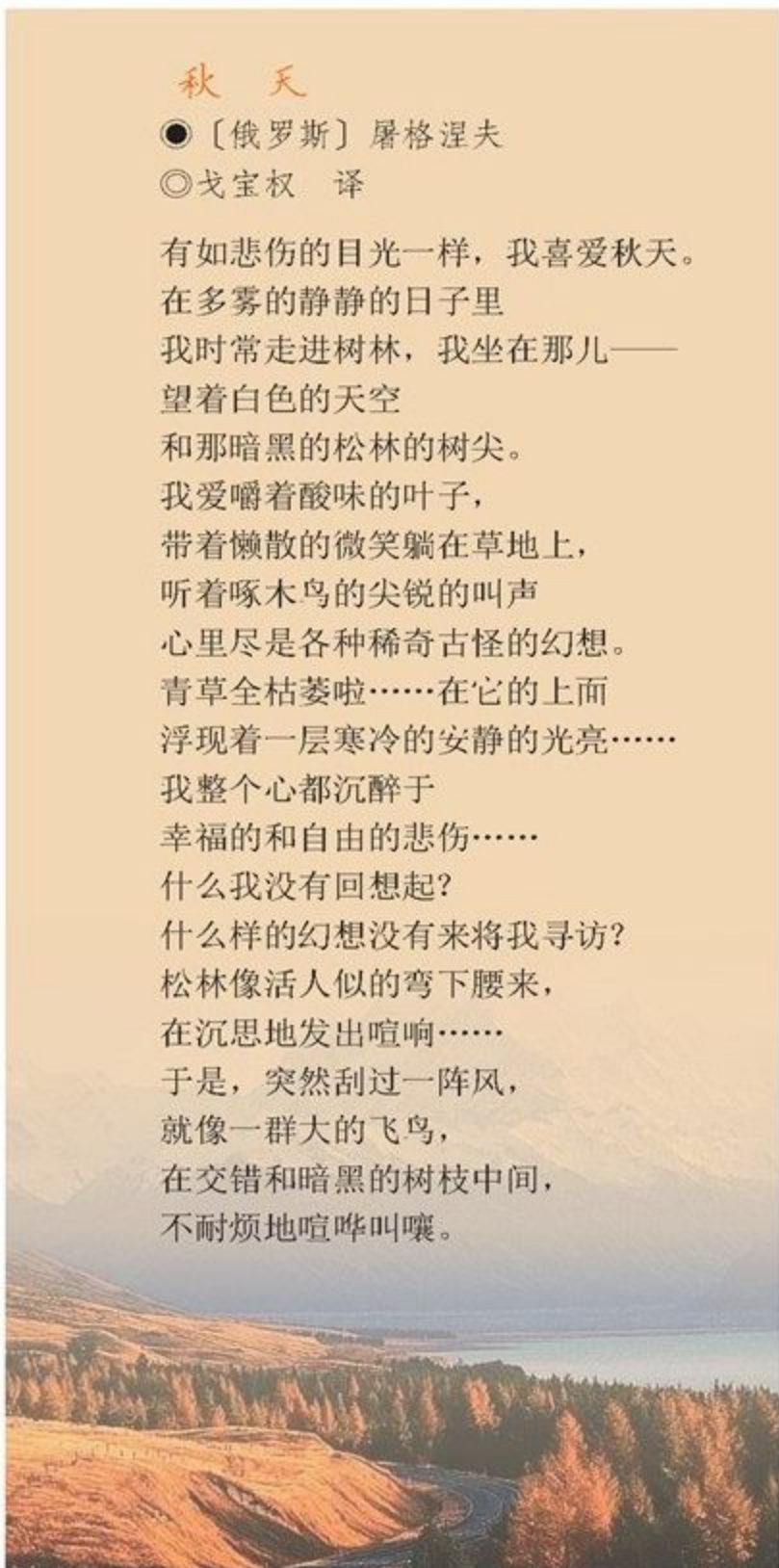
斯洛伐克



美国科罗拉多



日本东京



秋 天

●〔俄罗斯〕屠格涅夫

◎戈宝权 译

有如悲伤的目光一样，我喜爱秋天。
 在多雾的静静的日子里
 我时常走进树林，我坐在那儿——
 望着白色的天空
 和那暗黑的松林的树尖。
 我爱嚼着酸味的叶子，
 带着懒散的微笑躺在草地上，
 听着啄木鸟的尖锐的叫声
 心里尽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想。
 青草全枯萎啦……在它的上面
 浮现着一层寒冷的安静的光亮……
 我整个心都沉醉于
 幸福的和自由的悲伤……
 什么我没有回想起？
 什么样的幻想没有来将我寻访？
 松林像活人似的弯下腰来，
 在沉思地发出喧响……
 于是，突然刮过一阵风，
 就像一群大的飞鸟，
 在交错和暗黑的树枝中间，
 不耐烦地喧哗叫嚷。



2010年5月，父亲和妹妹从合肥回老家。途中，父亲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得到消息后，我买了最早的机票赶回家，却再也没有见到父亲醒来。

父亲的出血部位是在脑干，据医院的人说，这种病人没得救，往往挨到远方的亲人回来见上一面，就放弃治疗。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费用高，住在重症监护室，一天花费五六千乃至上万元都是寻常事。我们没有轻言放弃，四处奔波筹钱。那时候心头焦急万状，一方面期盼父亲能够醒来，另一方面盘算着怎么去筹下一笔医药费。医生和护士态度很好，但催起款来毫不含糊。

县城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是非常奇怪的所在，一大片简易房，连着旧的住院大楼。医生要求家属24小时守候，因此家属只能在重症监护室外的水泥地上铺张破席子，席地坐卧。

我们姐妹在监护室外踱来踱去，没事可做，很快就发现门外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住院部的屋檐下，有人占了先机，安放了一张折叠床。床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被子和军大衣，一个老头斜靠在那里，虽然面目憔悴，但不像是加床的病人，想必是家属吧。这就是老D，老D是在守护自己的老伴儿。他见我们姐妹立得久了，便招呼我们坐下。我们先是不好意思，但耐不住劳累，终于慢慢坐在床尾，和他攀谈起来。谈了几句，竟然发现他是母亲的旧识，告知母亲，她赶来探视，又是一阵唏嘘。

母亲悄悄告诉我，这家人特别不幸。老D夫妻

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这在农村里也算是顶门立户的人家了。老两口克勤克俭，卖豆腐、卖菜，家里过得颇为殷实。唯一的遗憾是，大儿子是个智障。好在二儿子不仅人长得俊秀，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老二心性甚高，想着自己将来不是上北大就是上清华。只可惜农村中学，哪有什么好的教育资源，即便他成绩不错，也不过是“矮子里拔将军”罢了。高考放榜，成绩并不理想，虽不至落榜，但北大、清华是无望了。少年一时接受不了，自杀身亡。唯一的指望没了，女儿们也出嫁了，但老两口还要养傻儿子呀，容不得他们懈怠。老D夫妇仍旧卖豆腐、卖菜。如今，D大娘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老D菜也不卖了，24小时守在病房外。

“你看看，以往一个油星都不舍得用，现在一天好几千块钱！”母亲慨叹不已。

我家没男丁，母亲还要照顾90多岁的外婆，我和妹妹实在无法“24小时守候”，于是深夜回家，清早再去。偶尔医生半夜催费，或要什么东西，星夜露天守候在病房外的老D就给我们传个消息。

几天后，父亲用了呼吸机，这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很多人用了呼吸机就再没有拿下来。刚开始是把嘴分开，从喉咙里插一根管子下去，后来医生说一直这样会伤害气管，建议从脖子上开一个口子，直接从那里接管子。医生告诉我们，病人没有知觉，可以不用麻醉药。第二天去看，父亲喉结下面插了一根手指粗的塑料管，皮肤上贴着一块纱

普通人家的生死

● 杨 扬





布，上面还有血痕。

重症监护室不允许家属探视。每天下午，医生会打开监护室外一条巷道的小门，家属可以拥到那条肮脏不堪、垃圾遍地的巷道里，爬上窗下那条摇摇欲坠的长椅，伸着头往病房里“探视”20分钟。每天只有这段时间能见到亲人，家属们都拼命拍着窗户，大喊病人的名字。我们姐妹每天都踩在椅子上，隔着厚厚的窗玻璃，喊着父亲的名字。D大娘的两个女儿也和我们挤在椅子上，拍窗大喊。一时间“俺爸”“俺娘”之声此起彼伏，还有人忍不住掩面而泣。

医生要求家属提供卫生纸和湿巾，说病人大小便失禁，要用这些东西清理。我们隔一两天就要送进去10卷卫生纸，好几袋湿巾。我真怀疑一个月粒米未进，只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的父亲，哪有如此多的排泄物。为了节省开支，我在网上买了一箱湿巾。那一箱子湿巾，父亲没用完就去世了，我们把剩下的湿巾给了老D，过了一段时间，老D的女儿给妈妈送来了200元钱。

撑到6月，父亲的脏器渐有衰竭的倾向，遍询医生无望，方决定放弃治疗。即便如此，我还是带着父亲的病历去了省立医院。医生是个中年女士，她看了病历，说没希望了。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女医生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我。

撤呼吸机那天，天异常寒冷，路上没有行人，我们衣着单薄，拎着暖瓶、水桶、毛巾和干净衣服，瑟瑟缩缩往医院走。我一边走，一边发抖。到了医院，我们换好衣服进去给昏迷中的父亲擦洗身子。母亲站在父亲床前失声痛哭，她拉着父亲的手说：“你不要怪孩子，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你总也不醒啊。”昏迷一个多月的父亲仿佛知道我们前来送别，猛地睁开了眼睛，就睁了这么一下，又闭上了。

等我们退出重症监护室，医生就撤了呼吸机。我坐在老D的床尾，静等父亲的灵魂飞过。奇迹发生了，原本父亲早已不能自主呼吸，没想到一撤呼吸机，呼吸居然恢复正常。我兴奋不已，回家后，在网上买了简易的呼吸机、吸痰器，还收藏了供植物人使用的床和床垫。妈妈也高兴地说，宁愿伺候一个植物人。第二天，父亲还是没用呼吸机，我们且惊且喜。当天下午一两点钟，我接到了监护室主任的电话。主任温言细语地说：“你来医院吧，你爸呼吸不好呢。”放下电话，我和妹妹疯了一样赶往医院。进入病房，我看见父亲呼吸急促，好像喘

不上气似的。主任这时候才说，昨天之所以呼吸正常，是因为缺氧导致的肌体自我保护。现在，要我们做最后的决定，要不要抢救，如果决定彻底放弃，就在文件上签字。

我知道，如果上呼吸机，父亲又可以撑几日，但几日过后，钱没了，人还是救不回来，母亲怎么办呢？最终，我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父亲生了我，我却亲手送他死。主任把我们带出病房，他说病人临终时的样子我们承受不住。我请求医生在父亲逝后，把他身上的伤口缝合起来。

当我们再次走进病房时，父亲平静地躺在那儿，身上的管子都被拔掉了。我掀开父亲的衣服，他的身体还是温热而柔软的。乡人嘱咐我们，人去世后，不可以把眼泪滴到他的身上，不然他会挂念，不肯离去。可是妹妹在给父亲擦身子的时候，一滴滴的眼泪都落在他身上了。

火化那天，工作人员让我和家人进入车间，为的是找到他体内肠癌手术留下的吻合器——我们不想让他带着那东西离开。我走进车间，眼前是一个大炉子，炉后面的水泥地上散放着许多骨头，有大有小，有的还带着火星。我头晕目眩，一时没有明白那是什么，直到走近，才晓得那是父亲的骸骨。我蹲下来摸了摸，骨头还有温度。妹妹和我蹲在一起，看着骨头发呆。妹妹低低叫了一声“爸”，我俩没有哭，反而不约而同地笑了一声。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切烦恼、痛苦、不平、恐惧，都不存在了，只有这洁白干净的骨头。我确信，许多年之后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火化次日，依照风俗，我们要给他送烟火。也就是说，从此他要在另一个世界另立炉灶了。我和妹妹烧了纸钱，我立在黄昏的风里大声说：“爸爸，自己做饭的时候，不要节省，吃点好的！”

之后的某天，见到了老D的乡人，问起D大娘，乡人说：“下个月就两周年了！”母亲心下惨然，又问起老D。乡人摇头说：“明天圆坟（人去世三日后家人去祭拜）！”母亲很吃惊，忙追问。据乡人说，D大娘死后，老D带着傻儿子过活。村人盖房子，他家也盖。那天拆墙，老D的傻儿子不顶事，老头子挣扎着爬上墙头，不小心从墙头跌了下来，当场就没气了。

“在农村，这家人就算是绝户了！”母亲凄然地说。



（大浪淘沙摘自豆瓣网，李小光图）



让我请您吃顿饭

假期全家一起自驾游，在成都的高速服务区遇见一个要求搭便车的男孩。男孩自我介绍说叫宋晓松，是一名大三学生，他还主动给我们看了他的身份证和学生证。宋晓松讲话很有礼貌，给我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于是，我们答应了他的请求。

一路上，我和家人跟这个刚认识的小伙子聊了许多。抵达西安后，不得不跟晓松分道扬镳。分别之前，晓松忽然主动提出要请我们吃顿饭。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请客是为了感谢我们一路上对他的照顾，不过因经费有限，他只能从网上找家口碑不错的小饭馆。

我们非常感动，欣然赴约。吃完简单的一餐后，我们便告别了。别离前，我悄悄在晓松的背包里塞了500元钱和一张名片，之后我便淡忘了这件事。

不久前，忽然有陌生人加我为微信好友，通过验证后，对方忽然发了微信红包给我，并留言说：“祝嘉嘉生日快乐！”嘉嘉是我儿子的小名，那天刚好是他的阳历生日。我诧异地打开红包，金额是500元整，点开对方的头像细看，原来是晓松！晓松说，那天请我们吃完饭他只剩不到200元了，本来计划在西安停留一两天就

回学校。没想到得到了我的慷慨馈赠，他不仅顺利游了西安，还去了趟咸阳。回学校后，他一直在勤工俭学，不仅攒足了下次旅行的经费，还有余钱给嘉嘉发一个生日红包（两人聊天时嘉嘉透露过自己的生日）。

我忍不住问他，既然当时已经经费不足，为什么还要坚持请我们吃饭呢？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刚进大学不久，晓松就加入了学校的驴友社团，从此迷上了旅行。因为是学生，家里也不富裕，只能选择穷游的方式。时间久了，便总结出了不少省钱攻略，比如在景点逃票、搭顺风车、去村民家里借宿……

有一次在郑州的高速服务区，晓松遇到了一位热情的胡大哥，对方开着一辆路虎，全身上下都是顶级运动装备，于是晓松走过去搭讪，希望对方载自己一程，胡大哥爽快地答应了。一路上，两人聊得分外投机，胡大哥还请晓松吃了两顿饭。到了分别的时候，胡大哥认真地对晓松说：“小伙子，你应当请我吃顿饭。”

晓松以为自己听错了。然而胡大哥依然坚持，晓松无奈地答应了。胡大哥就近选了家火锅店，点了牛肚、鱼丸、牛羊肉和各色蔬菜，然后埋头大吃，晓松也带着满腹心事在一旁陪吃。用餐完毕，晓松硬着头皮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钱包结了账，内心觉得委屈又怨愤。胡大哥似乎读懂了他的情绪，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旅行是件好事，可是蹭吃蹭喝蹭玩蹭行却不一定是好事。这一路我总听你说别人给了你什么，却不知道你为别人做了什么。如果你蹭得这么心安理得却毫无感恩之心，那么就算你游遍了世界又能怎样？”说完，胡大哥便开车离开了，而晓松，则提前结束了那次旅行，用仅有的几十元钱买了一张返程的车票。

晓松说：“自那以后，我一直提醒自己要有尊严地穷游，我不再逃票，也不再把省钱当作唯一的目的。而且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请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吃顿饭，哪怕只是10元钱的路边摊。”

（王 铭摘自《风流一代·青春》2015年第25期，刘程民图）



经济学家 趣说“股市”

◎蒋骁飞

经济学家科斯托兰尼有“德国证券界教父”之称。有一次，一个投资人问他，经济和股市究

竟存在怎样的关联？科斯托兰尼打比方说：“一个人在街上散步，旁边是他的狗。狗总是跑到前面，然后又折返回主人身边，然后又跑到前面再折回来……如此反复，最后，他们两个同时到达同一个目的地。主人慢悠悠地走了一公里，狗却跑了四公里。这个人就是经济，而狗就是股市。”

科斯托兰尼的比方确实形象——狗跑得太快了，需要停下来等等主人，正如股市涨得太快了，就需要停下来等待经济回升；然而，如果狗跑得实在太远，它往往会主动朝回跑，而不是等待主人赶上，正如当股市飙得太快，其最终结果是还得自动折回来。

一个股民对美国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说：“股市总是有泡沫，你们经济学家应该设计一

个方案消除泡沫。”克鲁格曼问股民：“您喝啤酒吗？”股民点了点头。克鲁格曼又问：“您喝没有泡沫的啤酒吗？”股民答道：“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新鲜，不能喝。”克鲁格曼笑道：“股市就像一杯啤酒，如果没有一点泡沫，说明它不新鲜，没有活力；当然，如果一杯酒里泡沫太多，啤酒的量就少了，这样顾客就有意见，市场一定也做不起来。所以股市要有泡沫，同时泡沫也不能太多。”

事实也是如此，一个繁荣的市场自然交易活跃，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投机现象，但是如果投机盛行，成为市场的“主动力”，那么这个市场一定要出问题。说到底，支撑市场的是“啤酒”而非“泡沫”。

（宋 阳摘自网易作者的博文，小黑孩图）

我妈每天早上都去早市逛，买过号称厂家直销的床单、印着韩文的牙刷和口杯、貌似无印良品的家居服，尽管这些东西用我爸的话说“都是垃圾”。

我家的购物模式基本上是：我妈负责淘宝，我爸负责差评，接下来，我妈负责抱怨我爸，我爸负责消费我妈买的“垃圾”。

在女人眼里，购物还有很多附加乐趣：逛累了找个地方吃小吃、喝咖啡，还有说不出口的诸多隐形好处，如逃避家务劳动、躲开婆媳纷争，小孩的哭闹暂时眼不见心不烦……这不仅是购物，还是自己小小的放纵。可是，对男人来



后现代购物模式

◎肖 遥

说，这哪儿是桃花源，简直就是逼郭靖上桃花岛。

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爱好购物的男人也并非没有。比如同事小萌的新男友，这个暖男说起购物，就跟别的男人说到去看球、喝酒一样，为了件

厨具，他能不辞辛苦地跑遍整座城市。

可是小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不是吗？在传统的消费模式里，男人理应既没有眼光，品位过时，也不会货比三家，才叫有男子气概。关键是，这个领域长期被女人占领，她们心底并不希望男人介入。女人抱怨老公不逛街，就像厨师抱怨食客们嘴刁一样，其实是在炫耀自己的厨艺。女人说不出口的真正原因是，购物其实是婚后权力再分配的一种隐形方式，男人承认自己不擅长消费，女人则在半推半就中实现家中权力的高度集中。

（秦 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25期）



美剧编剧指南

● [美] 罗根·希尔 ◎斯 眉译

规则1：从草根人物写起

A. 让他正值中年

试着写个不太走运、努力与命运抗争的家伙：他是繁华大都市的定居者，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但感觉自己已行将就木，如《广告狂人》中的唐·德雷帕、《国土安全》中的尼古拉斯·布罗迪。

B. 让他疾病缠身，有着惨痛的回忆

让你的主角患上一种任何人都得的病。然后，镜头转回到主角悲痛过去，来解释他的生活为何如此糟糕（如唐在妓院的童年生活、布罗迪在狱中的八年时光）。

C. 让他精于工作

观众不必喜欢上你的主角，但必须对他过目不忘。如果一个角色在某方面具有超乎寻常的才华，观众会宽恕他的风流，或是

谋杀罪行。所以，让主角成为所在领域的顶尖高手，他必须才华横溢，但并非所向无敌。他需要一个竞争对手让他心存恐惧，这会促使他做出更多极端举动，增加戏剧性。

D. 让他的事业成为“美国梦”的缩影

在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草根主角有成长的空间，他们的职业使其得以与形形色色贪得无厌、争权夺利的人物相接触。一处高度紧张、典型美国式的工作场所可以加强故事的张力，并触及权力、贪婪、资本主义制度等更深的层面。

E. 给他一个秘密

如果主角的有些东西不让家人知道——这便为处理“人类内心的自我冲突与矛盾”搭建了平台，也就是著名小说家福克纳口中所有好作品的根。秘密也会推

动故事发展：最终配偶会发现秘密，并将他驱逐出家门，他所剩无几的稳定被连根拔起，为进一步讨论婚姻问题、公共自我以及信任提供条件。

F. 让女性担当主角

有一个或一群咄咄逼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主人公。比如在《美国谍梦》中，生活在郊区的孩子妈妈伊丽莎白·詹宁斯曾遭受强奸和虐待，却在冷战时期的华盛顿特区，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国土安全局间谍，她向所有人隐藏了自己的秘密身份，除了她的丈夫。

规则2：让他拥有家庭

从《广告狂人》《美国谍梦》到《都铎王朝》《权力的游戏》，最隐秘、最吸引艾美奖评委的是什么？答案是：家族故事。剧中，常常有位配偶充当良知人物，再有一个性情叛逆、麻烦百出的女儿，一个微不足道、无药可救的儿子。为了加大赌注，放大平民主角愿为家庭奉献一切的观念，让他的一个孩子天生残疾，如《绝命毒师》里的小沃尔特患有脑瘫。

规则3：把剧情设置在某个时代末期

让你的主人公处于历史转折之中，如禁酒令时期的大西洋城（《大西洋帝国》）、美国西部重建期（《地狱之轮》）。这能让观众感觉到世界是变化的，并期待有个最终的大结局。

规则4：为主角设定一名导师或手下

几乎每一部高收视率剧集都利用电视剧的长篇叙事潜力，将代际更迭戏剧化。主人公要么对年纪老迈、极具权威的导师进行反抗（或是导师被杀害，主人公



从前有一个财主，他生了一个十分笨的儿子，以至财主每次出门都得交代他如何回答客人的问题。有一天，财主要出门，他吩咐儿子：假如有人问你，咱们家门口的石狮子是哪一位石匠雕刻的？你就回答，小畜生何劳询问。假如问你，令尊何往？你就回答，上山与名僧下棋去了。假如继续问你，何时归来？你就回答，早则日暮，晚则与僧同宿。假如问你，壁上所挂的是何画？你就回答，是唐朝的古画。假如问你，案上所置何物？你就回答，是传家之宝，一代一个。吩咐完，财主出门走了。

果然有客上门。

客人：令尊大人呢？



财主的笨儿子

◎杨佩昌

财主儿子：小畜生何劳询问？

客人：令堂大人呢？

财主儿子：上山与名僧下棋去了。

客人：何时归来？

财主儿子：早则日暮，晚则与僧同宿。

客人：你讲的是什么话？

财主儿子：唐朝古画。

客人：你真是个活宝，可笑之至！

财主儿子：这是传家之宝，一代一个。

财主的儿子死记其父交代的回话顺序，而不按客人的问题回答，结果骂了父亲，辱了母亲，又嘲弄了自己。这在哲学上叫作形而上学，逻辑上叫作判断不恰当。

（施颖摘自新世界出版社《逻辑其实很好玩》一书，王原图）

为他报仇），要么是剧中年轻的角色威胁到主角的权力掌控，使后者自觉辉煌不再。

规则5：为他添加一个与之相匹敌的强硬对手

你已经有了光辉四射的草根主角，现在，该写一下反派角色了吧。让那人性格复杂多变、亦正亦邪，刻画得最成功的反派角色通常会成为观众的最爱。

规则6：写一段单场景剧集

宏大的叙事固然很了不起，近来一些最佳剧集却越来越侧重在某一对手戏上大做文章，让主角与对手在那一集里当面对峙，这样的安排只会让观众大呼过瘾。

规则7：悬念与暴力

希区柯克知道，悬念与暴力对观众有致命的吸引力。在较多剧集的电视剧中，更是如此。一重一重的悬念围绕主角展开，他却迟迟不动手，当他真正实施暴

力时，那场而绝对震撼。

规则8：晚会现场

几乎每一部大片在开场部分都会举办一场大型晚会（例如《黑道家族》《绝命毒师》），把人物集中在同一个房间，方能展示出戏剧世界的复杂和逼真。

规则9：展示英雄的超能力

在每个设定好的情节场景中，主角都是剧中最聪明的人。即便知道这一切都是编剧的创作，观众们仍会不由自主地对主人公的表现深表赞赏。

规则10：“掉书袋”

像撒鸟食一样随处引经据典。如果剧集广受欢迎，影迷和喜欢“对号入座”的影评人会花大量时间，无休止地探寻隐藏的含义。于是大家纷纷讨论惠特曼的《草叶集》与《绝命毒师》的呼应处，以及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对《迷失》的影响力。

规则11：让每个人身处险境

杀死主要角色会让观众神经紧张。在你设计宏大而令人震惊的死亡场景时，尽量把它安排在一季剧集的倒数第二集，可为最终结局减少些许压力。《权力的游戏》中的奈德·史塔克、《混乱之子》中的唐娜·勒纳、《火线》中的斯特林格·贝尔和华莱士都在倒数第二集死去。

规则12：不要忘记喜剧效果

即使你遵循了上述所有规则，也难保证故事不变得单调凄凉。请偶尔来点儿滑稽场面，让人放松放松，搞笑人物、俏皮话、插科打诨都必不可少。甚至连《火线》这样的正剧中都少不了喜剧台词，就像克莱·戴维斯议员的那句“啊呀……呸”。

（紫霞摘自译言网，喻梁图）



桃酱人偶

◎ 刘赫洋 译
◎ (日) 山中恒 叶荣鼎

那时，我正念中学一年级第三学期，是战争快要结束的半年前，与父母以及妹妹们住在东京近郊的一个小镇上。

我家与隔壁邻居相仓家之间隔有一道低矮的竹篱笆墙，他家女孩名叫玛丽酱，四岁，长得人见人爱。也许是身材纤细、脸色苍白的缘故，她给人一种体弱的印象，也不大与其他孩子玩耍。

以往，早晨在院子里与邻居相仓夫妇意外相遇时，我总是结结巴巴地寒暄，夫妇俩总是异口同声地寒暄回敬，宛如对待普通成人那样彬彬有礼地待我。有时，我也因蒙受成人待遇而感到非常满足。

当时，日本不仅与中国开战，还与美国和英国开战。

话说邻居玛丽酱家里，有个可爱的人偶，那时非常稀奇。

人偶脚穿红鞋，金发碧眼。她睡下便闭上蓝眼，起床便睁开圆眼，嘴里叫一声“妈妈”。她是西方国家生产的人偶，是玛丽酱当建筑工程师的爸爸离开中国时在上海购买的。玛丽酱给人偶起名“桃酱”，是因为她身着粉红色的洋装。

这时在整个日本，无论你去哪里，都找不到生产金发碧眼人偶的工厂。整个国家都在拼命制造飞机、炸弹、大炮之类的武器。

我们中学生也不上课，几乎天天都去附近的农家干活。要是升上初二，便被迫去军工厂住宿、打杂。

国家领导人让孩子们说“不要欲望，只要胜利”之类的话。绘画笔、练习本、甜食的配给均不能让孩子们满足。不仅如此，还把唱美国歌与英国歌的孩子辱骂成“不是日本人”。

不久，我们家所在的小镇上也拉响了空袭警报，满载可怕炸弹与燃烧弹的美国飞机开始不分昼夜地飞到东京上空来。

白天，玛丽酱的爸爸上班，妈妈在邻组防空队，家里只剩玛丽酱、桃酱人偶以及幼犬契罗去防空洞待着。契罗与玛丽酱不同，不会明辨事理，加上讨厌漆黑的防空洞，经常吼叫。每逢此时，玛丽酱总是训斥它：“契罗，不准叫唤！”

就这样，一传来空袭警报，玛丽酱便把头巾系在脑袋上，乖巧地带着契罗进入防空洞，在洞里与桃酱人偶玩过家家，这成了她的习惯。

一天，可能契罗在防空洞里过于憋闷，开始到处乱咬东西。

适逢桃酱人偶正躺着“睡觉”，契罗嗅了一下桃酱人偶的气味。忙着过家家“煮饭”的玛丽酱压根儿不知道契罗在嗅桃酱人偶，正用娇美的娃娃腔唱着哄孩子睡觉的催眠曲。

契罗认定桃酱人偶散发的是鱼味，便不问青红皂白地叼起她身上的洋装，来到入口的水泥楼梯处，打算将人偶扔出去。

“扑通”一声，桃酱人偶掉到楼梯下。

桃酱人偶闭上了眼睛，不再动弹。契罗为了再次确认，又嗅了一下她身上的气味——散发的果然是鱼味！那是因为玛丽酱今天过家家“煮饭”时，一边怀抱着她，一边把真的鱼儿在桃酱人偶的嘴巴上沾了一下。可是，契罗不知道这一情况，再次叼起桃酱人偶。就在这时，从桃酱人偶那儿传来一声“妈妈”。

玛丽酱急忙训斥契罗。契罗好像受到了惊吓，“砰”地扔下桃酱人偶，撒腿朝防空洞外跑去。





玛丽酱捡起桃酱人偶一看，脚与手各被损坏了一只，可怜地散落在防空洞的地面上。玛丽酱抱起“受了重伤”的桃酱人偶，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呜呜地大声哭起来。

有人叮嘱她说，空袭警报间隙不能离开防空洞。偏偏，玛丽酱不顾一切，抱着失去了一只手与一只脚的残疾人偶，一边哭一边朝妈妈那里跑去。

“坏契罗！妈妈会狠狠训斥它！好啦，别哭，玛丽酱，请进到防空洞里去！”妈妈听了玛丽酱诉说的事件原委后，温和地安慰她。

这当儿，刚才一直笑看这一情景的邻组防空群长表情突然严肃起来，仿佛嘴里咬碎了一只小虫，越嚼越苦似的。

“相仓女士，我要说一件你讨厌的事。你女儿的人偶，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是活脱脱的美国人偶！让你女儿抱着敌国人偶，这可是个严肃的问题呀！当前，美国是日本的敌国，不要忘记我们大日本正在与美国打仗，好吗？”

妈妈什么话都没说，低头不语。那一刻，不是玛丽酱，而是妈妈想大哭。

当时，军人、教师与政府官员气势汹汹地鼓励国民憎恨美国敌人，已发展到用竹棒打碎美国生产的人偶，直至点火焚烧的程度。虽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会觉得非常奇怪，但在那个年代，战争已经扭曲了许多成人的思维。有人到处说讨厌美国人模样的人偶，人偶，根本不会说什么话，却……还有莫名其妙的说法，说倘若觉得美国敌人的人偶可爱，日本就赢不了与美国之间的战争。

玛丽酱的脸上还挂着泪珠，她目瞪口呆地望着防空群长的凶恶表情。

防空群长说，要立刻用脚踩坏桃酱人偶。幸亏妈妈百般央求，并答应今后让桃酱人偶穿上日本的裙裤，还承诺绝对保密，不再把她拿到外而来，这才得到群长的暂时宽恕。

当晚，在暗淡的灯光下，妈妈给掉了一只手与一只脚的残疾人偶制作了小巧玲珑带水珠花纹的裙裤。

次日早晨，妈妈正要给桃酱人偶穿上裙裤时，玛丽酱说话了：“讨厌！桃酱的粉红洋装上的飘带被裙裤挡住了，别给她穿这个！”说完，无论如何都不听妈妈的解释，眼眶里滚动着热泪。

妈妈一筹莫展：“哎，这样，你与妈妈一致决

定，只是空袭时让桃酱人偶穿上裙裤，好不好？否则，妈妈又要被群长训斥了。”

终于，妈妈向玛丽酱妥协了。

水珠花纹的小裙裤下面，突然露出一只穿有红鞋的小脚，总让人觉得怎么也不协调。玛丽酱脸贴着人偶说：“不喜欢，这模样的裙裤！”

“可是啊，玛丽酱，这是战争的缘故哟。”

玛丽酱看了妈妈片刻，也许对妈妈这番话的意思似懂非懂，也模仿妈妈的口气对桃酱人偶说：“是战争的缘故，讨厌啊！”

妈妈也那么深深地觉得。接着，她把怀抱穿着裙裤人偶的玛丽酱拉到身边，抱在自己怀里，随即发自肺腑地说：“真是那么回事呀！”

从那以后没几天，有关东京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传闻开始在小镇上蔓延开来。这时，小镇到处都是炸弹与燃烧弹，住宅燃烧，黑烟弥漫，死者与伤者也陆续出现了。

又过了没几天，住宅被政府强行拆除，说什么军工厂旁边的商店与普通住宅都要拆除，居民被疏散。我正读中学二年级，这次的工作是拆除玛丽酱居住的房屋。

玛丽酱的爸爸决定，让妈妈与玛丽酱去奶奶居住的农村，虽远，但安全。

只有规定的行李可由货车送走，玛丽酱家还剩下日常使用的锅灶等。爸爸决定让玛丽酱自己走着去老家，他们夫妇俩手持可拿的行李，玛丽酱的任务是肩背放有桃酱人偶与过家家道具的可爱帆布双肩包。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玛丽酱突然发起了高烧。

我当时是第一次去玛丽酱家，帮他们整理行李。除我以外，还来了附近的几个邻居，其中就有那个防空群长。

由于玛丽酱发高烧，爸爸除了拿已经准备好的手持行李外，还要增加一件最棘手的行李，即玛丽酱的双肩包。

夜里八点，玛丽酱爸爸招手，示意我过去，他说：“实在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必须再减行李！这双肩包里放有玛丽酱的财产，她妈妈在浴室，能否对她说把那个桃酱人偶烧了？”说完，他把那红色双肩包递给了我。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把双肩包拿到浴室，正逢玛丽酱妈妈在烧洗澡水。我什么话也没说，把包交给了她。玛丽酱妈妈默默收下后，毅然决然地把包

这时我正坐在沙发上看书，也没注意到你什么时候坐了过来，静静地倚靠在我的肩头。我一手拿着书，一手将你揽在胸怀，轻轻拍着、抚摸着。你也许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在漫长的岁月里，时光已残忍地夺走了你所有的记忆。许多时候，你像一个撒娇的孩子，而我倒像是对你爱护备至的母亲了。是的，你已把我当作世上最亲最爱的妈妈，你也这么喊我来着。

有一次，小区里的一位保安握着你的手对你说，老太太，不能叫你女儿妈妈，知道不？这样会使你女儿折寿的呀。刚开始，我会纠正你，往后，不知为什



母 亲

●张 焯

么，每当我看到你茫然无助、呆滞失望的目光时，竟也不忍心再

纠正你了。让你心中还有个母亲，让你以为自己依旧年轻，这样难道不好吗？我要你活得快乐，你快乐了，我才能快乐。于是我甚至会动情地答应，哦，来啦。

你是多么需要我，离不开我，你的世界已然一片空白，但你的潜意识让你牢牢攥紧你的保护神，而世上所有生命最好的保护神自然就是母亲。

不经意间，我的一颗泪珠悄然滴落在书卷上。我再看你时，你已在我的怀抱中安然入睡。

（平安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9月14日）

里的东西倒在脚边，然后对我说：“把这只双肩包给你妹妹吧！”说完，把空荡荡的双肩包递给了我。

接着，玛丽酱妈妈和我在锅炉的炉口边蹲下，把过家家道具放入火里。浴室里光线暗淡，那光线只是从炉口泄漏出来的火光。

最后，只剩下了那个桃酱人偶了。突然，我似乎觉得身着裙裤、金发碧眼的桃酱人偶望了望我，我赶紧拾起桃酱人偶。

“阿姨，怎么办？”

玛丽酱妈妈被火光照得时隐时现，脸色苍白。就在这当儿，从榻榻米房间传来了防空群长的大嗓门儿：“好啊，那问题总算解决了！”

听了这话，玛丽酱妈妈仿佛下定决心似的跟我说：“请烧掉它！”

我很伤感，桃酱人偶仿佛玛丽酱的化身。我模仿女孩子的习惯动作，将桃酱人偶贴近脸颊，随后放入火里。

我与玛丽酱妈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烈火中的桃酱人偶。顷刻间，通红的火焰缠住了她，金发一点点地熔化，那身粉红色洋装熊熊燃烧，可爱的脸庞在旋涡般的火焰里变得漆黑……不由得，我感到背脊哆嗦，身后涌动着一股冷飕飕的寒流。

我已经不能再目睹这样的情景了，赶紧用手握住烧火棍，粗暴地“哐当”一声关上炉门。霎时，火发疯似的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可怕声响。

这时，从榻榻米房间传来了玛丽酱的哭声……

那是因发烧导致的有气无力的呻吟声吧，她的爸爸好像在低声劝说。

我俩不顾一切飞也似的跑向榻榻米房间。我的心情在急速变化，仿佛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成了玛丽酱的兄长。此时此刻，无论是我，还是玛丽酱妈妈，都热泪盈眶。

我拼命地说服玛丽酱：“那个，玛丽酱，想一想，那是美国生产的人偶吧，所以呀，它已经回美国去了！哎，听，歌声！《穿着红鞋子的女孩》……”

我有些恍惚，也不知道后来说了什么。玛丽酱啜嚅着与我一起唱了这首《穿着红鞋子的女孩》，那情景至今仍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桃酱为什么离开玛丽酱回美国去了呢？”

“是战争，战争哟。玛丽酱，你明白了吗？”

玛丽酱妈妈使劲克制着快要大声哭泣的情绪。

玛丽酱端坐在毛毯上，一边流着热泪，一边可爱地点点头，似乎在表示“我懂了”。接着，她用虚弱的声音，模仿妈妈的口吻，口齿清楚地说：“战争哟，玛丽酱非常讨厌你！”

（风吹麦浪摘自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山中恒校园成长小说》一书，李 旻图）



扫描二维码，分享文章



欢迎订阅《读者·校园版》

《读者·校园版》是读者杂志社专门为中学生量身打造的一本优秀期刊。它以“关注成长，开阔视野”为办刊宗旨，内容独特、鲜活、贴近中学生；全彩印制，图文并茂，设计清新活泼。自2012年以全新面貌上市以来，受到广大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好评，发行量连续攀升。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全国优秀少儿期刊”。

定价6元，半月刊，全年定价144元 邮发代号54-193

2016年《读者·原创版》《故事作文》订阅有礼

艺术日志书《日知录·万里虹桥》、手绘台历《只有花知晓》网络订购开启

2016年《读者·原创版》《故事作文》

邮局、淘宝、微信均可订阅，都有好礼相赠——



价值38元的经典名著古本绘卷原创笔记书《红楼画梦》1本（颜色随机），扫描二维码抢先看。



《读者·原创版》

综合性新锐原创青年杂志，80面全彩月刊，数百位海内外优秀作者、上百万读者共同打造的原创首发阵地。智识、博闻、雅趣、独立，原于我心，为你而创。

邮发代号：28-221

定价：5元/本

全年订阅价：60元

《故事作文》

读者传媒优质小学生学习类月刊。选择《故事作文》，作文高手就是你。

低年级版（小学一至三年级）

邮发代号：54-141

高年级版（小学三至六年级）

邮发代号：54-23

定价：5元/本

全年订阅价：60元

邮局订阅：

前往离你最近的邮局，提供邮发代号即可订阅。

如何获取赠礼：

1. 将订阅单原件或复印件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到以下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A座319，收件人：牟瑞新，电话：0931-8773761；

（注：请在订阅单原件或复印件的空白处将你的地址、电话和姓名标注清楚，以便我们收件后及时准确地向你寄送礼品。）

2. 将订阅单拍照发送到邮箱：duzhedy@126.com，邮件名使用“2016 订阅有礼·你的姓名”格式，请将你的地址、电话和姓名标注在邮件正文中，同时将单据照片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里，不要使用附件。（注：订阅单照片务必保证清晰，能够辨认主要信息。）

订阅截止时间：2015年12月



31日。信件或邮件请于2016年2月1日前寄达，收到即寄出礼品。

艺术日志书2016年《日知录·万里虹桥》

十二个月，十二个主题，二十四节气，十九个传统节日，三百六十五天，每日一读，每日一赏。

艺术日历书×精美日志本

768页全彩印刷，布面精装。

原创手绘台历《只有花知晓》

12个月=12种彩铅手绘花朵+12首精彩诗歌选段+12张雅致书签

新的一年

春夏秋冬

开启一段

花与诗的唯一

旅途。



除邮局订阅外，还可在淘宝、微信订阅杂志，下单即赠礼，每期快递配送，还有更多超值订阅组合。

淘宝、微信订购艺术日志书2016年《日知录·万里虹桥》、手绘台历《只有花知晓》及更多原创文创产品，拿起手机扫一扫：



使用淘宝客户端扫描



使用微信客户端扫描

“《读者》光明行动” (31)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西北部，是四川省第二大藏区和中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读者》光明行动”第20批弱视儿童筛查地。

项目组分别在马尔康和汶川设立了筛查点，此次筛查涉及阿坝州的13个县，在全州4~12岁儿童视力普查的基础上，为451人进行了复检。阿坝州是弱视患病率高发区，这里以藏族人口居多，前来检查视力的孩子大都面部轮廓分明，鼻梁高挺，双目有神，但在451名受检儿童中，有271人被确诊患弱视，73人患有其他眼部疾病。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紫外线辐射强，再加上当地人缺乏保护视力的意识，使得眼部患病的风险增加。

马尔康，藏语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这里山岳高耸，河谷相间，秋日的阳光格外灿烂。在马尔康的最后一天下午，当工作人员收拾仪器准备离开时，候诊室外的长凳上还坐着一个藏族小女孩和一位老奶奶。老人红着眼圈，小姑娘低着头，默默地掉眼泪……这个孩子名叫银卓她姆，今年11岁，读小学六年级，家住金川县二嘎里乡，全家以务农为生。为了让她和哥哥受到更好的教育，奶奶陪同两个孙子到州府马尔康来读书，租住在学校附近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睡觉、学习，还要做饭，祖孙仨转个身都很困难。小银卓个头高，一直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四年级时，她发现自己看不清黑板，

但因为哥哥的眼睛也不好，她怕奶奶担心，更怕给家里增添负担，所以一直没有告诉家人。看不清黑板就靠听，课后再借同学的笔记来补，虽然学得吃力，但她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小银卓在筛查的最后一天得知“《读者》光明行动”是免费检查，这才告诉奶奶自己看不清东西……她被确诊患有弱视，双眼视力仅为0.3。目前，银卓她姆已被纳入救助范围，10月底将赴北京接受免费治疗。祝愿乖巧、勤奋的银卓早日康复！

腾讯乐捐通道已开通——“为四川阿坝120名弱视孩子筹集治疗费”，微信“扫一扫”即可捐款，数额不限。还可领取捐款箱，发起爱心筹款，邀请朋友“一起捐”。



《〈读者〉名人堂》系列精品图书上市

《〈读者〉名人堂》系列丛书将30年来出现在《读者》上的名家进行分类，并精选各流派中最具影响力的名家作品集集成册：

《〈读者〉名人堂·潮流派——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收录时下最热的青年女作家所撰之文章，其中包括柴静、安妮宝贝、蒋方舟、张悦然、于丹、杨澜、叶倾城等作家。

《〈读者〉名人堂·潮流派——夜空中最亮的星》，收录时下最热的男青年作家所撰之文章，其中包括韩寒、郭敬明、李承鹏、白岩松、郑渊洁、何炅、黄磊、易中天、郎咸平、当年明月、王朔等作家。

《〈读者〉名人堂·港台风——那些年，青春正红》，收录港台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男作家作品，其中包

括李敖、倪匡、刘墉、王鼎钧、林清玄、余光中、梁文道、李家同、蔡澜、白先勇、苦苓、隐地等作家。

《〈读者〉名人堂·港台风——遇见更好的自己》，收录港台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作品，其中包括龙应台、琼瑶、张小娴、席慕蓉、张晓风、三毛、林海音、亦舒、刘若英等作家。

这是一个多元的文学世界，让



你跨界感受文化的价值与魅力。这其中由有由低谷跨越巅峰的励志故事，有丰富的经历与独特趣味述说的人生价值，有独立的个性与思想，篇篇精彩，是大阅读时代不可多得的精品。

本系列图书10月初全国同步上市，各新华书店、网络书店均有销售。

邮购联系：020-85614309
85614308

汇款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237号华建大厦C栋601室

收款人：彭昶

邮政编码：510630

户名：广州天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账号：4400 1580 5190
5250 0359

开户行：建设银行广州天府路支行